思無邪匯寶。

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姑妄言] ④

/清・三韓曹去晶 編

思無邪滙寶 ㊂㊉㊈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姑妄言］㈣

／清・三韓曹去晶　編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
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

明清豔情小說叢書

《思無邪滙寶》總序

很多中國古籍，因戰亂、政治或其他原因，再加上自然的淘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其中尤以被視爲俗文學的小說、戲劇、唱本等，流失最多。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公私藏書亦鮮蒐集，且在元明清三代，屢遭禁止，毀版焚書，時有所聞。在各類書中，豔情小說，受害最烈。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社會輿論、各階層的社會組織，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但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地下流行。不過，在強力壓制下，很多書籍都消失了；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印刷極不講究，錯漏甚多。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卻又質量太差，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眞面目，也難於作爲研究的對象。

好在自本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思想東漸，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蒐集資料，編寫書目，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豔情小說作爲小說資料，漸漸被發現、介紹。另一方面，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因早年流傳到海外，獲得保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文學書籍，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但無論是在海內外，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因此，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

叢書總序

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閱讀條件亦差，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去域外讀這些書。前輩學人如鄭振鐸、孫楷第、王重民、劉修業、王古魯等，當代學人如李田意、柳存仁、吳曉鈴、馬幼垣、胡萬川諸位，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深知其間艱苦，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匯爲一編，影印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而身在國外，需覓國內合作者。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石昌渝兩位合作，編纂《古本小說叢刊》，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然限於出版環境，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因此，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是必要的。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且以保存未精，常有缺文殘頁；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即原書亦不易辨識，影印自難卒讀；若干書版本繁多，亦勢難全部印行。故當務之急，乃出校刊排印本；或據別本校勘，務求通讀；有不同版本者，又需一一校勘，作出定本，方能爲研究者使用。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

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採用版本超過百種，另又收若干附錄。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其中如全本《姑妄言》、《海陵佚史》及《龍陽逸史》等，皆爲首次面世者。《海陵佚史》爲《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金海陵縱慾亡身〉的前身，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這對我們了解《三言》的來歷大有幫助。《姑妄言》爲雍正庚戌序抄本，長達百萬言，是繼《金瓶梅》後的一部豔情巨著。此書未見記錄，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刊本《僧尼孽海》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肉蒲團》爲常見之書，然流行者多爲日本刊本或此刊本

之排印本；偶有用清刊本者，亦未經詳細校勘。本叢書所收之《肉蒲團》，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又收各種揷圖達百幅。各書之出版說明，既述故事梗概，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亦加簡述。此叢書所收諸書中，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不超過三分之一。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但只採用一般坊本，整理粗糙，又隨意刪削，可稱劣本。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

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有長篇，亦有中篇、短篇。這批資料爲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已漸衰落。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可視爲文言小說的中興。以後一直要待到《聊齋誌異》問世，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但有一個過去少爲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嬌紅記》、《鍾情麗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這批作品大多爲言情之作，亦有豔情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時代早的作品，文體較純；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此類文言中篇，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在我們這套書中，也是有跡象可尋的。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

來處理這個問題，認爲簡本在前繁本在後。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傳》擴充爲四十回本的《新平妖傳》。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説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豔情小説同一部小説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爲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沒有例外。這或可成爲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説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其原因並不複雜，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説時，爲了爭奪市場，或以降低售價，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刪節者爲求省時省力，不會另外寫一本書，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要不是和繁本比較，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也有些甚不用心，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又明清白話小説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豔情小説更甚，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觀其流變，對了解各書之形成，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也是有幫助的。

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明清小説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豔情小説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性心理等，爲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有人還注意到道家和佛家的有關作品，但對明清豔情小説中之資料所知無多。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

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比較西洋豔情小說，中國小說起源早，類型多，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日本的豔情小說，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本叢書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亦爲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豔情小說或被稱爲風流小說、猥褻小說、穢褻小說、淫蕩小說等，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敍寫性愛或以敍寫性愛爲重點之一的小說。《天緣奇遇》、《三妙傳》等文言中篇，《空空幻》、《都是幻》等白話小說，皆以敍寫男歡女愛爲主，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故不選入本叢書中。有些書如《三續金瓶梅》、《梧桐影》等，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然前者爲《金瓶梅》續書，屬《金瓶梅》系列之一；後者爲《肉蒲團》仿作，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故亦收入。《情海緣》、《歡喜緣》兩書，雖爲民國時期所編，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爲附錄，此類資料不多，但亦有參考價值。

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高羅佩就已寫出《中國古代房內考》及《秘戲圖考》兩書。隨著社會開放，性禁忌被打破，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有些豔情小說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金瓶梅》、《肉蒲團》、《繡榻野史》等，皆有多種外文譯本。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本叢書的編輯顧問，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都是出色當行。雷威安的法譯全

叢書總序

本《金瓶梅》，韓南的英譯《肉蒲團》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但因爲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缺乏好的校勘本，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缺乏全面的資料，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鉅細靡遺，盡數收集，經過校勘整理，匯爲一編，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

陳慶浩

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

《思無邪滙寶》編輯凡例

一、版本　廣收現存各種版本，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比較其價值，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

二、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

三、俗體字、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

四、本叢書一律以「。」號斷句，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句讀基本依原書；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不一一說明。原書無句讀者補入。

五、校勘符號：

(1)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於該字或該詞後用（　）標示。

(2)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用〈　〉標出。

(3)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　〕標出。

(4)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號標出。

(5)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號標出；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

六、書影　所用各版本之扉頁、所有插圖、首回首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

收；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或全收，或只收首末頁。

七、各書皆有出版說明，述故事梗概，介紹作者資料，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

八、附錄　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

思無邪滙寶 叄拾玖 册

目錄

思無邪滙寶 ㊂㊉㊈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姑妄言］

㈣

清・三韓曹去晶 編

姑妄言第八卷

鈍翁曰。寫賈明之舐犢。莫氏之姑息。曲盡老人愛子。繼室疼兒。說透人情。至於賈文物之□食(含)香。皆宦家少年所必有之事。寫得逼眞。

富氏一驕暴女子。却是個大家風味。並不是窮家小戶潑婦的樣子。富氏舉動行事。帶着富宦之女驕傲的體段。與侯氏鐵氏毫無一同。所以爲妙。

魏忠賢之來歷。祖孫父子如此家世。竟得居一人之下。肆其凶惡。罪忠賢者十之三。而罪任忠賢之天啓則十之七。其五虎五彪。及舉朝之乾兒廝養。皆天啓之過。其意何居。若天啓不任忠賢。此輩安能流毒於正人君子。幾幾一網打盡也。

阮大鋮父子聚麀。無嬌嬌焉得有此事。無嬌嬌又焉得有寶姑。無他母子二人。又焉得有家門之醜。鄭氏之私愛奴。寶兒之私阮優禿小廝馬

兒驟之輩。阮最阮優之私嬌嬌。雖寫衆人奸淫之惡。實總歸現報於阮大鋮一人而已。這叫做君子惡居下流。一家之惡皆歸焉。

這一回內通篇都是淫艷之事。從中有楊公劾魏忠賢一疏。被這些淫惡的人一襯。更覺忠義凜然。許多淫褻之語。不但不玷楊公之疏。反足以更顯其辭。壞人壞事亦有可用之處。

世之惡淫書者。恐導人以淫耳。此書可謂淫笑(乎)須看他淫之報應為何如耳。此一回內阮最淫庶母。郏氏便私愛奴。嬌嬌叫阮最偷己之婢。欲塞其口。以便同他往來。郏氏便叫愛奴偷己之婢。以便往來。針鋒相對。有絲毫舛錯否。更有妙者。嬌嬌愛阮最未必到十分地位。郏氏之愛愛奴竟到十二分。此有深意。謂淫婦之罪雖一。無足重輕。以男子言之。愛奴一無知之僕耳。僕奸主母。罪固應死。而較之阮最。讀書子弟奸淫庶母。其罪更浮於愛奴矣。故寫其妻之淫濫更勝於嬌嬌也。看到此

等處。即有生性極淫之人。亦當心悸毛豎。尙敢起一點淫念否。余謂即作勸世文。未必有此等說得令人可畏。尙可作淫書觀耶。

阮最之私嬌嬌。尙足以情求。以情合。阮優之所爲。嬌嬌雖未必屈心相就。然而竟是以強上。所以後來二人之死有輕重之分。

或謂阮最阮優二名儼然音似聚麀。太覺顯而易見。阮大鋮豈不知二字非佳耶。爲子命名。決不如是。余曰。不然。王安石生封荆公。死贈舒王。豈彼之黨羽竟不知此二字之不佳。而竟全然不悟。且永樂竟用方臘年號。豈當時在朝諸公皆不讀書者耶。此乃天惡惡人。使當局者盡迷耳。

阮最阮優爭鋒一段。必寫賽紅張見者。好做嬌嬌阮最死時。毛氏審問賽紅。他便合盤托出。使人人皆知。不然。彼自爲之。孰知之。不如此寫。焉得知阮氏之門風若此。罵大鋮如何罵得盡情。

金瓶梅一書可稱小說之祖。有等一竅不通之輩。謂是西門慶家一本大帳簿。又指摘內中有年月不合。事有相左者爲謬。誠爲可笑。眞所謂目中無珠者。何足與言看書也。如此書中說阮大鋮家事。大鋮逢迎逆璫。僅七年耳。今自彼得嬌嬌起。至後嬌嬌死。將二十年。屈指所差多矣。此不過欲極辱大鋮。以雪衆忿。不如此寫。不足以盡其惡。倘又有聖嘆所謂冬烘之流見之。又必摘其謬處。但作小說者。不過因人言事。隨筆成又。(文)豈定要學太史公作史記用年月表耶。大凡書遇此等不通人持看。亦書之一厄。誠所謂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已。

姑妄言卷之八

第八回　賈文物借富丈人力竟得甲科　鄔幫閒迎宦公子意走邀富貴

附　魏忠賢履歷新奇　阮大鋮家庭特異

話說那鄔合見那少年打小子。雖聽那老兒說了兩句胡塗的話。心中猜詳不出。也不便再問。就順便先到賈進士家來。這賈進士名文物。乃賈翰林之子。賈翰林名字叫做賈明。（名字既假。其人非眞可知。）做過一任主考。年老無子。致任（仕）家居。前妻王氏早故。後娶了一個莫氏續絃。到七十歲上邊才生了這賈文物。正合着蘇東坡的二句道。

聖善方當而立歲。　頑尊已及古稀年。

他這樣年紀纔得了這個命根。夫妻愛這兒子視同至寶。自不必說。七八歲上筵（延）師教他。倒也聰明。只是一心務外。不肯讀書。他父母又

恐拘管懷(壞)了兒子。凡事只假推不知。方合尊姓。賈文物到十歲上就會作怪。看見家中婦女。無人處就去摳摳挖挖。丫頭僕婦們去溺尿。他就躲着張看。人見他年小。也不理論他。莫氏知道了。恐他年幼。一時間有無恥的婦女破了他的童身。以致生疾。況那個賈老兒也是個掛名丈夫。八十歲的人了。起坐還要人扶。那裡還有風流的興致。遂留了兩個大丫頭服侍他。只帶了一個十二三歲的小丫頭叫做含香。搬到西屋另住。帶着兒子。每夜臥在身傍。又過了二三年。此時賈文物交十三歲了。竟知識大開。這含香丫頭也十六歲。生得嬌模嬌樣。頗有幾分姿色。他背了母親的眼。就皮着臉同這丫頭打牙撩嘴的頑戲。那丫頭也是有知覺的了。起先還怕主母知道。後也就漸漸膽大起來。也回嘴回舌的調笑。那賈文物久要下手。他想嘗嘗這蛤蚌的滋味。怕他不從。故不敢輕動。今見他說說笑笑的回言。乘機就摟過脖子來親個嘴。那丫頭

也不嘖聲。只把頭扭着笑笑走開。大約也想嘗鰻魚滋味了。或把他手上輕輕擰一下推開了。並不言語。總是那半推半就的光景。心中已判了個肯字。賈文物知道好事可成。一日晚間。因他父親痰火上來。他母親照看着。到三更時好了些。方才就寢。熬了夜的人上床睡着猶如小死。他却留心靜聽。見母親睡熟。悄悄䞿出被來。爬下床。摸到床後一張矮榻上。那丫頭也因辛苦了。沈沈睡熟。他上床將被揭開。替他輕輕脫了褲子。摸着了此物。光光滑滑一條細縫。用指頭挖挖。緊緊揪揪。他此時雖然愛極了。那心中却撲撲的跳。理所必有。寫得眞好。還怕他或一時叫喊。母親聽見。又將指頭往裡塞塞。那丫頭睡得總不知覺。此時也顧不得了。那小陽物也挺硬起來。他也用些唾沫替他擦在牝中。把自己小屌子上也抹了些。輕輕分開兩腿。爬上身。用手摸得眞切。❶將陽物插了進去。內中其熱如火。那丫頭雖是個處子。但他比賈文物大了三歲。又生得胖壯。所以輕易

便弄了入去。毫不煩難。此時丫頭也驚醒了。明知是小主。故意道。是誰。誅心之言。然而再無有不問者。意雖假而理眞。賈文物忙向耳邊道。親親。是我。丫頭道。你還不下去。看我叫起來。那賈文物道。心肝。我想你久了。你救救我罷。說着。忙忙亂抽。那丫頭也是巴不得的事。因主人是賈文物。他少不得也要假惺惺。抽了一會。那小卵中也冒了些淸水出來。他牝戶內不知是血是水。也有些黏涎流出。妙。黑地有不見也。都是初次開葷。不得其中深趣。也覺得比別的東西有些美味。賈文物得了手。仍舊回到母親床上睡下。他二人嘗着了這甜頭。得空就做。就是日間或在無人處遇着。兩人扯開褲子站着。摟得緊緊的抽幾下。親兩個嘴才罷。晚間但是他母親睡熟。就悄悄去舞弄一回。也都漸知其中樂趣。那一夜。他又摸了去同丫頭弄聳。弄得倦了。互相摟抱。不覺睡去。那莫氏一覺醒來。恐兒子蹬了被。慈母愛子之心。寫得實然。摸了摸。却是一床空被堆在一傍。兒子不知何處去了。吃了一驚。有趣。好防閒。還

只道他下地小解。等了一會不見上床。就猜料了其中原故。忙下床撥開爐內的火。點上燈。拿了走到床後邊來。只見兒子與丫頭嘴對嘴。四隻膀子摟得緊緊的睡呢。捨不得打兒子。實情。只把丫頭擰了兩把。那丫頭驚醒。明燈之下見主母站在傍邊。忙將賈文物推醒。睜開眼見了母親。又羞又怕。赤條條跳下來爬到床上。鑽入被中而臥。他母親也跟了來。熄燈而睡。到次日。要罵兒子打丫頭。又恐老兒知道氣了他。只得忍住。又防範不得許多。叫兒子到前邊書房去睡。那賈文物這一下來雖不得與丫頭私偷。倒覺比跟娘睡時散誕。瞞着外邊去嫖婊子弄龍陽。無所不爲。他母親也漸漸知道了。生怕他一時弄出瘡來怎處。思量要替他娶房媳婦。方可管他。那時有個戶部郎中姓富。他收過兩次稅。家私巨萬。既做過戶部。又收過兩次稅。自然巨富矣。理應姓富。久矣喪偶。○○○○○○○○○○○○○

無子息。這個女兒却生得醜❷○○○○○○○○○○○○○○○

○○○○○○○○○○○○○○○○○○○○○○○○○○○
○○○○○○○○○○○○○○○○○○○○○○○○○○○
○○○○○○○○○○○○○○○○○○○○○○○○○○○
○○○○○○○○○○○○○○○○○○○○○○○○○○○
○○○○○○○○○○○○○○○○○○○○○○○○○○○
○○○○○○○○○○○○○○○○○○○○○○○○○○○
○○○○○○○○○○○○○○○○○○○○○○○○○○○
○○○○○○○○○○○○○○○○○○○○○○○○○○○
○○○○○○○○○○○○○○○○○○○○○○○○○○○
○○○○○○○○○○○○○○○○○○○○○○○○○○○
○○○○○○○○○○○○○○○○○○○○○○○○○○○
○○○○○○○○○○○○○○○○○○○○○○○○○○○
○○○○○○○○○○○○人雖慕他○○○○○○○○○○○
○○○○○○○○○○親生兒子送入虎○○○○○○○○○○
○○○○○○富戶部暗急托媒人。只要○○○○○○○○○○○
○○○富。都肯與他。恰好這莫氏要替兒子尋親事。對老兒說道。你也
有年紀了。兒子也大了。替他娶個媳婦。若生得個孫兒你見見。也不枉

養兒一場。你心下如何。老兒道。我年老多病。諸事管不得了。你是他親娘。有個不愛惜兒子的。凡事你就作主罷。那莫氏就叫了媒人來轉尋親事。媒人就將富戶部家中如何富厚。沒有兒子。只有一個小姐。生得人物又齊整。性格又溫柔。又賢又孝。只要尋個有福的好女婿。如今賠的傢事是不消說。將來這幾十萬家私房產地土。都是女婿承受。（媒人說了許多話。只這兩句是眞。）這小相公天生的正是那位姑娘的對子。莫氏滿心願意。問他年庚。媒人知他兒子纔十三歲。不肯說富小姐二十多歲了。只說纔交十八歲。因揀選女婿。纔遲到如今。那莫氏算他大着五歲。又想兒子會作怪。媳婦年長些也好管他。（娶了一場媳婦。只這一件合了婆婆的心。）遂滿口許媒重謝。托他去求。那媒人久受富戶部之托。人但聽見富小姐尊名。便搖頭閉目。富戶部催過多次。俱回沒有售主。今日見莫氏願求。知他必允。走到富家。把賈翰林兒子求親的話說了一遍。又道。不但這小相公生得人品清秀。且

又是獨生兒子。富戶部也知女婿小了十來歲不能相配。只是如今女兒大了。又因醜惡沒人來求。只取他門第並一個好女婿罷了。只得將錯就錯。許了他家。莫氏知道他家富足。將來都是我家之物。竭力鋪排。行聘納采。着實體面。過禮之後不多時。就擇吉日與兒子完姻。那賈文物正與含香恩愛得好。忽然分開。雖在外邊尋些野食。一來年小不老到。二來手中無錢。又不敢問父母要。如何得像意。今聽見替他定了富戶部之女爲妻。不但媒人說他標致。又將來得他家私可做財主。眞喜得打跌。巴到娶親的頭一日。見丈人家過了嫁妝來。富盛至極。無所不備。莫氏將他住房後一進三間收拾了。與他做洞房。富家來的東西將三間屋塡塞得滿滿當當。賈文物這喜那裡說得出來。連莫氏滿心也說他的主意尋得這樣好親家。暗暗歡喜。賈文物又見陪了四房下人。四個小廝。又是四個好標致丫頭。都與含香不相上下。其婢如此。姑娘

之美可知。心窩裡喜得亂癢。巴到天晚。過了一宿。次日親迎娶了來家。急得要看看這小姐是怎麼樣一個天仙容貌。不想揭去蓋頭。坐下含叠。定睛一看。嚇得幾乎跌下床來。你道他是怎個嬌容。

面雖不肥。而團團一枚大臉。身雖不胖。而偉偉數尺長軀。兩眼圓睜似杏。雙眉濃掃如鈎。指雖不糙。却短短粗粗如虎掌。足雖不長。却圓圓滾滾似擂槌。項短如虎。聲雄若牛。雖不發怒。而臉上常露凶光。即是喜時。而胸中每存潑味。

賈文物暗暗跌脚。幸喜他家陪的妝奩果然富麗。且有這四個齊整丫鬟。一名玉簪。一名金桂。一名銀杏。一名珠蘭。都有幾分姿色。回想道。妻子雖然醜陋。若是賢慧。這幾個丫鬟還可盤桓取樂。想到此處。也就不惱了。你心如此如此。他心未然未然。晚間上了床。雖然有些怕他。如餓鷹見食。也顧不得了。只得替他脫衣解帶。那富小姐也是久矣待字久渴的女兒。況他的性

格也不是怕人的。而且見丈夫又是個小孩子。任他做作。賈文物替他脫光了。爬上身。也用些津唾往內直攻。賈文物到底年小。物件不甚雄壯。只微微聽得他口中嗳呀一聲。已弄了一個直窮到底。次日。夫妻起來廟見拜堂。那賈文物尚幼。身材小巧。富氏誰(雖)只二十多歲。長成門扇般一個大婆娘。賈文物剛剛只有他多半長。有四句古話改一改。甚合他夫妻兩個。

賈家新郎罔談彼。　富氏新娘靡恃己。
兩人堂前相並立。　剛剛撞着果珍李。

他二人雖是夫妻。究(宛)如母子。賈老兒見了。暗暗捶胸跌足。那賈文物自此以後。他心中雖有些憎嫌。晚來却得像意做事。強似與含香私偷膽怯。這富小姐他做女兒時等了二十多歲。滿擬嫁個魁偉丈夫。做一番大事業。不想嫁了這樣個小孩子。心中甚是不樂。看他也還生得

清秀。自然有大了的日子。又見他每晚定要點點卯。甚是慇懃。倒也罷了。那知這賈文物過了些時。小姐的這件新物吃厭了。又想嘗幾個丫鬟的起來。背了富氏。就望着這幾個丫頭調戲說笑。這些丫頭雖未嘗不想見見姑爺的這個異物。但都知道姑娘的尊性。一些不到。還要打個半死。這個醋甕可是開得他的。那漏脯救飢。鴆酒止渴的事。如何做得。又不敢得罪姑爺。都悄悄來稟命(明)姑娘。富氏想了一想。道。你們聽憑他取笑。不必聲張。只他要動手動脚的時候。就着一個來對我說。此後那賈文物對着丫頭要說些趣話。那丫頭們也笑笑。只不答他。他以爲有情相愛。又拿出那調含香的手段來。漸漸摸手捏脚。親嘴摟頸的。丫頭們也不瞅睬。就是偶然在胯襠中一掏。或在股縫中一挖。那丫頭們也只笑笑。把手推開。並不嘖聲。也無一毫羞怒之色。他以爲都是契厚的了。只等偷空行事。那一日。珠蘭在後院中彎着腰摘花。他悄悄

隨去。從後面把屁股一把抱住。要做些風流的勾當。那丫頭只是亂掙。却也不做聲。他口中不住的道。好姐姐。趁着沒人。我們在這青草地上了了心願罷。抵死不放。正然熱鬧。誰知別的丫鬟已報知了小姐。那富氏悄悄走來。到了後面。夾耳帶腮一個大巴掌。喝道。青天白日在這裡做甚麼。那賈文物自出娘胎。腦彈也沒人挨他一下。今被這一掌。耳朶中磬響了一聲。打個發昏。急回頭看時。原來是他的令政。又羞又痛。捣着臉往外飛跑。躲到娘房中來。莫氏忽然見兒子面目更色。看臉上紅紫了半邊。嚇了一跳。急問緣故。賈文物先不肯說。盤問急了。方含淚直訴。莫氏纔知是媳婦見教的。這莫氏當初誤聽媒婆之言。貪他豪富。也不想媳婦醜到這個地位。娶進門來。懊悔無及。又被老兒背地埋怨。說他不打聽明白。娶了恁樣個媳婦來。可惜了我個好兒子。被你作娘的坑了。但已生米做成熟飯。無可奈何。今日見兒子把臉打腫了。要去說

媳婦。又恐老兒知道抱怨。況又是兒子做得不是。心中暗急暗疼。只得撫慰兒子道。誰叫你做這樣不長進的事來。叫他打你。你要正經。他敢打你麼。他若無故欺負你。我也好說話。好好的去罷。那賈文物捱到晚間。只得進房。不想被他這一掌把魂都打走了。見了他。不由得心中凜凜害怕。富氏不許他同臥。叫丫頭擡了條春凳。放在床傍與他睡。賈文物不敢違他法度。竟自欽此欽遵。過了數日。莫氏知道了。心疼兒子。反來替媳婦陪話。說兒子年小不知事。你年紀大些。凡事要你照看他。你小夫小妻爲何分開了睡。看我臉面。今晚好好的在一塊罷。那富氏雖然性凶。既打了丈夫。婆婆還說一篇好話。也就說道。奶奶的話我有不聽的麼。果然晚間仍叫賈文物同臥。那賈文物也知修飾。在被窩中盡力賠了個禮。過了多日。舊性復萌。把前次那一巴掌竟忘了。又是前番那種光景。仍對着這些丫頭胡鬧。他見這些丫頭總不推阻。以爲幾個

人都有意於他。決想不到是妻子的一黨。要拿他獻功。連富氏前日撞見。他還說是無心之遇。那裡疑是活耳報神去報的。一日。天氣炎熱。午間富氏洗了澡上床去睡。丫頭打着扇。那金桂丫頭因接着姑娘洗的殘水。也在那裡洗澡。不想賈文物進來。向房中張了張。見富氏正睡。又到後邊房內窗洞中往裡一張。原來是金桂洗完了澡。坐在一張椅子上蹺着腿。揩那腿上的水。露着一身白肉。下面一道溝兒。火齊內吐。豆蔻含葩。那裡還忍得住。將門一推。却是虛掩着的。他跑將進去。就勢將那丫頭兩腿直扛起來。倒在椅上。那丫頭只顧揩澡。並不防他來。無心被他扛起兩足。跌倒椅上。一個光臀正正對着他臍下。那賈文物也顧不得褪褲子。一個硬邦邦的陽物向他腿縫中混戳。丫頭用手混推混搡。那丫頭本待要叫。一來姑娘吩咐過不必聲張。二來知姑娘睡覺或者不知道。就趁此機會且嘗嘗這肉滋味的意思。就是姑娘知道了。原

是吩咐過的。況且賈文物穿的是葛布褲子。雖然隔着弄不進去。却下下戳的是那個地方。被葛布擦得陰門癢癢酥酥。也有幾分動火。所以此時他也不甚十分推辭。那賈文物是急了的。兩隻膀子扛着他兩條腿。要騰出一隻手來扯褲子。怕放鬆了他一條腿。恐他掙了起來。只是隔着褲子混戳。如何弄得進去。那葛布又硬又癲。連門邊兒進不得。弄了一會。還是一個門外漢。正在用力的時候。那知富氏已走到後面。賈文物進來時不曾顧得關門。他心中以爲。就是別的丫頭來看見。都是素常調戲熟了的人。把他看看這個款式。使他也好動情。誰知道那些丫頭未來。反是丫頭的姑娘來了。富氏是有心的人。輕輕走到身後還不知覺。手中拿着條門閂。那金桂早已看見。急得要掙起來。富氏搖了搖手。雙手舉起閂來。連腰帶股儘力打了一下。打得賈文物哼的一聲。一交跌在地下。擡頭一看。原來是母大蟲。顧不得疼。想掙起來跑。那裡

挣得起來。被富氏連肩帶脊又是幾下。那賈文物嬌嫩皮膚。何曾嘗過這種惡味。且只穿着一件單衫。痛得滿地打滾。高聲喊叫救命。那金桂却笑嘻嘻背着臉穿衣服。他母親莫氏正在廊簷下納涼。只見含香忙忙的走來道。到底是他。奶奶。不好了。相公不知甚麼緣故。大吆喝叫救命呢。莫氏聽得。撂了手中扇子。慌得兩步做一步跑到後邊。只見媳婦拿着一條門閂。兒子在地下哭喊。那地下因洗澡濺了一地的水。被他滾得一件雪白紗衫葛褲就像泥漿的一般。媳婦還在那裡惡狠狠的要打。那莫氏又氣惱又心疼。上前奪住門閂。變下臉來發話道。你也是宦家小姐。那裡有這個道理。就是丈夫有不是。好好的勸。他再不聽。告訴公婆。有你動手就打的麼。我養他這麼大。還不曾盪他一下。你看打得恁個模樣。你也忍心。少年婦女這樣不賢慧。那富氏從小無娘。被他爹嬌慣了。任性横行。大氣也不敢呵他。今見婆婆來屬(數)落。如何受得。他

就回話道。你養的兒子不長進。還來護短。誰叫他偷丫頭來。不說你兒子沒廉恥。倒來說我。你說我不賢慧。誰叫你家娶我來。嫌不好。休了我去。你旣護短。我偏要打。看把我怎麼的。此時門閂被莫氏奪住。他搶不下來。就丟手撲了賈文物去。莫氏恐怕他難爲了兒子。丟了門。死命將他抱住。連忙吆喝兒子道。你還不走麼。那賈文物見勢頭凶惡得很。也顧不得疼了。掙起來就往外跑。正走不動。幸得含香也跟了莫氏來的。看見打得恁個樣子。好不心疼。說不出口。見他跑出來。連忙將他扶住。往前邊去了。莫氏見兒子已去。纔放了媳婦。那富氏見賈文物走去。一口氣不得出。自己一頭撞倒。儻(躺)在地下。寫出一個活跳潑婦的樣子來。大哭大叫道。你家娶我來做媳婦。是娶我來受氣的麼。我爹爹也不曾說我一句。你倒來罵我。撞頭磕腦。虧得丫頭多。將他扶住。不曾着傷。莫氏見這個樣子。再要說他。料道也不肯服順。且恐親家知道。他是溺愛的人。不說女兒

不賢。反說婆婆嘴碎。只得忍了口氣回去。走到房中。只見兒子睡在床上哼哈。含香替他身上揉摩。莫氏叫兒子脫了衫子一看。十數處打得烏紫。心裡疼得要死。嘆了一口氣。道。寃家。那丫頭有甚麼到你。你到了這個田地。不由得放聲大哭。含香也忍不住墮淚。賈翰林聽見着。驚忙叫了莫氏過去問他緣故。莫氏隱瞞不住。把打兒子的話說了。那老兒別無他言。只把脚跌了幾跌。咬牙恨了幾聲。不知者以爲恨媳婦。知者乃恨莫氏也。嘆了兩口氣。落了兩點淚。睡倒床上。那富氏賴在地下。被衆丫頭擡到房中。擡字趣甚。畫也畫不出。直哭到掌燈時方住。一口氣塞在胸中。無處發洩。將金桂打了個半死纔罷。金桂造化低。姑爺的肉棍不曾嘗得。姑娘的木棍反領了無數。那夜莫氏叫兒子休要往媳婦處去。留在自己房中養息。那含香好不疼他。一夜也不睡。替他揉搓。時刻不離服事。次日。莫氏坐在床沿上看賈文物。只見含香走到跟前。道。奶奶。我纔到後邊去。見大娘的幾個丫頭在那裡說說笑笑。原來兩次三番都是

大娘同他們弄的圈套。因金桂昨日被大娘幾乎打死了他（們）都抱怨說大娘當日定的主意。今日又拿他出氣。虧這一打。不然他們尚不肯說出。賈文物還在夢井中。告訴了我。大相公還呆着當他們同他有情。睁着眼往火坑裡跳。吃了這兩場□。賈文物如夢方覺。醒悟道。我同丫頭調笑。他便不知。剛要動□。□知道了。原來有這些機關。悔恨無及。那莫氏聽了。嘆道。小小年紀。這樣狠心。夫妻間一點情義都沒有。只恐我老夫妻死□□還不知怎樣受他的罪呢。落了幾點眼淚。因對含香道。我看你倒還疼他。我的眼睛看不到。你留心打聽他們有甚麼機謀見識。你教他防備防備。含香道。不用奶奶吩咐。我自然留心。莫氏聽得甚喜。賈文物也心中感激。又過了幾日。賈文物身子漸漸好了。起得來。莫氏想媳婦兒子兩處分着不是常法。把惡氣放下。掏出好氣來。將兒子拉着到媳婦房中來。道。我前日一時心疼兒子。勸了你幾句。你就惱了。我今日送了他來。你夫妻和和

美美的。前話總不須提起。媳婦潑惡至此。莫氏兩次反向彼說好話者。一則雖是爲兒子。二則到底是看富字面上也。那富氏前日把丈夫打得太毒。自己後來也覺過意不去。撒了一場潑。公婆也沒有甚話。心裡也有些不好意思。且這幾日獨臥。甚是冷淸。有他在床上。雖不能大暢所懷。也還拱拱聳聳。在肚皮子上熱熱鬧鬧的。後富氏也說好話者。因此二句耳。前所云過意不去。不好意思。都未必眞。今見婆婆來說好話。他道。我一時失錯。奶奶不要怪我。那莫氏見媳婦也說好話。纔放心去了。正是。

婉轉和兒媳。　慇懃做老娘。

賈文物此後見他就怕。只是到床上那一會工夫還可以見他個好臉。閒常就如小鬼見了閻王一般。隔了些時。富氏偶然回去看父親。留他住了十數日。那賈文物是閒不住的人。獨自一個又想胡做起來。富氏的丫頭是不敢惹他了。這個含香既是舊交。又甚有恩情。思想溫溫舊帳。那日趁着母親在父親房中看着熬藥。這丫頭因夜間服侍老主病

症。不曾得睡。此時偷空在他床上睡覺。賈文物悄悄進來。左張右望不見丫頭。走到娘房內又不見。到床後一望。見他睡着。滿心歡喜。忙上前親了個嘴。推醒了他。要同他高興高興。那丫頭也久別此道。正在企慕之時。欣然笑納。二人如久渴得漿。那裡就肯便住。莫氏一時要丫頭拿東西。叫了兩聲。不見答應。也疑他偷睡。走了來床後一看。見兒子正同他弄呢。莫氏知兒子同他有舊帳。又見這丫頭甚有情到兒子。也不動怒。只嘆了一聲。罵道。孽障。你還不怕。又做甚麼呢。他二人正弄得高興。融融笑語。曲盡于飛之樂。並不知道娘來。聽見說話。那賈文物連忙穿衣往外去了。丫頭也繫了褲子出來服侍。這賈文物覺得同含香幹事甚有情趣。不像同富氏。下邊雖然也一般幹着。上面心裡到底膽怯。況這丫頭比富氏模樣又標致些。且娘又不十分嚴緊。兩人偷工摸夫。得便就做一齣。若要人不知。除非自莫爲。不想被富家陪嫁的家人媳婦

們知道了。要在姑娘跟前討好。等得富氏來家。一五一十。全全奉告。富氏惱在心頭。因不曾拿着贓犯。聲揚不起。又恨婆婆縱容兒子。每日留心看他破綻。又吩咐家人丫頭細心打聽。一日。也是合當有事。莫氏叫含香到他房中來叫賈文物。這富氏是眼中放不下砂子的人。一見了他。眼中火冒。醋氣直噴。罵道。你這小騷奴。到這裡來尋漢子麼。含香道。奶奶叫我來叫相公。無緣無故爲甚麼罵我。富氏道。你來尋他肏搗罷了。說奶奶來叫他。我不在家。你們肏搗夠了。我來了。你還浪着尋了來。沒廉恥的臭娼根。養漢精的淫婦。你熬不得了。脫了褲子到街上尋人肏搗去不是。你到我屋裡來怎麼。那丫頭也回言道。我是奶奶的丫頭。不到你罵。我同相公怎麼樣你見來麼。小小年紀。肏搗不離口。倒說我沒廉恥。那富氏可是容得下人頂嘴的。幾句說急了。跳起身撲了他來。一把抓着頭髮。罵道。你偷漢子可不是沒廉恥。還敢強嘴。就夾臉打了

個嘴巴。那含香那裡依得。雖不敢還手。把他兩隻手揩得死緊。說道。你是官宦人家的小姐。連一點禮性也不知道。婆婆的丫頭到你打。你說我偷漢子。奶奶不管我要你管。富氏罵道。你那奶奶也算得人麼。白披着張人皮。連畜生還不如呢。他要是有人氣兒的。肯容兒子偷丫頭。許丫頭偷漢子麼。兩下爭持着。衆丫頭既不敢勸姑娘。又不敢幫打含香。正急得沒法。原來富氏先同丫頭拌嘴時。賈文物已進來聽見了。忙報知莫氏。道。媳婦同含香鬧呢。莫氏急忙走來。到了門外。聽得媳婦罵丫頭偷漢子。知道是爲兒子起見。反不好意思進去。聽到後來連他也傷犯起來。如何忍得住。進門嚷道。好媳婦。好媳婦。連婆婆都罵起來了。我的丫頭是你打的麼。還不放手。上前撥他的手。富氏也不叫奶奶了。嚷道。你爲丫頭難道打我麼。丫頭偷你兒子。你還來護他。你既然有這樣好媳婦。當初又娶我做甚麼。莫氏見他不遜。也怒極了。便道。我早知你

這樣不賢良的東西。我兒子就一世沒老婆。我瞎了眼也不娶你這樣媳婦。見他還抓住含香的頭髮不放。將他手背上下力一擰。那富氏從來線疙瘩挨着都叫疼。何曾經過這辣味。只得放手。那丫頭如飛跑去了。他嚎咷大哭道。原來你娘兒們捎成幫兒來算計我。我還不如一個丫頭。要這命做甚麽。正哭着。一眼看見賈文物在門外。便惡狠狠的撲了去。莫氏正然氣得發昏。忽見他去撲兒子。生怕被他拿住吃他的虧。忙奔了出來。拉着兒子往上飛跑。到房中坐下。看那賈文物臉都嚇白了。丫頭在那裡梳着頭。淌眼淚縮鼻子。紅着半邊臉。幾條指印。一抽一吸的哭。莫氏見了這個樣子。因想媳婦如此不賢。兒子將來不知怎麽樣結局。又是自己做的事。怨不得人。不由得傷心哭將起來。聲雖不高。那一種怨恨之氣未免露出。那老兒聽得聲息異常。叫丫頭請了莫氏過去問他。莫氏正一腔忿恨。把媳婦不知事的話盡情告訴。老兒只是

嘆氣。且說那富氏哭了一會。晚飯也不吃。睡在床上。到了夜間。又哭了一場。拿了根帶子。在床欄杆上上吊。❸幸得丫頭們聽得他哭。都還未睡。忽然不見聲息。走來看看。要是睡着了。他們好睡。猛然看見打鞦韆呢。嚇得大叫道。姑娘不好了。在這裡上吊呢。你們快來。四個丫頭慌的一齊推進門來。忙忙解下。一面救着。一面着一個上去說信。那富氏因方纔上去不多的工夫。不曾着傷。撅了一會。一口痰湧出。又重新哭將起來。那丫頭飛跑去與莫氏報信。莫氏方纔睡下。聽得打門。說媳婦上吊。這一驚不小。望着兒子道。這是你前世的寃家。不知弄的怎樣個下場頭呢。一面說着。一面忙穿了衣服。叫一個大丫頭拿着燈。此等沒要緊處。亦必留心寫出。云大丫頭者。不好帶含香來也。開了院子門。一直前來。看見媳婦已救醒了。睡在床上哭。心中一塊石頭方纔落地。只得好言撫慰道。癡孩子。小小年紀。怎尋這短見。我婆婆勸你是好話。肯爲丫頭說你不成。好好的快不要胡思亂想。

富氏總不理他。只是哭。莫氏見他如此。又羞又惱。坐不住起身。又勉強安撫了幾句上去。此時老兒也知道了。起來靠着枕頭坐着。只是長吁短嘆。莫氏回來。到他房中坐下。老兒道。媳婦這樣潑悍。不是小可的事。明日請了親家來。等我說明了。後來就有一差二錯。我有話在前。也好分說。莫氏連稱有理。看着老兒睡下。也自去睡了。到了次日。果然請了富戶部來。那老兒一肚子鬱氣脹得久了。從始至末。將他女兒怎樣打女婿。同丫頭通同害丈夫。又怎樣罵婆婆。昨日又怎樣打婆婆的丫頭。並夜間上吊的話。盡情告訴了一遍。又道。我一生只有這一點骨血。我將九十歲的人了。將來小兒不知做何光景。不覺揮下淚來。那富戶部惶愧至極。心中想女兒如此淩虐丈夫。不孝公婆。十分過意不去。又見親家年老。說得如此傷心。更覺惻然。只得說道。親家。你年尊了。不必着惱。小女自幼無母教訓。不知人事。凡事不要理他。你但放心。我又無兒。

女婿我自然竭力照看。成就他的功名。老兒見親家說得甚好。深謝了。那富戶部辭了出來。到女兒房中。見他也不梳頭洗臉。睡在床上哭泣。便說道。我兒。你如今在人家做媳婦。比不得在家做女兒。賢名難得。公婆可是得罪得的。就是女婿年小。有不知事。只勸得他。一個丈夫可是打得的。富氏滿胸惡氣。聽得他父親來了。只道是來替他出氣。誰知反說起他來。遂大嚷道。我不賢。當初誰叫你養我來。我今日在他家。不要你來做喬家長管閒事。不怕他家有鍋煮吃了我。就是我死了。也不稀罕你來替我要命。那富戶部見女兒如此無知。出嫁的女兒又不好罵他。又恨了一聲道。玷辱家門的孽帳(障)遂忿忿的出來。賈文物不敢進房。在廳上候着丈人。那富戶部見了。一把拉着他的手。道。小女無知。賢婿不必記懷。諸凡看我面罷。有我丈人在。你只管放心。賈文物作揖謝了丈人。那富戶部上轎回去。這一場鬧。富氏氣不得出。成日打丫頭

罵僕婦。摔碟攢碗的使性子。足足有一個多月。方纔氣消。那賈老兒見親家說了許多好話。又見兒子媳婦兩下隔了月餘。不是常法。只得吩咐治了一席酒。叫了媳婦到跟前。說了些好話。勸了幾句。叫莫氏領了兒子媳婦回房飲酒和事。事雖和了。這賈文物的膽也碎了。從今後在家中不敢起一毫妄念。這些時在母親房中睡。因他娶過媳婦。不便帶他一床睡。床橫頭安了個鋪給他。與含香相離咫尺。無夜不兩人在一處。莫氏惱恨媳婦。明知道也不禁他。他兩個百般恩愛。雖心中難割難捨。因富氏法度利害。也只得割恩斷愛。循規蹈知。不敢再尋舊好。只好得空到外面去混混罷了。富氏見他守了法度。倒也相安無事。那富戶部自從許了親家成就女婿。每日以此事爲念。一年值文宗科考。這宗師當日與他做過同寅。甚是契厚。再三請托。要替女婿進學。那文宗也自依情。府縣考的名字容易。不消說得。到了道考。也進了學。熱鬧了一

番。上秋鄉試。這主考又是富戶部同年同門。一出京就備了一分厚禮。半情半賄。求一關節要中女婿。那主考自然肯做分上。這一句非爲同門同年四字。乃爲厚禮二字也。他進了三場。那文章不知從何而來。放榜之日。又輕輕巧巧中了一名舉人。再說這江南三學中有一種學霸。自己從不讀書。遇歲考時用銀子老保一個三等。他一年的買賣。惟以把持衙門爲事。議論風生。是非蠭起。專一羅織管事騙錢入(而)已。今見賈文物中了。知他是新進小子。一竅不通。又知他丈人豪富。遂買謠言說富戶部替女婿買的舉人。希圖馬扁。執(孰)不知他翁婿二人學了兩句古語。叫做。

任他風浪起。　穩坐釣魚船。

且在家中擺酒唱戲。賀喜熱鬧。竟不理他。這幾個學霸老羞變怒。遂一唱百和起來。說某人是某宦兒子。某人是財主賢郎。都是買的舉人。爲頭的雖不多幾個。有好生事的秀才就跟上數百。同去文廟中哭廟。又

蜂擁着打到主考公館門首。那主考知道了。不勝大怒。傳地方官擒拿。江南人稱爲呆鵝頭。那鵝見人走着。他却伸着大長脖子來嚇人。被人一脚踼去。他反嚇得跑得老遠。江南人就是這個樣子。無事之時。一人首唱。就有許多人幫襯。及至弄出事來。一哄跑個乾淨。起先有幾百秀才。戴着方巾。穿雙紅鞋。手中拿把扇子。口中之乎者也的亂嘈胡鬧。後來聽得拿人。這些人誰知都是屬屁的。一唧就不見了。跑得一個皆無。只剩得爲頭的七八個。主考將這幾個人交與地方官。他連夜上本。別話一概不題。只說惡衿不中。欺淩主考。這主考是魏璫門下。遣人預先賄通。不消說得。這富戶部見風聲不好。恐連累了自己。叫女婿收拾了往京中去。一者躲是非。二者尋門路。備了有三千金的一分禮物。叫他到京送與阮大鋮。這阮大鋮是同鄉同里的人。又素常相識。因他是魏忠賢第一個用事的門下。在京做官。轟揚天下。故去托他。又備了萬餘

金厚禮。托阮大鋮轉送魏忠賢。要領賈文物拜他門下做個孫子。以爲靠山。還求擡舉。賈文物到京。見了阮大鋮。送上書信。交了禮物。阮大鋮好生歡喜。次日即同去見了魏忠賢。送上厚禮。都是黃烘烘杯盤壺碗。金晃晃錦緞紗羅。卷軸畫唐詩宋畫。骨董悉周鼎商彝。玉帶犀杯。珍珠寶石。魏忠賢收了。賈文物又拜了門下做孫兒。魏忠賢先見了禮物。毫不介意。見賈文物認了孫子。倒覺歡喜。阮大鋮將賈文物中了舉。衆人見他家殷實。想要詐騙。要求上公照看。又把江南秀才哭廟的話。大概說了數句。魏忠賢怒道。前日我見本來。深恨這些秀才可惡。已批了旨。皆着責革問罪了。這賈孫兒中一個舉多大事。明年咱偏中他個進士。看人怎樣的。阮大鋮道。這是上公天恩。他翁婿自圖厚報。忙叫賈文物叩謝。魏忠賢笑道。你有咱這樣個爺。連孫兒的進士也不能中一個。把咱的體面都沒了。向阮大鋮道。阮官兒。你同他去罷。叫他等着。二人拜

辭出來。果然次年春榜。賈文物又搭了一名進士。正是。

胸中何用書千卷。只要生來福運齊。二語慟殺老儒。

你道這魏忠賢一個沒卵袋的太監。怎麼就大到這樣地位。是個甚麼來歷出身。聽我細細講來。便知詳細。他祖籍直隸河間府肅寧縣人。他父親是屬兔的。自幼小名叫做魏卯兒。人都順口叫熟了。倒不知他的正經名字是甚麼。這魏卯兒生得着實標致。在縣中當了一名門役。雖伺候過一個知縣。却不曾作興到他。這六房書辦。無一個不同他契厚。穿的吃的用的倒都不愁。後來一個新任知縣。係福建人。酷好男風。又因路遠不曾帶家眷赴任。就寵幸起他來。竟如伉儷一般。言聽計從。那六房書吏都是他親密極了的人。表裡通連。替他在外邊招攬過付。(府)數年間他也弄有二三千金之物。知縣因此聲名大壞。被上司揭參了。革職回去。那時魏卯兒也有二十多歲了。不但腰中厚實。而且唇

上漸漸長出那不情的鬍子來。況且縣官之壞因他而起。恐再來的官府若是知道。倘一責革。更覺無顏。就退了役回家。想要娶房妻小。浼托媒人替他尋一個標致女子。那媒婆道。眼面前這些人家女兒我都見過。人物都只中中。沒有甚麼上樣的。只有臭水溝住的賣扁食的邊家女兒。臭水溝賣扁食的邊家多甚。他雖是個小戶人家。那女子眞有十分姿色。但聽得人說未必是個眞女兒了。你若不計較。這倒是現成的。一說就穩。你要嫌他。只好別處慢慢打聽。魏卯兒聽得這女子有十分姿色。動了火。想道。管他是整是破。若錯過了。焉知將來可還遇得着這樣人物。因對媒人道。我不論這些甚麼眞女兒假女兒的。他就是眞正黃花女兒。到我跟前。第二日依舊是個破了的。這有何妨。只要模樣兒好就罷了。媒婆道。既如此說。我包管你必成。只要謝禮從厚。說完。去了。你道這媒婆如何拿得這樣穩。原來這女子瞞着父母。相與了個趣人兒。是在他家每常

走動的一個花(化)緣和尚。邊老兒常常捨塊豆腐給他。不住來往。同這女兒就暗暗的偷上了。邊老兒可謂薄往而厚來。他只常捨和尚一塊豆腐。和尚便回達(答)他女兒一條肉棍。有一年光景。那女兒已有了半肚身孕。想要同逃。不得其便。他父母知道了。要急急遣嫁。料瞞不得。倒將不是原封的話告訴媒人。預先說明。願者成交。所以媒人知道必肯。走來一說。果然兩口子不但肯而已矣。聽得是致仕的門官。且又家中殷實。眞算攀高結貴了。欣喜非常。媒人復了信。魏卯兒行茶下禮。不須煩說。到娶的這一日。他舊日相厚的這些書辦並衙門中人。都送分資來賀喜留酒。他因見新人果然美貌。心中十分歡喜。衆人敬他喜酒。他鍾鍾不辭。到人散時。他的酒也有了十分。進到房中。那新人早已睡下。他忙脫衣上床。鑽入被中。摸那新人時。也脫得一絲不剩。這新人來得脫套。他大醉了的人。忘其所以。將屁股往新人胯下亂拱。那邊氏忍不住笑問道。你這是做甚麼。他道。我同你成親。邊氏道。你成親如何

是這樣的。你錯了。他模模糊糊的道。我從小就是這樣。成過幾千次了。如何得錯。邊氏笑道。我也曾成過。是對面來。却不是這樣的。魏卯兒被他提醒。方想起是娶老婆。不是件孤老。纔轉過臉來。爬上肚皮。做了一齣武戲。虧娶了這個老作家將他提醒。若娶了個眞女兒豈不須(虛)渡此良宵。過了兩日。他偶然見邊氏一個大肚子。腆着問道。你腹中有疾患麼。爲何肚子這樣大。邊氏笑而不答。剛剛到了一百日。就生了一個肥頭大臉滿抱的兒子。前屠家之通氏七八十個月始生兒。今邊氏只一百日便產兒。何多者太多。而少者太少。魏卯兒知這娃娃來得有些古怪。意欲抛棄。邊氏執意不肯。道。你要棄了這孩子。我也就尋個死路。我嫁了你三個多月。就是你的骨血了。爲何要撂他。魏卯兒疼這邊氏過甚。不得不依他留下。這娃娃就是魏忠賢了。起初他也上過學念過書。他原舊日的名字叫做魏進忠。忠賢是後來御賜的名字。魏忠賢到了十七歲上。他老子娶了個媳婦與他。一年後生了一個兒子。起名魏良卿。這却是個眞種。他娶的這媳婦姓蒯。也生

得有幾分顏色。魏忠賢却不十分相愛。反愛在外宿娼。再說這魏卯兒十多歲時因後庭主顧太多。得了楊梅瘡。他正在當時的時候。怎容他發了出來。一陣輕粉頂藥頂了回去。如今四十開外的人了。又被邊氏淘虛。舊瘡發將起來。成了翻花楊梅。醫治不效。先將鼻子陽物蝕去。後漸漸遍身腐爛而亡。這邊氏每常在被窩中。一夜也不許丈夫躲懶。自魏卯兒害瘡起。有半年多不曾高興。急得要死。要尋個朋友。又有兒子媳婦礙眼。虧得向年相與的那和尙。假說是表兄。來家走動。暗暗同他解饞。今見丈夫死了。忙忙下葬。剛過了三七。捲了些私房。同那和尙相約逃走。一日黑早。不知往那裡去了。這魏忠賢自幼好賭好嫖。因家私是父母管着。不得到手。他只好零碎偷些東西出去當賣了頑耍。再不能像意。見老子死了。心中暗喜可以自由。猶恐娘不肯。到底掣肘。今見他做了柳翠。被月明和尙度了去。歡喜無限。那裡還肯去尋問。遂將他

老子少年糞門中掙來的這分家私任他揮霍。不但大嫖。而且大賭。不數年而罄。房子也賣了。租了兩間破屋棲身。不但人見他沒錢不同他賭。連日食都斷絕起來。因叫他妻子薊氏做個私窠接客。（他嫖過了。又該他妻子來嫖。）賺錢度日。誰知這薊氏因丈夫同他不甚相愛。在外貪嫖貪賭。徹夜不歸。他這數年來。不等丈夫吩咐。早已相與過許多朋友。自做久了。魏良卿承爺爺的舊業。也被人誘去做了小官。（此時做小官。誰知後來竟封了侯。）十日半月常不歸家。魏忠賢明知放縱。並不查問他來去。這薊氏自從做了這樁買賣。倒也大(在)行。魏忠賢除去家中柴米之費。餘者仍拿去做賭本。但零零星星。不得個爽快。過了一二年。偶遇着一個山東的水客要買婊子。魏忠賢帶他相了薊氏。講明身價五十兩。竟賣與他去了。他欣欣然把銀子揣到賭場同人大擲。人只知他賣老婆。不知是多少身價。都想大贏他。一日一夜。贏了他一百餘兩。到開發時。只得五十金。兩下就爭鬧起

來。三個人打他一個。魏忠賢此時也急了。又一無所戀。思以性命圖賴。恰好傍邊有把刀子。他搶過來。衆人當他行凶戳人。倒都躲開。不想他將褲子扯下。揝着㞗子。狠命一刀割去。他想賴。也是老婆賣去了。此物留之何用。血暈倒了。一交跌在地下。血如湧泉。衆人想要跑。那開賭的窩家道。列位去不得。這場人命官司要打大家打。推不在我一個人身上的。且救了看。救活了是大家的造化。救不活再商議。衆人知道脫不得干係。只得上前來救。一面燒綿花灰替他搗住刀口。一面用薑湯灌餵。多時甦醒過來。衆人商量了一番。向他道。這是你自己割的。並非我們害你。你就死了。我們也到不得償命。如今這五十兩銀子還你。我們還大家湊錢養活你。你好了呢。不消說。設或你要不好。身後我們發送埋葬你。這五十兩銀子給你兒子安家。你的意思怎麼樣。你必欲要到官。這銀子我們且留着打官司。魏忠賢自想。自己一貧如洗。此時既疼得動不得。又無親人。因有此想。所以後來

舉朝臣宰皆要了做乾兒孫也。兒子又小。先是拚着一死。不想又活了轉來。且落得得這五十兩。後來還好做賭資。却不想嫖了。也就肯了。衆人見他依允。圖脫禍患。上好飲食供給他。又去尋了他兒子來。把前話向他說了。這賭錢的內中有一個是他的大花子。拿好話兒給他吃。他也喜諾。就留他日裡服事他老子。夜間那人帶他去幹此般。這河間府閹割的娃娃甚多。有絕妙的藥方。請人來替他醫。就將他孱子煅灰配藥。給他吃一個多月。瘡口痊癒。一嘴鬍子也掉了。宛然一個內監。這種人地方上私容不得。就去報了官。官府問起緣故。他稟稱情願自宮。希圖進用。地方官具文差役送到京中司禮監衙門交割。他就帶了兒子魏良卿一同前去。到了京中。那時正是王安掌司禮監事。差役投到。王安撥他到東宮皇長孫處給使。這皇長孫就是天啓皇帝。那時天啓正在童年。左右伺候的全是些小內監。又都在宮中長大。還不知道甚麼。這魏忠賢在外邊過了三十

多年。何事不知。他身邊還有那五十兩銀。將外面所賣頑戲的物件無不買來哄誘天啓。天啓這疼愛他眞如至寶。一刻也離他不得。天啓的乳母客氏。係定興縣民侯二的妻子。生得模樣甚好。選入時只得二十來歲。他乳大了天啓到了十三歲。這客氏也是個騷淫婦人。沒奈何被選了進宮。十多年無非同些宮女內監爲伍。今見天啓大了。一來圖解饞。二來圖固寵。竟被他引誘。破了天啓的童身。他當日拿小奶頭的奶給天啓上嘴吃。到今日他又拿〈天啓〉大奶頭的奶〔給〕他下嘴吃。天啓自嘗了這種佳品。覺御廚中的供膳無一可及。竟同他同起同臥。如夫婦一般。魏忠賢知道了。以客氏將來可做內中一個大援。遂同他結拜了做兄妹。魏忠賢自割勢進宮之後。隔了一二年。得了個異人傳授。常服丸藥。生啗小兒腦髓。他那陽物竟長出有四五寸長一段來。却是沒頭沒腦的一件東西。客氏心喜。魏忠賢狡黠。兩人暗暗私通。成其

夫婦。天啓尙幼。客氏不過要哄他親厚。那根御屌原不足大用。得遇忠賢。眞是意外奇逢。忠賢又引魏朝與之私。客氏愈喜。二人千般海誓。萬種山盟。但他這種盟誓與別的男婦不同。那講的是情。他講的是利。無非是皇孫登極之後。如何內援。如何外應而已。到了萬曆四十八年。神宗崩遐。泰昌登基。一月。龍馭上昇。天啓即位。忠賢得賜今名。命爲司禮監太監。總督東廠官旗辦事。客氏當日在宮中人皆稱爲客巴巴。到今封爲奉聖夫人。出外乘八人大輿。內官錦衣花帽執棒前驅。聲位與皇后等。天啓又特給客氏與忠賢爲妻。到二年九月。賜魏忠賢客氏各金印一顆。方二寸。四爪龍鈕玉筯篆文。每印九字。作三行。一曰。欽賜顧命元臣忠賢印。一曰。欽賜奉聖夫人客氏印。每顆二百兩。御用監製造中書篆文。內官監置金龍印盒。一時伺旨獻諛。靡費數萬金。他二人一內一外。漸執朝政。招權納賄。熒惑聖聽。那個罪惡也不能盡述。眞是罄南

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那時有一位忠義大臣參了他一本。但看此本。便知魏忠賢同客氏之惡了。也不用我細說。那本上道。

左副都御史臣楊漣❹題。爲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君藐法。無日無天。大負聖恩。大干祖制。乞大奮乾斷。立賜究問。以早救宗社事。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爲威制。無敢指名糾參。臣實痛之。今若畏禍不言。是臣負忠義初心。以負皇上起臣特恩。他日有何面目以見先帝〈於〉在天之靈。謹撮其罪之大者二十四款。爲皇上陳之。

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夤入內地。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顧名思義。忠不敢爲奸。賢不敢爲惡哉。乃初謬❺爲小忠小信❻以倖恩。既而敢爲

大奸大惡以亂政。自忠賢擅權。旨意皆出傳奉。假若夜半出
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渺小。壞祖宗二百
年來之政體。大罪一也。
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忠賢交通
孫杰論去。急於剪己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
先帝壯年登極。一月賓天。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愼行
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
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何親於亂賊。仇於忠義。大罪三也。
王紀爲司寇。執法如山。鍾羽正❼爲司徒。清修如鶴。忠賢一
則辱而迫之去。一則陷之削籍去。不容盛世有正色立朝之
直臣。大罪四也。
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是眞欲門生宰相乎。大

罪五也。

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忠賢用羽翼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位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

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春（旨）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

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傳聞宮中有一舊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橫權謀之私。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

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己。矯旨特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

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
爲飛星墜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皇上
不能自保第一子矣。大罪十也。
先帝在青宮四十年。護持孤危者。僅王安一人耳。而忠賢以
私忿。矯旨掩殺於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
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與皇上之老犬馬。略無顧忌也。其
餘内臣擅殺擅逐者。不知數百千也。大罪十一也。
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又於河間府毀人房屋。以建牌坊。
鏤鳳雕龍。干雲插漢。又不止於塋地擅用朝□(廷)規制。僭
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
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目
不識丁。如魏良卿等。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

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

用立枷之法以示威。枷死皇親數命矣。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急爲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

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窰傷其墳脈。托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也。

王❽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眞。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拿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皇上右文重道。而忠賢草菅士命。大罪十六也。

未也。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停

其陞遷。致士樸卒困頓以去。以中官之尊大得矣。而朝廷何
可有此名也。大罪十七也。
未也。且將開羅織之毒於縉紳矣。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
媚人。自是在刑言刑也。忠賢竟逐之去。於是張忠賢之威焰
得矣。而國脈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
未也。且示移天障日之手於絲綸矣。科臣魏大忠到任。已奉
明旨。忽傳旨詰責。❾及科臣回話。無論玩弄言官於股掌。又
煌煌天語。提起放倒。令天下後世視皇上何如主。大罪十九
也。
最可異者。東廠原以查奸細。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
不寧。快恩仇。行傾陷。片語違忤。則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拿中
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知。不理閣救。當年西廠汪直之

僭。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

尤可駭者。東廠緝訪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

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

成。不知九門内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

祖制不蓄内兵。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細。創立内操。復傾財

厚與之交納。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

近日忠賢進香涿州。鐵騎之簇擁如雲。蟒玉之趨隨耀日。警

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爲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

遲。改⑩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則已儼然乘輿矣。想亦

恨在一人下耳。大罪二十三也。

忠賢走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聞

進有傲色。退有怨言。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致收

拾不住。奈何尚養虎兕於肘腋間乎。大罪二十四也。

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招案。與長安共傳共見。非出於風影意度者。忠賢之二十四大罪。內有受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又有奉聖客氏爲之彌縫其罪戾。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有大小臣工。又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不知有皇上。而只知忠賢。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奉奏之旨。反覺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忠賢前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意旨票擬。嗟嗟。天顏咫尺之間。忽慢⑪不請裁決。而馳候忠賢意旨於百里之外。事勢至此。皇上之威靈尚尊於忠賢⑫否耶。每思至此。尚爲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忠賢狼子野心養成。今日客氏又從傍巧爲營解。忠賢欺君無

上。罪著惡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皇上大奮雷霆正法。以快
神人公忿。其奉聖客氏亦幷勅令出外。無復令其厚毒於宮
中。其傳應星等着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罪狀。如此。
天意勿回。人心勿悅。內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臣
以謝忠賢。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臣。然臣不懼也。
但得去一忠賢。以不誤皇上堯舜之名。即可以報命先帝。可
以見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兩朝特達之恩知。予
願已畢。死且不恨。惟鑒臣一點血誠。即賜施行。

他這一本上去。在廷忠義之臣皆以爲天啓必定震怒。將忠賢滅族。客氏貶開。盡洗耳以聽。不想魏忠賢積威所致。天啓久矣拱手服降。且天性愚騃。見了這本。不但不怒。反恐忠賢遷怒到他。滿臉陪着笑說道。這本上說的話。那外邊的事。說我不知道還罷了。這些宮中的事。我尚不

知道。他外廷臣子何由得知。我有些信不過。忠賢道。上位說得是。只這麼一想。就知是假話了。他們見上位托我掌管朝政。他外邊官兒不得弄權。想要觸了上位的怒將我貶開。好讓他們大家弄鬼。客氏扭頭揑頸的道。這些嚼舌根的。連我也拉在裡頭。他們不過怕我在爺跟前說他們的不是。都想擠撮我。我出去就是了。就往外走。天啓忙親自跑去拉住。說道。你不要着惱。我自有處治。因怒向魏忠賢道。你把這樣多事的人重重的處了。別的才不敢學樣兒。忠賢道。上位不知道。他們這一黨的人多着呢。就處一兩個。他們也不怕。天啓道。不拘他多少。你都盡情重處就是了。忠賢之肆毒。若非天啓主意。安敢大膽乃爾。後人但歸罪忠賢而不責天啓。是捨本而求末矣。即如秦檜之殺岳飛。若無高宗之意。彼亦焉敢下手。凡看書者。當於言外會意方妙。忠賢客氏聽了這話。心中暗喜。出來就批嚴旨切責。忠賢知道皇帝是他治服的了。何得尚容臣子嘵舌。遂弄了個東林黨。大戮忠良。把些正人君子盡行殺逐。所留合朝文武皆是他的乾兒。自首相魏廣微起。五

府六部。大小九卿。以至科道。無非兒而已矣。那時有個禮部尚書將八十歲了。向忠賢說道。我本意要與上公做個兒子。因年紀太大了。不好認得。叫我兒子與上公做個孫子罷。此尚書知禮。不愧爲禮部。你看那時士大夫無恥至此。可還成個世界。此時魏忠賢已建府第在外。客氏亦起大業。各家有數千奴僕。每出朝到家。千歲之聲震耳。那時有奉承忠賢者。尊呼爲九千九百九十九歲。他二人互相表裡。忠賢出。則客氏在內。客氏出。則忠賢在內。把一個天啓竟被他二人監官（管）得定定的。一毫不能自主。忠賢因與客氏輪流出入。不能常伴他同宿。挑選了四個貌美陽大的小廝送客氏爲小夫。笑說道。我不得常常奉陪。送這幾個小廝與你服事。料道你家侯爺也不敢管你。你可留下用罷。客氏也就笑納。客氏住在大宅。在隔壁又蓋了一處房子。與丈夫侯二同兒子侯興國住。他但是出宮。便叫這四個小廝一床同睡。大暢所懷。所以越發感激忠賢。

更加親厚。表裡爲奸。忠賢一手握定生死權柄。在廷衆臣工非乾兒即廝養。吩咐一語。雷令風行。他要放個宰相。還易如反掌。何況要中個進士。那賈文物也不知有文章沒文章。不過說了名字與主考。竟中而已矣。再說那賈文物中後。捷報到家。那賈老兒聽得兒子中了進士。年老病久的人喜極。一笑而逝。莫氏忙差人往京去報喪。賈文物辭了魏忠賢阮大鋮。星夜奔回。他家弔賀同時熱鬧了一番。開喪出殯十分華彩。自不必說。不想次年他母親莫氏也病故了。又忙了一場。殯葬之後。賈文物恐富氏懷恨含香。難爲他。偷空向丫頭說要設計救他出去嫁個單夫獨妻。以報他向日之情。商議了主意。那丫頭雖然心中不捨。也怕富氏利害。十分感激。落了幾點淚。那賈文物到丈人家來。將這丫頭的事不敢欺瞞。從頭一一說了。求岳父如此如此設法救他。那富戶部既疼女婿。又怕女兒果然送了那丫頭性命。次日就到賈文物家來。婿女

迎入。他要到親家靈前看看。他夫妻陪了上去。富戶部靈前作了揖。見一個丫頭在傍站着。故意問賈文物道。這女子當日服侍誰的。賈文物道。是先母的侍婢。富戶部回頭問女兒道。這可是當日同你嚷鬧的那人麼。富氏道。就是他。當日倚着奶奶的勢兒。他膽子大多着呢。且等我慢慢的拆洗他。富戶部變下臉來向賈文物道。你府上是詩禮人家。母親的使女。兒子都是要得的麼。賈文物假做惶恐道。這是小婿年幼無知。悔之無及。富戶部道。令堂老親母縱容得他這樣無狀。還不打發了他。留在家做甚麼。賈文物道。先母骨肉未寒。心有不忍。富戶部笑道。你捨不得罷。故如此假說。我却容不得。賢婿就怪我些也罷。吩咐家人道。把這女子帶到家去。叫媒婆替我即刻賣了。此時就行。那丫頭明知是賈文物好情救他。但在此多年。臨去未免傷心。收拾了東西。叩辭主人靈位。大哭了一場。他這哭。三分戀故主。七分感情人。富戶部叫人領了

去了。他恐女兒疑心。望着富氏道。向日親家請我來說那些閒話。受了一肚子的氣。我因見他年高了。故此忍住。只得昧着心說了你幾句與他壓氣。我忍到如今。今日才出了我父女的這一口惡氣。這富氏聽見父親說這樣疼愛他的話。好生歡喜。那裡知是他翁婿二人弄偷天換(換)日的鬼。富戶部回家。吩咐尋個好人家與他去嫁。家人舉薦了一個買賣本分的人。叫做鮑信之。有三十來歲。富戶部一文不要。仍看女婿的面上。反與了丫頭十數金的妝奩。又與些衣服首飾之類。那丫頭千恩萬謝而去。含香之配鮑信之者。取梅蕊含香以報春信之故。二人合而爲一耳。賈文物知道含香得其所天。也感丈人不盡。過有二年。那富戶部也是花甲外的人了。偶染時疫。大勢已危。女兒女婿都在跟前。呼了過來。說道。我死之後。把我跟前的婢妾都揀個好人家打發嫁了去。其餘家中人口房產。內囊細軟。一並付與你夫婦。又囑女兒同女婿道。你們都大了。不比當日幼小。好好的和美過

日子。再三說了。瞑目而逝。這個喪事都是賈文物治辦。也着實熱鬧。事完之後。把些妾婢都嫁了人。然後兩處併做一家。這賈翰林家中房產地土家私原有萬餘金之物。今又得了富家這分家產。約有十數萬了。將房屋收拾得華麗之極。僮僕數十。婢婦多人。比賈翰林當日反熱鬧了許多。他如今是個進士。又算巨富之家。自然有人來親近他。就是文人墨士也都相與起來。人雖知他舉人進士來得曖昧。不過背地談論。誰敢當面說他不通。明知他一竅不通。又誰敢出個題目考他一篇不成。況且勢力(利)二字是人人所不能免者。就是有一種假豪傑。嘴雖鄙薄他。不由得身子走來親近。說盡小人肺腑。古語二句說得好。一絲也不差。他道是。

時來誰不來。　時不來誰來。

正是此謂。那賈文物他也因自己是科甲中人了。雖是趕(擀)麪杖吹

火。一線不通。也勉強學些文人的體段。凡說話定要帶些之乎者也的文腔。引用些書語。却是不通得可笑。他到服滿之後也二十多歲了。比當年舉止大不相同。體統雖然尊重。只是怕夫人的心腸分外勝前了。權且按下。且把賈文物向日去投托的那阮大鋮家世細表一番。他係兩榜出身。雖宦居清要。却屈體求榮。做了魏璫的第一個心腹。他生母貝氏。先是他父親的通房之婢。他腹中懷着阮大鋮。臨分娩時。夢見一個官兒向他道。我唐朝李林甫也。十世爲牛。九世爲娼。皆遭雷擊。今罪限已滿。來與夫人爲子。貝氏驚醒。忽然肚痛。生下了一個兒子。貝氏不知李林甫是甚麼人。過後告訴夫主。他父親暗想道。此子將來必貴。但恐奸惡不端耳。遂將貝氏陞而爲妾。後來阮大鋮中了舉。他嫡母故後。他父親因貝氏當年夢中有夫人之稱。就將貝氏立爲正室。不久他父親死了。只有貝氏在堂。他丁憂滿了。中了進士。入了詞林。投在魏忠賢

門下。做了個走狗。他同時文臣中魏瑺已有五個爲首的乾兒。崔呈秀。吳淳夫。倪文煥。田吉。李夔龍。時人稱爲五虎。又有武臣中爲首乾兒五個。舉朝稱爲五彪。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這十個陷害多人有同梟獍。殘害忠良如豺狼。貪婪淫穢如狗彘。阮大鋮在他衆人中分外又惡幾分。那魏瑺也比別的兒子更親厚幾分。你道何故。他知道魏瑺惱東林諸公。編了一本點將錄。把一時賢臣搜羅殆盡。如水滸傳名色。天魁星呼保義左都御史高攀龍。天罡星玉麒麟應天巡撫周起元。天機星智多星吏科給事中魏大中。天勇星大刀左副都御史楊漣。其周順昌。萬璟。周宗建。黃壽素。李應昇。繆昌期等三十六人爲首。其次地煞七十二人。則周嘉謨。崔景榮。余茂衡。陳于達。周希聖。申用懋等。臨了一個地賊星鼓上蚤中書汪文言共一百餘人。呈與魏瑺。如此奉承。只落得一走狗之稱。求爲一乾兒猶不可得。何苦乃爾。魏瑺大喜。按名挨次殺害。此時他又丁了母憂回南京。買

了剪子巷一所大宅居住。剪子巷妙。謂作惡太甚。自剪滅其子也。然而他家實在剪子巷。非作書者謅出。他或在家或往北。替魏忠賢探訪事情。生事害人。居止不定。他生平有一戲癖。不但愛看戲。而且好編戲。他在家時。常到牛首祖堂寺呈劍堂作寓。每夕與狎客飲。以三鼓爲率。客倦罷去。他挑燈作傳奇。達旦不寐。他若見了戲班中有個好旦脚。就愛之不置。定要同他相厚一番。要是見了個女旦。竟連性命都不顧了。不弄到手不已。他先遇陰氏時。雖然心中十分相愛。他怕陰氏被窩中利害。故不敢要他。不然他夫妻也不能保全回去了。此時南京有一個小財主姓白。他祖籍原是蘇州。故此人都稱他做白舍。白舍者。白捨也。謂其白捨嬌嬌與阮大鋮也。他家中養了一班戲子。內中有一個女旦。名字叫做嬌嬌。生得模樣俏麗。嬌媚是誇獎不盡。且八脚俱會。那腔口板眼吞吐清楚。都從牙縫中一字字逼將出來。音韻悠揚。眞似一管簫聲。令人聽得魂消心醉。又只得二十歲。阮大鋮一見了。骨軟筋酥。千方百計要弄他

回來。這嬙嬙果然生得好。怎見得。

亭亭如玉。更饒繞梁之音。楚楚如花。時做風騷之態。媚眼中善引淫人之魄。纖腰下慣消浪子之魂。賽過煙花妓女。勝似喬扮孌童。美哉絶世梨園。允矣無雙雌兎。雌兎二字甚新。如前之別有香。偶然有一或可。若世間果又有此一種。龍陽輩定然痛哭流涕而長太息矣。

那嬙嬙是一班之冠。起初他主人如何捨得放他。後來虧那有見識的親友提醒了他。道。戲旦固可愛。自身尤爲可愛。他是魏上公頭一個心腹。東林多少大老被他害得家破身亡。何況你一個白衣財主。若惱了他。把你竄入東林黨籍。輕則蕩產破家。重則叫你死無葬地。連正經妻孥皆不能保。依舊人還白白拿去。這豈不是爲惜一指。連肩臂都不顧了。不若趁早送與他去。不但免禍。或者他歡喜了。還可得幾兩銀子。再去買個人來教罷。那白舍聽了這話。深爲有理。且素常也知他的利害。

遂送了與他。阮大鋮得遂了心。大出手。竟送了二十四兩身價。那白舍為這一個人費半千金還不止。還費了幾年心力教成。可稀罕他這幾兩銀子。推辭不受。寧可白送。阮大鋮只說了兩聲多謝。莞然笑納。他自從得了這嬌嬌。眞如獲了至寶。要他的心肝五臟煮湯吃。他也情願掏出奉承。另收拾了三間精緻房子與他住。買了個丫頭叫賽紅服事他。做衣服製首飾那不用說得。不但把別的姬妾視同糞土。連他嫡妻毛氏也如同陌路。這嬌嬌善於音律。阮大鋮向來塡的詞。內中或有差謬不合板眼處。他都一一指出。阮大鋮又得了一個良師。更加鍾愛。此時阮大鋮已四十多歲了。俗語說月裡嫦娥愛少年。阮大鋮雖然十分愛他。他在矮簷之下不得不假喜假笑。與他假親厚。倒眞心眞愛看上了他長子阮最。這阮最才二十一歲。一則年紀與他彷彿。二則生得眉淸目秀。齒白唇紅。又輕輕薄薄。渾身骨頭沒有四兩重。就像戲上的一個

風流生一般。嬌嬌在戲場上看慣了這般人物。所以心中私愛。就不知這阮最也早已看上了嬌嬌。阮最的妻子郝氏雖然貌也美。心甚淫。却像個泥美人。一點風韻也沒有。所以阮最常道。與他行房。竟是弄死人一樣。有何趣味。他倒愛一個龍陽小子。叫做愛奴。時常幹他的後庭。自從見了嬌嬌之後。精魂俱失。一心一意魂夢顛倒的想念着他。但他係老子的愛寵。可敢輕易動手動脚。只好無人處撂一半句俏話兒勾引。那知嬌嬌愛他比他相愛還勝數倍。男去偷女甚是艱難。女要偷男易如反掌。只消眼角微微留情。話語暗暗遞春。不知不覺就相合而爲一了。你道爲何如此容易。他二人既兩情相愛。彼此笑語中就有許多勾引的話頭。那阮最既是拿雲捉雨的班頭。竊玉偷香的領袖。這嬌嬌又是四海納賢的女旦。況又是多多益善的淫娃。還是顧甚麼羞恥。惜甚麼名節的不成。但嬌嬌儼然有庶母之尊。不便俯身下就。然那一種相

親相愛之情。自然各別。阮最心雖默會。但不敢輕易下手。或恐忽然有變。如何了得。故此但見他父親一出門。就到嬌嬌房中。姨娘長姨娘短喁喁笑語。奉承得那嬌嬌連心眼裡都快活。他也和顏悅色。大相公長大相公短的相答。阮最有心要下手。他恐老子一時回來撞見了。只得權且納住。一日。嬌嬌鬪着毛氏所生次子阮優頑耍。恰值阮最走來。那阮優纔五六歲。甚是乖巧。嬌嬌笑向阮最道。你兄弟好乖。我心裡很疼他。阮最就遞進一句道。他小呢。知道甚麼。一樣的兒子。姨娘就不疼愛我。不怕人說你偏心麼。嬌嬌笑着。也不答他。抱着阮優在懷中親嘴。阮最也來親那阮優的嘴。幾幾同嬌嬌的嘴三個合在一處做了個品字。他笑着瞅了一眼。又一日。嬌嬌正在吹簫。阮最走來笑道。姨娘。古人說吹簫引鳳。你把我引了來了。嬌嬌住了。笑道。我引的來不是鳳。是一隻狗。阮最笑道。姨娘把我比做狗。那狗是連娘都要跳的呢。嬌嬌也不惱。

只笑了笑。阮最見有八九分光景。只等老子遠出。便想着實調戲他一番。好做圓滿功德。一日。春景融和。天氣晴爽。阮大鋮被一個好朋友請了出游燕子磯。阮最知有竟日之空。滿擬今朝要完成好事。早飯後便到嬌嬌房中來。嬌嬌正在那裡看阮大鋮編的春燈謎。阮最笑向他道。姨娘。我父親編的這戲。我細看來。那裡及得古人作的風流。笑嘻嘻向他做着那戲上的關模。道。像那西湘(廂)記中的軟玉溫香抱滿懷呀。劉阮入天臺。又道。你那裡半推半就。我這裡乍驚乍愛。又道。你軟腰款擺。我花心輕摘。露滴肚(牡)丹開。蘸着些兒麻上來。那活捉裡頭的那幾句也好。他道。銀釭下和你鸞交鳳滾。向紗窗重擁麝蘭衾。又道。聽你嬌吐依然舊聲音。打動我往常時逸興。動了我往常時興。也就是那後誘上的白也好。張三郎說。公明兄既是通家。尊嫂也就可以通一通了。姨娘。你說這樣的曲白何等有趣。（因嬌嬌是小旦。即以戲中之曲白誘之。省用別的口舌。妙。）那嬌嬌也不回言。

微微笑着斜瞅了他一眼。騷態撩人。阮最想道。今番好事就在此一刻了。⑬趁丫頭不在跟前。再着實調戲他一番。便可上手。又笑嘻嘻的道。你這個姨娘的姨字不好。嬌嬌道。怎見得不好。阮最道。一個學生念詩經。念到委蛇委蛇。他照着本音讀。先生說。這念做威移威移。你念錯了。那學生後來但是蛇字他就念做移。一日。吃飯來遲。先生要打他。問他往那裡逃學去來。那學生哭道。我並不敢逃學。方纔在街上看見幾個花子在那裡弄移來。弄了半日。把那移弄得稀軟動不得。纔歇了。我故此來遲。那嬌嬌忍不住笑罵道。促恰短命鬼。既這麼說。你明日不許叫姨。就單叫我娘。那阮最跑去把門關上。到他面前雙膝跪下。一把抱住他下身。道。我就學蘇州人罵的。做個肏娘賊罷。伸手就去扯他的褲子。嬌嬌道。好大膽。我是你的庶母。都是這樣得的。還不放手。看我叫起來就了不得。若撞了老爺回來。你就該萬死了。那阮最見他話雖如此說。却滿臉

是笑。知他心是肯。〔不但見笑方知其肯。他說要叫者。夫不叫也已矣。心肯矣。〕說。到此時。就是天雷打我。也顧不得了。我那親親的娘。你慈悲成了好事罷。不然我就要死了。那嬌嬌也不十分堅拒。他不用手捍禦。只拿嘴說。被阮最扯開褲子。嬌嬌假意要拿手掩時。早已被他摸着那又肥又美的妙物。此時嬌嬌已被他調弄得情興如火。任他行事。阮最即將他抱到床上。褪去紅裩。自己忙脫了褲子撲上身。挺着陽物向胯中亂搗。嬌嬌一面把屁股扭着。拿陰戶就他的陽物。一面說道。我當你是頑。〔何嘗不是頑。〕你竟當眞弄起我來。一個庶娘母。都許這樣麼。阮最笑道。小娘兒原是混弄得的。一下弄了進去。二人痛弄了一陣。方纔住手。嬌嬌笑道。你這惡強盜。我生生被你強奸了。我今早月事纔淨。若這一下被你弄得了胎。後日若生下來。還是算你的兒女。算你的弟妹呢。阮最也笑道。俗語說的。穿青衣帶孝。死鬼肚裡明白就罷了。二人說說笑笑。嬌嬌笑道。你也是個不知足的饞狗。你的娘

子也就算標致的了。放家食不吃。倒來算計我。你一個人想占便宜弄兩個。太覺沒良心些。譬如你老子此時要想你的娘子。你敢就捨不得了。阮最道。我家的雖然標致。死死板板。一點風韻也沒有。你想。同一個死人幹事有何樂處呢。若只圖模樣。難道雕一個木頭美人也可行樂麼。你道我家食不吃吃野食。你不聽得說。野花偏有色。又道家花不及野花香麼。要說我想占便宜。老子要想我家的我捨不得。那倒不相干。若他老人肯換。我就情願將媳婦洗得乾乾淨淨的孝敬。終有日遂你這一點孝心。把你與了我。我同你做一對恩愛夫妻。同生同死。也是願意的。古云。出口有讖。將來兩件事都遂了心。你說我算計你。這就辜負我的好心了。我見老爺將五十歲的人了。一來恐傷了他老人家。二來恐誤了你青春年少。故此來同你做伴。不過是替他老人家代勞同孝敬你的意思。嬌嬌笑道。好孝子好孝子。又肯把媳婦孝敬公公。又替老子代勞。又孝敬庶母。眞是難得。二十四

孝上又添你這一個。成二十五孝了。媳婦再來孝敬公公。就是二十六個。二人說笑了一會。阮最摸乳咂舌。勃然淫興大起。二人又竭力盤桓了一度。看時日已過午。二人方起身整衣。嬌嬌道。我們的事瞞不得丫頭。恐有洩漏。你須把他也弄上了。堵住了他的嘴。纔好放心來往。阮最笑諾。一日。嬌嬌往毛氏上邊去。阮最走來。把賽紅哄騙着奸了。做了一路。過了數月。嬌嬌有了身孕。他初遇阮最的那日。正值經路淨。日間同阮最弄了一次。夜間又同阮大鋮高興了一番。連他自己也不能辨下種之人是子是父。肚中之物是子是孫了。到了月分滿日。分娩了一個女兒。長到四五歲。眞好一個孩子。形狀似母。神情同類阮最。阮大鋮也只說嫡親兄妹。雖係隔母。到底同老子的骨血。那裡疑到是兒子替他代勞所生。那孩子容顏秀美。生性聰明。沒一個人不疼愛他。阮大鋮同嬌嬌竟疼得如掌上明珠。因起個小名叫做寶姑。阮最知嬌嬌受胎先

他起而父後斷。(繼)且模樣又相似。明知是自己所生。雖不敢明認。却也暗暗疼這寶兒了不得。且說那阮最的妻子鄭氏。他身子雖不善流動。心性却十分流動。他是宦家之女。從小父母管教。習成個端莊樣子。他並不是一塊木頭一般的人。只因阮最自己性情輕佻。在外邊花柳叢中混慣了。見的都是戲旦淫娼那種舉動。後來又每日見嬌嬌的態度風騷。語言俏利。眞個引魂勾魄。與鄭氏兩下相形起來。越覺得他死板了。所以不甚相愛。既不相愛。到夜間偶然做那一番事。也不能十分鼓舞豪興。只算做虛應故事的一樣。那鄭氏雖有千萬分的興頭也不能施展。況是丈夫同他就淡淡交合。再要做出那淫腔浪態來。又恐丈夫嫌他鄙賤。所以他一身的騷淫技倆。未得展出十分之一。他見丈夫既同嬌嬌打得火熱。就得空時。再不於他身上用工。反去用工在愛奴身上。那愛奴有十五六歲。雖不爲美色妖童。也還生得白白淨淨。頗有

可愛。一日。想道。他既寵幸得小子。我也可以寵幸得。此處無人敢來。除此小子之外。也再無可幸之人。他既偷得庶母。我便幸幸小子也無妨。況幸上了他。不但可以聊且解饞。且俗語說得好。溺愛者不明。他主人既一心愛這小子。諒不疑惑。但恐年幼無濟於事。又想道。人說短棍撥火。強如用手。且救目前。再作養他二三年。自有長大的日子。強似如今下邊這張嘴長吃月齋。弄得望梅止渴。饞眼嚥唾。心中既注意於他。自然又另是一種顏色。笑面常施。恩波屢及。不拘做甚事。便不甚防閒他。那小子做了龍陽數年。豈止阮最一個。或以此窟爲覓利之藪。或與同類彼此交易。爲取樂之竅。他却不曾遇過婦人。因時常進來。見郟氏不在面前。就同那丫頭打牙犯嘴的調笑。那丫頭也被阮最開闢過。一月之內還不得一場快活處。也是久違渴慕的了。就是逆來也情願順受。而況乎順來者。可肯逆拒。一日。阮最出門去了。郟氏有事往婆婆上邊

去。那小子進來。見只那丫頭在房。便上前抱住。要同他如此如此。丫頭道。怕奶奶撞了來不好。相公不在家。我同你到書房裡去。二人遂到書房中。借主人的閒榻。成就了鸞交鳳友。恐有人來。苟且了事而已。也弄過多次。促促忙忙。總不像意。況那丫頭只筋臍下有件婦人之物。他那面上雖不十分醜陋。也毫無可愛之姿。愛奴既得了隴。又望起蜀來了。看見鄭氏生得甚美。時妄想他胯下之穴。暗暗尋思道。婦人此竅津津有味。覺比我們臀後的竅味似甚美好。（好男風者則非此想。）若美人的。自然更佳了。怎得嘗一嘗奶奶的妙味。也不枉一場相遇。雖有此心。但有主奴之分。豈敢妄動。古語說。日近日親。他每日在房中出出進進。那鄭氏或早間坐床上裹脚。露着白森森的腿兒。因不防他。常被他瞥見一眼。或臨聽(窗)梳頭。遇天暑穿着對衿小衫兒。揚起兩手理髮。袖手捲下。影影露出乳峯。嫩藕般兩隻玉臂。或着紗褲。偶然在日影之下微微照見雙股。

他好生動火。只好在無人處閉目存想。打個手銃。借此當彼。後來見郟氏在無人處和顏悅色。間或向他吟語說笑。他雖不敢答應。也做個笑臉相迎。這小子是滑透心的人。何事不知。也就心照了幾分。故意時常在房中不住來回的走。一日。郟氏在房中洗澡。叫丫頭拿換下的衫褲到後邊去洗。把房門虛掩着。這小子恰巧進來。聽得房中水響。在門縫中一張。見郟氏赤身坐在盆中。上下無一點瑕庇(疵)猶如一個玉人。兩個小小嫩乳圓緊得有趣。但他那妙物浸在水內看不見。悄悄蹲下。要等他起來做個一覽無餘的意思。屏息以俟。那郟氏先聽得有腳步響。忽然住了。還當是丫頭。問了一聲是誰。不見答應。他就知是愛奴。故意道。我洗澡呢。是誰。不許在外頭張。此時已洗完了。站起來。倒把臉朝着門外揩抹。又蹺起一隻腳來。踩在盆沿上揩下身。那又肥又美的一條細縫。正對着愛奴的那隻眼睛。（那隻妙。在門縫中張。只得一隻眼見。）愛奴一見。渾身一酥。那

厥物突然跳起。忙用手攛(攢)住。郟氏雖揩着身上。眼光却射着門外。見有個人影兒。猛然把門一開。那愛奴躲不迭。撞了個滿懷。郟氏笑罵道。好大膽的奴才。你敢來張我。那小子跪着叩頭。道。小的怎麼敢張。一時無心進來。並不曾看見甚麼。郟氏也不穿衣。精着身子。只用手掩着下身。問道。⑬相公呢。愛奴道。出門去了。郟氏暗想道。趁此不做。還等幾時。走到床上坐下。道。你來。我問你。那愛奴進來又跪下。郟氏笑罵道。你這大膽的奴才。你常常同你相公幹那齷齪沒廉恥的事。罵得是。何不來同我幹這乾淨事。而同他幹那事也。我倒不管你。你今日公然偷張我洗澡。你端的起的是甚麼心。你就說你該甚麼罪。愛奴見他色既不怒。語又和而帶戲。也就放了膽。說道。小的實出無心。憑奶奶恩典處治罷。郟氏道。看有人來。你且去關了門。再來問你。那小子知有好處。忙去關上門。過來時。郟氏已仰臥在床上。側過臉來向他道。你這樣大膽。我如今睡在這裡。看你敢把我怎麼

樣的。愛奴知是此處無銀之意。取出肉具。如飛上床。一翻上身。就往膪下直攻。剛剛湊巧對着。一個是鐵硬的陽物。一個是水浸透的陰戶。一下到底。就抽起來。郟氏先以爲小子未必懂局。那裡就敢動手。等他求饒。還想用些話開釋他放了心。然後使他感恩。好來賠罪。雖然在此候教。少不得還有些須做作。不想他竟突然而來。一下竟直搗至根。亂衝亂突。那些虛文套數半點也用不着。覺得小子的陽物雖不及阮最的大。而堅勇過之。一面笑。一面罵道。好奴才。公然大膽。竟弄起我來。我也強不過你。憑你弄。等相公回來。看我可告訴。那小子得遂素願。下力死弄。也笑着說道。奶奶的恩典。就對相公說。小的不過是個死。不如此時死在奶奶肚子上罷。說着。越弄得狠。郟氏覺有妙境。不必再說。雙手堅勾。往上亂就。那小子弄了一陣。洩訖一度。陽物尚堅。他初嘗美味。不捨得就歇。定了一定。又復弄起。兩度之後。還不肯住。有個要三度春風之

意。郟氏起先以爲這小子初出茅廬。不過拿他來暫且解饞。以待將來或有妙處。不意如此雄壯。他也丟了兩次。實出望外。見他還不肯歇。遂道。恐丫頭來。你且去着。你常常進來。等有空時。我同你商議個長久之策。那就可放心了。那小子也是意外奇逢。已遂心滿意。便歇住。雙手捧着他臉。道。奶奶下邊的寶貝賞小的嘗嘗。郟氏笑着也便吐出些。那小子含住咂了幾下。求把寶貝舌頭也賞小的嘗嘗。郟氏笑着也便吐出些。那小子含住咂了幾下。下面又狠狠的搗了幾搗。那郟氏也往上湊了幾湊。小子纔起來下床。拽上褲子。忙出去了。郟氏也爬起。重在洛(浴)盆中將牝戶掏洗淨。縱然掏盡湘江水。也不能再洗此軀清白矣。然後穿衣。睡在床上。要想長策。想了一會。道。別無可慮。只怕丫頭凝眼。況丫頭又是他主子收用過的。倘或落在他眼中。暗向他主子說。就不好了。須得叫愛奴把丫頭也弄上事就好處。⑮一日。阮最到嬌嬌房中敍濶去了。郟氏在房中正望愛奴來。見他走到面前。忙摟在懷中親了幾個

嘴。反是郏氏親愛奴的嘴。寫出淫之至。愛之極也。商議這話。愛奴笑道。奶奶不說到這裡。我也不敢說。要怕別的。我就沒法。若單怕這丫頭。不瞞奶奶說。我同他弄過多次了。郏氏笑着在他頰上輕輕咬了一下。道。郏氏此時可謂風騷極了。流動極了。却不死板了。若阮最見之。喜乎怒乎。你這小奴才。我還當你是個雛兒。原來竟是個老賊。既如此。就好處了。今日老爺不在家。相公在嬌嬌那淫婦房裡去。有一會𠕇搗呢。只許自己同奴才𠕇搗便罷了。丈夫同嬌嬌𠕇搗便氣不忿。眞是淫婦心腸。又自各別。然而郏氏之私奴。亦由於阮最之烝母。不然。何一變淫騷至於此。趁這空。你可如此如此。我衝破就好做了。愛奴應諾。郏氏出來對丫頭道。你看家。我到嬌姨處走走來。方纔出去。愛奴摟住着丫頭。道。每常在書房裡。怕有人遇見。再不得快心。奶奶這一去。有一會纔得來。今日在這裡做個快活的。那丫頭有何不肯。二人脫了褲子。就在堂屋椅子上扛起腿來就弄。那郏氏是個商量定的。只在門口站了一會。就輕輕推門進來。見他兩人正弄得好呢。假意喝道。好奴才。幹得好事。愛奴假做吃驚。忙撇了丫頭。跪下哀求。那丫頭

又羞又怕。褲子也穿不及。光屁股跪着。只是低着頭。鄭氏道。我此時也不同你們講。等相公來着。看他怎麼發放。遂把兩條褲子拿着。道。這個就是證見。遂走進房中去了。那丫頭急得只是哭。抱怨愛奴道。正經到書房裡去罷了。怕人看見。要在這裡。我看在書房裡弄了這麼些回數。也沒有遇見人。纔在這裡。就被奶奶拿着了。都是你帶累我。若告訴了相公。怕不有個半死麼。愛奴道。哭也沒用。抱怨也沒用。想個法兒救命要緊。丫頭道。你就想。我是不會想的。我又不圖你的銀子錢。白白給你弄了多少回數。前日問我要根糖吃。你還捨不得買給我。以此物換一糖而不得。其情曷苦矣。你今日要帶累我捱打。我看你良心也過得去麼。愛奴故意想了一想。道。你悄悄去看看他可做甚麼呢。那丫頭輕手輕脚去了來。道。放着帳子。在床上睡呢。小子道。我兩個有命了。等我去看。他要睡沈了。我也偷他一下子。偷上了。不消說。大家造化。若偷不上。那就是命了。丫頭道。不

好。若不肯。越發不好了。小子道。總破着我的命。若弄犯了。不過我是個死。你也推是我強奸的。你也就沒事了。丫頭含淚道。除了這個。實在也再沒法了。你可輕輕的去。那小子進去多會。不見動靜。那丫頭走來張時。見帳子亂動。就知道事妥。心中暗喜。纔不慌了。張了一會。只見愛奴先下床來。然後郏氏掛起半幅帳子。叫丫頭。他忙走進去。郏氏也不說別的。便道。看愛奴的面。饒了你。把褲子撂與他。道。穿起來罷。但下次不許瞞我私偷。那丫頭臉上纔有了些笑容。忙把褲子穿了。此後打成一家。郏氏同愛奴三五次中也分惠他一次。郏氏又吩咐愛奴同丫頭打聽。老爺若出門。相公若到嬌姨房中去行樂。你便到我房中來行樂。（針針相對。這才叫做疏而不漏。）再說那寶兒到了八九歲。聽他母親唱曲。不但一字不得遺忘。還唱得一腔一板不走。到了十四歲。出落得像個燈人兒似的。比他娘還覺風流。女工針指雖一絲不通。淫詞艷曲却記了滿肚。阮大鋮的

次子叫做阮優。正纔十八歲。人稱他阮二郎。雖然輕佻與乃兄無異。却生得精精壯壯一條健漢。不像阮最柔弱。他愛這個妹子眞出尋常。要一奉十。百依百隨。只要圖妹子歡喜。別人看着。只說他心疼妹子。誰知他存了一肚狼心狗肺。要把妹子哄厚了。想採他胯下的那朶鮮花。那寶姑時常見他老子不在家。他母親與大哥哥嘲風弄月。眼去眉來。常常做些不尷不尬的事。也都落在他眼中。他心中道。我母親放着有爹爹。他還同大哥偷情。我二哥這樣疼愛我。我何不同他也厚上了。料母親也管我不得。他既有了這一點私心。那阮二又是素常有邪念的。何消費力。一日。阮大鋮偶然高興。要同嬌嬌打個白仗。因他房中怕女兒看見。同他到一間密室去了。恰好阮二走到妹子房中坐下。寶兒見左右無人。笑着對阮優道。哥哥。你今年十八歲了。我前日聽得爹爹說。今年上冬替你娶嫂子。說這花家的女兒標致得很。還有大半年。你心裡

不急麼。（反是他先勾。諺云。上樑不正下樑歪。其母之淫若彼。無怪乎女之不方也。）阮優也皮着臉道。急也沒法。誰肯可憐我。妹子。你明年也十五了。別人家十五歲養娃娃的不少。但是你還沒有許妹夫。大約比我還暗急呢。我倒好不可憐你的。你嫂子雖然說標致。料道那裡如得你。我要娶了像你這樣人兒。我就把他頂在頭上過一世。寶兒笑着斜溜了他一眼。道。我就這樣好麼。是你疼我。所以這樣說罷了。阮優道。我同你也是前緣。我心裡疼你。眞是說不出的。偏生生在一家。若是兩姓。我憑着怎樣也要娶你做妻子。寶兒道。我也是這樣想。就是夫妻也沒有像你這樣疼愛我的。大哥哥同嫂子不是樣兒麼。我看他倆個還言和意不和的呢。我也感激你不盡。願來生同你做個夫妻罷。阮優見他是開門揖盜倒勾情的話。諒無更變。大着膽。上前捧着臉親了個嘴。道。你既這樣好情。那裡等得到來生。我們雖做不得眞夫妻。權做一對露水夫妻。你心下如何。寶兒道。哥哥你既愛我。我還有

個不肯的麼。阮優忙關上門。怕嬌嬌回來。不敢脫上衣。只把褲子卸下。上床動作。他雖憐憐愛愛。款款輕輕。但阮二的陽具甚雄。寶兒又甚年幼。痛楚難禁。阮二甚是憐惜。意欲中止。倒是寶兒不肯。道。你只管來。說不得我忍着些。阮優也不敢大張旗鼓。只微微見意而已。便收兵罷戰。兄妹奸淫。行同禽獸。有個黃鶯兒贈他兩人道。

伶倒（俐）小寃家。俏身材。面貌佳。情深願與鸞鳳跨。輕開玉葩。忙舒肉芽。（肉芽二字新奇。）兄奸親妹眞堪詫。但嗟呀。何生禽獸。父母行事差。

臨了這一句歸罪於他父母者。謂阮大鋮不強占了嬌嬌來。何得有這樣辱門敗戶的女兒。嬌嬌若不偷阮最。寶兒也不敢這般大膽。豈非父母行差乎。此後他兩個親兄妹竟做了一對暗夫妻。也偷過幾次了。寶兒的一個丫頭叫做待月。阮優也奸上了。以便往來。過了些時。寶兒眉

散胸高。與做女兒時光景各別。那嬌嬌兩隻眼睛如琉璃葫蘆一般。如何瞞得。他早看得有些蹺蹊。把寶兒叫到房中。摸了摸他的下體。那寶兒已成兩瓣了。便追問所以。寶兒隱瞞不住。方說這寶貝是他二哥用金剛鑽打的小小個眼兒。嬌嬌一腔怒恨。不敢告訴阮大鋮。只背地將阮優痛數說了一場。把女兒羞辱了幾次。這寶兒不責備自己不是。反心中暗恨母親。道。你現同大哥通奸。還來管我。我看個巧。叫二哥拿住。把他也弄在網裡。看還說甚麼。遂暗地與阮優商議停妥。一日。阮大鋮外出。嬌嬌趁空。大白晝約了阮最在房中高興。寶兒冷眼見了。他那個心腹丫頭待月是他的一個紅娘。待月者。取待月西廂下。已比做紅娘矣。恐或有看不出者。此處故提起紅娘二字。這丫頭已是阮二串熟厚了的。寶兒叫他忙去叫了阮優來。對他說了。叫他在母親房門外等着多時。阮最事畢。穿衣開門出來。一眼見了兄弟。臉俳(緋)紅。低着頭。忙出去了。阮優跑進房中。見嬌嬌光着屁股坐在床上。

正纔拿着褲子要穿。阮二劈手搶下。一把抱住。道。你同大哥好弄。一起手我就在門外聽着這半日了。你同我弄弄就罷。不然我就聲張起來。妹子就是證見。嬌嬌知為他同女兒所算。遂道。你同妹子做那樣的事。我倒忍了。你倒來拿我的短。阮優道。那沒有憑據。你此時的眞贓現被我拿住。你還說甚麼。說着。便一手伸到胯中去摸。嬌嬌去推他的手。他便伸了個指頭到他牝中勾住。道。你推推。我就摳個大窟窿。嬌嬌一來推辭不得。二來他也不是怕此道的。就不嘖聲。阮優便將他按倒。自己扯開褲子。取出陽物。弄將起來。阮最還是以情求。阮優竟是以強上。所以二人死時各有重輕。原來阮優的陽物比他父親哥哥的強壯許多。把個嬌嬌弄得心迷意亂。騷態百出。弄了多時。方纔歇手。這阮優向來雖愛妹子。但他是個雛兒。枕蓆上風流一毫不知。只好仰攤着揸開腿憑人弄而已。這嬌嬌是個老作家。攧搖哼唧夾五個字無不精通。把個阮二喜得魂飛。以為奇遇。至於嬌嬌。他當

年就嫌阮大鋮老了。何況到今。他愛阮最年少風流。但本事原自有限。今日遇了阮二。陽大力強。又頂提撃捎刮五個字件件知曉。正配着他的五件。弄得遂心滿意。可謂後來者居上。深恨相遇之晚。阮二自遇他之後。魂夢都落在他身上。想道。我看他弄得那樣子。也就算騷淫極了的。哥哥久是他的厚友。除非我極力弄得他十分痛快。纔可奪他的歡心。弄下了許多好春藥。安心來同他取樂。有那日。阮大鋮同阮最到一個朋友家去拜壽吃酒。阮優托故不去。打聽父親哥哥去了。忙把春藥服下。又擦些在玉脛(莖)上。就到嬌嬌這裡來。項頭遇見寶姑。那寶姑見哥哥這幾日忽然疏淡了他。心中也正想高興高興。遂一把拉着他的手到房中。並肩坐下。偎偎倚倚。嘴中不好說得。心中有十分要弄的光景。說道。今日爹爹同大哥哥都不在家。此時母親又睡覺。你同我在這裡大坐坐。不要去。巧言不如直道。此時竟拉他要弄。他也沒法推。那阮優知他是要如此的意思。因一心想着

嬌嬌。假說道。我好幾日沒同你頑頑了。不知你母親睡着了沒有。我看看去。若得空。我就來陪伴你。寶兒以爲實話。放他去了。他走過嬌嬌房中。嬌嬌只當他父子三人同出門去了。無所指望。在床上睡覺。阮優忙把門挿上。揭開帳子。見他睡思正濃。輕輕褪下褲子。分開兩腿。弄將起來。嬌嬌朦朧星眼見是他。笑罵道。賊短命。我當你出門去了纔睡睡。大青天白日來做賊。看你妹子撞來看見。阮優說謊道。我纔看見妹子也睡呢。房門我也挿上了。一面說。一面扛起他雙足。竭力大弄。帳鈎搖得叮咚亂響。陰戶中水聲震耳。嬌嬌覺得他的陽物如一塊燒紅了的生鐵一般。又熱又硬。弄得爽快不過。哼個不住。他二人正在發狂。那寶兒只說阮優就來。撫摩小牝等候。不想等了一會不來。悄悄到母親房門口竊聽。聽得兩人正在高興。聽得他娘的那個哼聲十分難聽。又聽得一陣響聲更凶。響過了一陣。忽聽見阮優道。親親。我同你情孚意合。我

有句話問你。你要說眞話。我比老爹同哥哥的本事何如。又聽他娘笑道。你爹有年紀了。有其名而無其實。他雖然離不得我。實在事有限。況且身邊人多。那裡還有本事支應得過來。別人還罷了。馬六姨那騷奴。他哄得你爹滴溜溜的轉。會哄漢子多着呢。你爹倒同他弄得多。你哥哥身子軟弱。力量單微。心有餘而力不足。心肝。實不瞞你。我也遇過幾個人。像你的就少了。實實可我的心。阮優連親了幾個響嘴。道。親親。承你這樣愛我。我也沒得別的報你。只有竭力報答你罷。又聽得他娘道。你心上有你妹子。他年紀又小。臉又嬌嫩。又是你從小心愛的。況且他那個東西又是你破的。自然緊。就我比你大着十來歲。臉上也老了。我自己也知道。我生產過的東西。自然寬鬆。你不愛他倒肯愛我。你是初同我相交。少不得拿甜話兒哄我。過後頑厭了。敢就嫌我老。就要變心。你上冬再娶了花家娘子。他又生得好。想就不理我了。親親。那就把我

要想死了呢。阮優見他說這話。便發誓道。我若負了心棄了你。後來粉身碎骨。不得好死。就是花家女兒生得好。料道也沒有你這樣風流知趣。你自己假意說老。我看你還一指甲掐得出水來。（未必然。那沒指甲的大指頭向此道中通得出水來則有之。）嫩得很呢。至於妹子。我當日不曾遇你。故同他相好。他是個雛兒。一點情趣不知道的。況他終久要嫁人。也不得長遠。說着。又聽得響起來。比先更凶。那寶兒聽得淫水淋了兩腿。用手揉着花心。心中大恨道。這負心的短命。我朵鮮花付了你。況且母親還是我總成你的。原圖堵了他的嘴。我兩個好作樂。你今日倒負起心來棄了我。這沒良心的負了我也罷了。恨我錯認了人。母親恁大年紀還不識羞。既有爹爹。又養着大哥。還來爭我的鋒。忿忿的回房。倒在床上睡下暗泣。那阮二弄夠多時。兩下興足。穿衣開門出來。忽然想起妹子相約的話。也覺得心上過不去。張了一張。見他面朝裡臥着。便一溜煙出去了。（眞負心。）此後二人如

膠和漆。如糖拌蜜。反把寶兒撇開。這寶兒原圖捉了母親的破綻好同哥哥痛樂一番。不想反被娘占了去。即如一個大酒量的人。到一個極吝嗇的東家去。知道他家的酒再不能足興的。拿話譏誚他道。府上的酒從不能醉人。倒不如學古人醴酒不設的爲妙。這話本要激出酒來痛飲。孰〈不〉知那主人竟恭敬不如從命。只待飯而已。連那不盡興的酒都不得沾唇。你道可惱不可惱。（譬喻得甚趣。）寶兒的心腸即此一理。不由得那醋味自丹田直衝至泥丸宮。被天庭閉塞住了。從口中發洩出來。時常拿冷話譏誚母親。道。一之爲甚。其可再乎。或又道。兄終而弟繼矣。或又道。父子連科。兄弟同門。（寶兒怨不得母親哥哥。只怨自己爲法自斃。）那嬌嬌却不好認他話頭。也常拿話敲打他。道。齊襄公通妹。後爲稱連管至父所弒。鼓兒詞上說。隋煬帝奸妹。所以被五花棒打死。如今的春牛就是他。因爲阮二的這根肉棒槌。他母子竟成仇敵一般。那寶兒待阮優也就情意淡淡。不似

向日親熱。但他終嘗得這一宗甜頭。忽然離開。心中時刻難過。一日。嬌嬌不在房中。他偶然過去。見有許多黃蠟。是阮大鋮買來熬熳臍膏用的。他心有所觸。拿了一塊到自己房中。用火烤軟。搓了一根圓棍。如阮優肉具大小。晚間睡下拿來消遣。過了幾日。覺得短細。遂漸加添。極粗極大。儘陰門容得下而後止。把一個嫩而且緊的物件。弄成了個寬大無〔比〕的東西。雖覺出進有些意思。但他生得嬌軟。手腕未免酸痛。不能長持。那待月是他貼心的牽頭。竟叫他同臥。將蠟棍用帶子束住。繫在腰間。同他交媾。他也繫了。同待月戲耍。兩人也不像主婢。竟似一對雌夫妻一般恩愛。阮二良心難昧。間或要同他溫溫舊。不但強而後可。寶兒毫無當日情愛。阮二亦中輟而止。從此益發淡了。那時有一個勞御史在北京做官。也是魏璫黨羽。同阮大鋮都是一類。他兒子勞正。在南京家中養病。因年紀大了。他寫書托了個親厚朋友到阮家來求

親。嬌嬌嫌女兒爭鋒礙眼。巴不得把他送出。百般慫慂着阮大鋮。久了。行茶下禮。豐富不消說得。擇日來娶。阮大鋮陪的妝奩也從厚。一則是獨女。二則看嬌嬌面上。三則奉承親家。還陪了三個丫頭帶待月四個。那寶兒因同母親爭鋒成了寃家。見哥哥又變了心腸把他撇開。聽得出嫁。打點去大大的快樂一番。不但一點眼淚不落。連一毫留戀之意皆無。欣欣然上轎而去。這勞正年紀二十五六。他自十二三歲就水旱齊行。幼年作喪太過。所以成了癆症。他父親因他怯弱。故延到此時纔替他完姻。他是閱歷多了婦女的。何所不知。成親之時。寶兒雖百般做作。兩腿夾得死緊掩飾。但他那已經開闢的物件如何哄得那過來人。勞正早已知覺不是處子。未及盡興而止。因兩家俱是仕宦門第。怕張揚醜聲。只得耐住。到次夜即推有病到書房去睡。總不進來同床。有一調搗練子說那寶兒道。

假裝緊寶(實)寬鬆。但聽檀郎任意攻。做作料難欺識者。元

紅久矣屬親兄。

這寶兒心中滿擬嫁了丈夫。明公正氣得一番大弄。強似同哥哥做那鼠竊狗偷的事。況且聽得新郎大着十一二歲。必定更老成歷練。今嫁了來。不但一次快樂不曾經着。連新郎的那物件滋味也不曾深嘗。仍舊是在家做女兒一樣形單影孤的。當日還間或嘗嘗哥哥的陽味。如今連這味都不能得了。但這話說不出來。眞如啞巴吃黃連。只好苦在心裡。過了滿月之後。回到家中暗暗哭訴與母親。嬌嬌也只說女婿是個癆病鬼。心中懊悔。那知嫌他女兒是個破罐。寶兒這一個月熬狠了。同阮二時常大弄。嬌嬌一來到底疼女兒。二來不過一個月他就要去。況自己還有夫主同阮最可以行樂。何妨暫讓寶兒住了些時。少不得要回去。到了勞門。仍舊孤幃獨守。終日短嘆長吁。以淚洗面。一日。待月

做了一根蠟棍送與他道。姑娘。你日夜愁煩。何時是了。還是拿這個解解悶罷。寶兒接過。擲之於地。道當日在家無可奈何。借此解饞。今已嫁人。不能同丈夫如此。豈有終身用一蠟夫哉。蠟夫。奇聞。待月見他不要。拾起留爲自用。過了月餘。待月說道。姑娘。你這一寸眉尖怎經得千層顰皺。成日這樣熬煎。豈不苦壞了身子。我聽見姑爺今是(日)不在家。何不到書房裡去走走。推解一時之悶。寶兒先還不耐煩去。被待月苦苦相勸。他主婢二人纔走了出去。他這書房後邊有個小園。有一小圈門可通上房。他遂(從)此門入去。悄無人聲。園中幾缸蓮花開得正盛。內中有一盆開了一朵並頭蓮。待月笑着道。姑娘。你看這枝並頭蓮正向着你。大約今夜定然有喜事了。寶兒先把眉一愁。後微微一笑道。得應你的話就好了。古云。庭前生瑞草。好事不如無。不想並頭蓮應在禿小廝身上。看了一回。走進書房。果是明窗淨几。前院門閂着。院中盡是梧桐芭蕉。遮得並無日影。清風徐來。着實涼爽。

西牆角一間茶室。（待月之西廂。原來在此。）也走去看看。見那個看園的禿小廝姓張。有二十多歲。（不意是這樣一位好張生。）天熱無事。他地下鋪了一床竹蓆。上身赤露。一身黑肉。把布衫捲成一團做枕頭高臥。有一調駐雲飛僭(贈)他道。

腦袋稀奇。不長頭毛只長皮。裏不得天羅地。挽不得風流髻。嗏瘡滿鬢毛稀。黃膿如涕。走到人前。一陣乾蝦氣。偶爾鬆頭似雪飛。

這小廝是個雞屎禿。滿頭瘡蓋。遍頂黃膿。兩隻毛腿。脚上皴泥大厚。仰面睡得正濃。（非極寫禿小廝之不堪。乃寫寶兒不堪之甚也。）穿着一條破麻布褲子。襠上一個窟窿。那小禿子想是要乘涼。剛剛在那洞中舒了出來。直豎豎粗而且硬。寶兒暗吃一驚。道。這樣個蠢人。倒有這等個妙具。淫情一動。不由得意亂心迷。因愛上了那小禿子。也顧不得那大禿子穢惡了。待月正要叫那小廝。寶兒連忙扯住。拿袖子掩口笑着。（騷態可掬。）悄向他道。你去看看後門。不

要放人進來。此處方見先寫院門門着四字省筆之妙。待月知他看上了那物件。也笑着〈情〉向他道。姑娘要應並頭蓮了。含笑而去。寶兒慾火大發。那管他醜俊。忙褪去裙褲。輕輕跨上身來。對準了。用力往下一坐。就進去了一半。又一連兩坐。把個小禿子全身鑽入。那小廝驚醒。見是主母。打扮得嬌滴滴俏生生。玉天仙一般。把他做了坐具。一個嫩汪汪軟秋秋的白屁股騎在他身上呢。那裡還顧得甚麼主僕名分。用手搊扶着他一起一坐。自己的黑股向上一迎一落。寶兒別了阮二一月有餘。枯渴久了。不多時便丟了。那小廝道。奶奶。這樣弄。你吃力。請下來睡着。等小人來服事。寶兒依他。就在光蓆上睡倒。禿小廝就拿他枕頭的衫子替他墊在股下。他爬上身好弄。拿出那吃奶種園的力氣。命都不要。死弄了一場。弄得寶兒丟了又丟。渾身通暢。遍體酥麻。也不管家奴小廝。心肝親哥叫得震耳。多時罷戰。寶兒穿了裙褲。拉着小廝的手到書房內。他在一張圈椅上

坐下。將小廝摟在懷中。親愛至此。阮大鋮奈何。說道。晚上你在上房院子門外等着。我叫待月出來接你。黑了進去。天不亮出來。每夜不可誤了。禿小廝連聲答應。欣喜欲狂。寶兒又道。那丫頭你也同他弄弄。好叫他做牽頭。那小廝豈有不願。寶兒到後窗跟前點手喚待月。他把門閂上。笑嘻嘻走了來。寶兒道。我約下他了。你晚上開院子門帶他到屋裡去。看不出他恁個人兒。倒着實在行。你也同他試試看。待月假意道。我不消。叫他留着力氣晚上服事姑娘罷。寶兒向小廝努了個嘴。那小廝上前將他一把抱住放倒。就將天地借爲衾枕。他褲子是破的。不用脫。陽物出來得好不便宜。只扯去了待月的褲子。那待月口中還說。我不我不。已被他塞了進去。一陣亂抽亂搗。待月屁股往上混攛迎。口裡戰篤篤的。我不哦我不哦儘着叫。把個寶兒笑得幾乎笑倒。他我不了好了一會。兩下俱丟。直等小廝拔了出來。他纔不說我不了。主婢二人無心得了奇遇。

暗暗歡喜回房。秃小廝喜得咧着嘴只是笑。還疑是做了一場好夢。想着夜間定有一場大弄。趁主人未回。且去睡睡養力。又到茶室中來。將那衫子捲兒推到一頭枕着要睡覺。滿臉滿脖子黏瀧瀧的。只當是方纔使力秃頭上掙破了淌的膿。拿過一看。方知是墊在主母股下淌的淫精。歡喜得他把那衫子緊緊抱在懷中。叫了幾聲心肝寶貝。他纔睡了。那寶兒心中快活。每常那些愁悶都拋到九霄雲外。到了房中也睡了一覺。天纔一黑。把丫頭們攆開。悄悄叫待月去開了院子門。香(秃)小廝正蹲在門底下等。見待月來開門。忙抱着親了幾個嘴。扯開褲子。站着抽了幾下。纔同了進來。脫衣上床。無話可說。扛起腿就幹訖一度。寶兒叫待月也上床來。三人一床混滾。這秃廝兒竟成了彩蝶兒。纔向東又向西。亂採花心。直到天色微明。方纔送他出去。有幾句說他主僕二人道。

那大秃頭拿他的小秃頭。直鑽寶兒胯下寶眼。這騷寶兒將他那扁寶兒。含吞秃子腰中秃頭。秃子拿力。掙得大頭上膿流。小頭上膿也冒出。寶兒遂心。樂得上嘴中涎淌。下嘴中涎更湍湃。將多時。只呼得出好一個爽心樂意的秃心肝。罷戰後。頻呼幾聲好一個風流騷浪的嬌寶貝。那還知主僕尊卑。怎逃得輪迴報應。看書者到此須着眼。不可作淫書觀。

不到一個月。把個烏黑的壯健小廝。弄得面色萎黃。成了個黄病鬼。閉眉合眼。大白日不拘到那裡就打盹。支撑不住了。陽物也不似先堅久。屢屢求饒乞命。寶兒道。你要我放你。除非尋一個替身來就罷。不然你就死。我也顧你不得。那小廝忙應道。有有有。這容易在我。在我容易。包管比我強十倍的送上。你道這小廝如何應得這等爽快。一則他圖饒命。二來他自私通寶兒之後。寶兒常與他些銀錢。他不敢做衣服穿。怕

起主人之疑。却終日肥肉大酒買來受用。他同夥的家人姓馬。也是個沒妻小的。因他陽物過大。人起他混名叫馬兒騾。他冷眼看見多次。疑心道。他是何物得來的錢。這樣大吃大用。一日。馬兒騾掏出幾十文錢。打了三四斤燒酒。買了幾塊豆腐乾。請這禿小廝。吃醉了。儘着拿話套他。這小廝一者有了幾分酒意。二者正要顯主母有這一番垂青格外。他有這一段僥倖奇遇。盡情奉告。馬兒騾聽得津津有味。甚是垂涎。也想挿上一脚。同他商議。求他周旋。倘得嘗主母的美味。若得了賞賜。定然買美味還加美酒酬謝。禿小子道。這事不可造次。弄得不好。大家都沒戲唱。等看機緣。纔可行事。不想寶兒叫他尋替身。不但不負馬兒騾之托。攛他美物美酒還是小事。且可救了自己。遂極力舉薦。誇馬兒騾的陽物怎樣大怎樣雄。並說了他的混名。把個寶兒聽得那慾火打十萬八千毛孔中冒將出來。恨不得即刻就叫他來救火。反將禿小子脖

子摟過來咬了兩口。寫出急態。再三托他。附耳唱了一句。道。你叫他明朝千萬早些來。寫一部書中淫婦之醜。未有如寶兒之不堪者也。此時心中難忍。又叫秃小子強掙挫着餞了餞別。次夜。寶兒叫待月暗暗將馬兒騾接了進來。寶兒又試新物。那馬兒騾想念主母久了。呷了一飽老燒酒。仗着酒興。爬上肚子。便奮勇前驅。竟三戰三捷。弄得寶兒心滿意足。方信秃小子果然言如其實。自嘗了這可心可口的妙物。越發夜夜不肯放空。此後他父母想他。差人來接。他也不肯回去。接過兩次己(幾)番。只得去走走。決不肯過夜。就是阮優若留他也不肯。嬌嬌阮優私議。只說他心懷舊恨。或是女婿同他弄得好得很了。不稀罕舊物。那知他是有了可意新奴。馬兒騾同寶兒夜夜風騷。過了些時。神疲力倦。懨懨欲斃。把一個千里駃(駚)騠弄成了駑駘賤騎了。連鞭笞都不能動。只得又轉薦他僕。求饒草命。寶兒還恐他是躲避差使。不肯寬假。那一夜他爬上身。纔抽了幾下。叫腰酸

腿疼。跌下肚子來。寶兒還疑他裝假。叫他仰臥。跨到他身上。做個倒騎驢勢子。那馬兒騾的陽具先還有些硬氣。被寶兒蹲了幾下。縮軟如綿。知他實在不能了。只得允他保舉替代。他經過馬兒騾又大又久的物事。別人弄的總不像意。心中想到物小以多爲勝。況他既破了臉。偷過三姓家奴。還知甚麽叫做羞。遂叫這個家奴將家中精壯小夥子。每夜約三四個進來。不管長大短小。他仰睡着。只叫輪流上身。一夜弄到天明方罷。家中二三十個下人。除了幾個年老的不要。別的都叫來嘗過。有的弄受用了。都有賞賜。激勵衆人。那些不濟的。既要博主母歡心。又希圖重賞。也都下死力捨命去弄。年餘光景。這寶兒竟成了色癆。遍身虛火炎燒。越發要弄。陰中一時空了。便熱癢難過。這是下體受了陽毒的過失。尋了幾個舂蒜的石杵。用涼水浸得冰冷。輪替放在陰中纔過得。一到晚。就四五個家人輪流到曉。日漸羸瘦。又過了幾月。日間飲食

俱廢。每夜還不肯放鬆。不幾時。竟乾枯而死。他嫁了首尾不足二年。如此終於內寢。這勞正只在書房養病起臥。一時虛火動了。有兩個心愛的小子取樂一番。這寶兒是他棄了置之肚外的。也決想不到他無恥到這個地位。同家奴淫亂。這些下人淫了主母。都是不赦的死罪。互相隱瞞。四個丫頭又同在渾水裡。皆被衆人弄過。所以二年來瞞得風聲不漏。竟未曾傳出醜名。那勞正見他死了。心中暗喜。將他殯葬之後。見了他陪嫁的丫頭。就想起寶兒這樣個齊整女子。却是破瓜。心中就惱。盡行遣嫁。暗暗囑托媒人。他要續絃。不拘門第。只要標致。眞正處子就娶。此乃後事。且說待月嫁了人家。他丈夫雖是個小買賣人。倒有三分骨氣。那待月偶然一晚多飮了幾杯。又同丈夫高興了一度。因說起當年閒話。俗語說。兔兒是狗趕出來的。話兒是酒趕出來的。不因不由。把他家姑娘在家做女兒並嫁後的美事以爲笑談。詳詳細細向丈夫

說了。雖然他不肯說出自己做牽頭通同作弊。那男子可有不想到姑娘如此。其婢可知。自然也是個淫物了。想想這頂綠頭巾不是好戴的。暗暗把他賣下水去了。有親友見他。責他負心。問其原故。他實言所以。三人口濶一尺。故此阮寶姑這些美處。互相傳爲笑談。沸揚通國皆知。阮大鋮一家也都有些風聲吹入耳中。只好推聾裝啞。阮大鋮做了一生壞人。子烝其妻。兄淫其妹。女私其僕。媳寵其奴。也就是天公暗暗的報應他了。尚不止此。因他害了多少忠良。作惡太甚。後來還有惡報。人生何不學好。那待月替姑娘做了牽頭。又洩了他的穢行。墮了淫孽。被丈夫賣入煙花。使他

生爲萬人妻。　死做無夫鬼。

也就夠酬其罪了。豈有那些淫毒的惡奴反倒漏網。聞得那一年。（聞得二字妙。不然誰見耶。）勞家看園的禿小廝害了瘟病。嘴中胡說亂道。說主母領了許多

惡鬼來打他。要拿他陰司去對理。就是馬兒騾衆人。也都要拿去。日夜求饒喊叫。不數日而亡。但是奸過寶兒的家人。疑心生暗鬼起來。心中都有些害怕。不上一月。盡皆傳染而死。其餘不曾同他弄過的下人。並皆無恙。這也甚奇。

人間私語。天聞若雷。　暗室虧心。神目如電。

這樣看起來。天道可不畏哉。且按不題。一日。五月中旬。阮大鋮被朋友約去遊榴園。那時天長無事。嬌嬌正睡午覺。阮最悄步進來。到了房中。見他放着帳子濃睡。向賽紅道。你看着門。不要放人進來。把門掩上。揭帳一看。見嬌嬌光着上身兩枚酥乳。下穿紅紗小衣。不曾繫帶。上床自己脫光。就替嬌嬌脫褲子。他醒來道。我纔睡得甜甜的。你就來混我。阮最笑道。沒良心的。這個混法。得每日有人同你混混也罷了。嬌嬌笑着任他脫去。兩人就弄起來。這阮優也知父親不在家。偷空來與嬌嬌高

興一番。張得院中無人。一溜煙到他房中來。就要推門。賽紅忙攔住。道。二相公不要進去。姨娘屋裡有事呢。阮優也同這丫頭弄過多次。摟過脖子親了個嘴。笑道。癡丫頭。你姨娘憑着做甚麼事。那一日又躲起我來了。是相厚的口聲。推門徑入。那丫頭又不敢拉他。阮優見帳子放着。只說嬌嬌睡覺。順手一掀。不想哥哥同他兩個精光的弄呢。阮優素常性子極壞。一見了。也不像弄他老子的妾。竟像弄他的妻子一般。急得火星亂冒。道。做得好事。做得好事。向哥哥道。你可成個人。幹這樣的事。那阮最正同嬌嬌弄得將入佳境。不防兄弟揭開帳子。倒覺羞愧難當。又不好拔出來。只好伏下身子。把臉朝着床裡。忽聽得兄弟說了這幾句話。也就忍不住仰起頭來。說道。我倒不管你。你倒要管起我來。我做這樣事。你難道是沒有做的。阮優道。是你先做。我後學你的樣子。就講到老爺跟前。罪也有個先後輕重。阮最大怒道。你說我在先。我且問你。你同寶姑

通奸。我也有來麼。我忍着不曾說破。就夠你的了。你倒還這等放肆。阮優道。你看見來麼。你那時爲甚麼不早說。如今寶妹子也死了。沒得對證。你此時現在他肚子上呢。那阮最愈怒道。這麼說。你明明來拿我的囮頭。我同你拚了罷。阮優道。你不要唬我。這個我倒不怕。你拿大奶頭唬我小孩子呢。那阮最也忍不過了。也顧不得羞。一下抽出那話。起身就要往床下跳。嬌嬌先被他壓在肚子上動不得。只好用嘴勸。此時見阮最起來要下床。恐怕二人弄出禍來。連忙爬起。抱着阮最。道。你們一個親弟兄。爲甚麼這樣的。正要問你。這一鬧起來還了得麼。我們三個都是要死的。大家忍一句就完了。阮最被他這一句提醒了。心中想道。是呀。這一鬧得老爺知道。可還饒得過我們。心中只一怕死。那氣就息了幾分。說道。我每常待他極好。你是知道的。你同我相厚是多少年。後來聽見說他也把你囮上了。我說他小人兒家。憑他去罷。不同他一般見識。

己先不正。同他一般見識。也無其奈何。他今日倒管起我來。要是好的。知道我在這裡。就不該進來。難道沒有日子了。就安心來同我爭鋒相鬬。阮優道。我倒是無心撞來的。並不知你在這裡。你拿話壓我。說我不該來。難道只許你弄。我就弄不得。那阮最纔要開口。被嬌嬌把他一捏。道。寫得入神。大哥。你大幾歲年紀。兄弟小。就讓他句兒罷了。等我勸二哥。那阮最拉過褲子蓋着下身。就不做聲。嬌嬌一手拉阮優坐在床沿上。拿嘴對着他耳朵道。二哥。你怎這麼個性子。一個哥哥也該讓他些。這話出之他人便是良言。出自淫婦口中便成穢語。鬧起來。有甚麼好處。你一個伶俐人。還用我說。我說句話。你不要惱。笑嘻嘻一手摟着他脖子。道。我若當初先有了你。後來他又挿上來。你該惱他先有了我十多年。你是後來的。如何爭得他。況且都還爭不着呢。我要是你跟前的。被他占了。那你自然應當發怒。我是你老子的人。你也有得。他也有得。又親了個嘴。道。我說的可是麼。淫婦生花之舌。兩邊都周旋到。說得固然有理。但虧他說得出口耳。那阮優先也

是一沖性子。此時也就回了些。想着果然鬧將起來。大家不好。但他不肯服軟。聽了嬌嬌這話。又硬一句道。你旣這樣說。放了手我去。讓你們受用。只要受用得長久就好。就要起身。就要二字妙絕。嬌嬌那裡肯放。這隻手摟得更緊。那隻手抱着他。道。二哥。我難道就沒一點情兒到你。我勸你。你就不依。這麽樣強。那阮最道。不消不消。我去罷。讓你兩個如何。就穿褲子。嬌嬌要拉這個又怕那個走了。拉那個又怕這個走了。一則是怕鬧得阮大鋮知道不好。二則怕他二人這今日一變了臉。彼此拿囮。就不能來往了。急出個苦肉計來。道。你兄弟兩個我勸着都不依。何苦爲我一個人叫你弟兄成仇。不如我死了。憑你們去罷。遂回手拿了一根褲帶下床來。鼻涕眼淚的。何處得此一副急淚。就往欄杆上拴。將來的先兆。那阮最阮優見他雪白的個身子。臍下一條細縫。兩個圓圓的奶頭。好不動火。又見他哭得三行鼻涕兩行眼淚。心中又憐。見他拴帶子要上吊。忙上前。一個人

拉着他一隻膀子。道。姨娘。快不要這樣。我弟兄不惱了。嬌嬌道。你兩個既捨不得叫我死。過後你們又鬧起來呢。二人齊道。我們再要鬧。都不逢好死。嬌嬌道。既然不惱。兩個都不去。阮最道。不叫我們去。儘着坐着做甚麼。嬌嬌揩了眼淚。復上床來。向阮最道。大哥。你還上來。此時阮最只穿着褲子。尚未穿衫。嬌嬌道。你還脫了。笑嘻嘻向阮優道。倏啼倏笑。寫出個活跳的淫婦來。二哥。你也上床來。脫了衣服。阮二道。怎麼的。嬌嬌笑道。爲我叫你兄弟兩個生氣。說不得苦我身子不着。替你弟兄和和事。把你兩個。一個在前。一個在後。只要你弟兄和好了。我受些苦也說不得。又笑向他二人道。我這屁股正經。我跟你爹一場。他要弄過幾百回。我決不肯依他。今日便宜你兩個短命的受用。說着。一手去扯阮大褲子。那阮最就勢脫了。又轉身拉阮二上來。替他寬衣解帶。因天熱。他也只穿着一衫一褲。阮二也不等他動手。忙忙的自己脫光了。嬌嬌一看兩人的陽物都

直豎在那裡。便道。你兩個誰在前。誰在後。他二人同聲道。憑姨娘吩咐。嬌嬌說道。不好。我要說。又像我有偏心一般。遂將頭上的茉莉花拔下來。擄去了花。把那棒兒分做兩半。奇想。擫做一長一短。攥在手中。道。你兩個齊抽。抽着長的先弄前頭。短的弄後頭。弄過一會再換轉過來。大家都嘗滋味。就不偏了。他二人笑着伸手來抽。却是阮優抽着了長的。嬌嬌叫他仰睡着。把夾被疊了幾層墊在他股下。然後跨上身來。對準套入。蹲了幾蹲。已沒盡根。嬌嬌把身子伏在阮優肚子上。屁股蹶着。回顧阮最道。你也來罷。阮最此時魂飛骨醉。忙用唾津潤了。雙手捧着他雪白的屁股。款款送入。嬌嬌顫着聲兒道。好脹得慌。阮最忙往外縮縮。就不敢動。嬌嬌道。這住着不是事。說不得我忍着些。你上下一齊動罷。那阮優往上一攧。嬌嬌的屁股往下一坐。阮最向下一聳。嬌嬌把屁股向上一迎。二人樂不可言。嬌嬌的快活更不消說得。比一段方把他父子聚麀說明。將他弟兄兩人名字方寫得暢快。

弄了有一頓飯時。嬌嬌吁吁氣喘。香汗浸肌。顫着聲兒說道。且歇一歇着。我一點力氣星兒也沒有了。你兩個換換罷。阮最下來。嬌嬌也爬下來。睡在枕頭上喘息養力。阮優也起來。嬌嬌道。熱得很。把帳子掛起來透透氣。料道沒有人來。他二人忙把帳子掛起。（不知者以爲他眞怕熱。知者不掛帳子賽紅何由得見也。）嬌嬌歇了一會。道。再來該大哥在底下了。阮最忙睡倒。嬌嬌便上身套進。此時他前後都已潤濕。一坐到根。阮優也挺陽物一送。直進後庭深處。嬌嬌道。你兩個一齊用力。弄丟了。大家歇歇吧。恐怕你爹來家。二人聽說。一齊奮力。弄夠多時。那嬌嬌的身子也被他二人弄得動不得了。嘴中哼聲不絕。任他二人翻騰了一會。阮最忍不住也洩了不動。那阮二初嘗這件美味。況他精力原強。加勁直搗。嬌嬌被他弄得後庭中酸麻樂極。四肢都軟了。渾身癱在阮最身上。阮優也伏在嬌嬌背上大弄。阮最叫道。我禁不得你兩個人壓着。快放我起來。讓你們弄。阮優聽說。把嬌

嬌的兩胯扳住。用力抵到了根。身子往後一仰。把嬌嬌的腰抱了起來。嬌嬌兩手也用力一拄。胸脯懸空。那阮最得鬆。掙了過去。嬌嬌道。心肝。你把枕頭與我墊着肚子。阮最忙拿過來替他墊好。他伏在上面。屁股高蹶。阮優興不可遏。自首至尾出沒數百。方纔洩了。又往內狠狠送了幾下。然後拔出。那嬌嬌好生受用。有幾句說話贈他三個道。

前後夾攻。腹背受敵。上邊的向下一聳。後庭內已自酥麻。前面的往上一迎。牝户中更覺爽利。二筋鎗攮得一庶母。魄散魂飛。兩肉孔夾得二賢郎。汗流精洩。

那嬌嬌透了一會氣。笑道。你兩個和好了。我也被你兩個天殺的弄癱了。今日當面說定你兩個後來是怎麼個來法。省得爭講。阮二道。憑哥哥的意思。我再沒有不遵的。弟。眞悌 阮最道。據你的意思怎麼說。兄。眞友 阮優道。我兩個分了罷。哥哥要前頭。把後頭讓我。或哥哥要後頭。把前頭讓

我。嬌嬌笑道。短命的。這不過是我替你們取和的意思。難道這是常弄得的麼。阮最道。二哥。你這主意不好。弄前弄後。兩不照面。誰得知道。又是爭端。還是憑姨娘主意。嬌嬌道。要我的主意。你兩個輪班。遇有空。大哥先來。再有空。二哥再來。如此輪着可好麼。這可沒得爭的了。（大公無私。眞好慈母。）阮優道。這主意越發不好。老爹時常在家。間或有空。哥哥來了。或半日半月沒空。我怎麼等得。嬌嬌笑道。我不管。憑你弟兄兩個商議去。阮最道。我想了個大公的妙法。蒙姨娘這樣好情在我們身上。我們再有一點爭論就不是人了。今日大家說定。我們兩個或有一個往那裡遠去不在家。若那一個不許來。難道忍叫姨娘孤孤悽悽的等着。（眞孝子。）那就只管來陪他。不必論次數了。若我兩個都在家。要來便一齊來。那纔沒有厚薄。阮優道。妙呀。哥哥說得是極。就是這樣行。嬌嬌笑道。寃家。你兩個一齊來也罷了。不難爲了我些。（喜極而做還（違）心語。）阮二笑道。姨娘。拿出良心

來。這苦你也還樂得呢。知心之言。嬌嬌笑罵道。怪短命。我給你弄了。還說這樣燥皮的話。他兄弟二人穿了衫褲。笑向嬌嬌道。姨娘。多擾你的肝板腸同扁食了。我們去了。兩個笑嘻嘻拉着手開門出來。那賽紅坐在門檻上望着他兩個。忍不住格格的笑。阮最道。這瘋丫頭。你笑甚麼。賽紅道。我瘋麼。我看你們三個方纔舞獅子壓灰堆。纔像瘋了的呢。那阮優把他腮上擰了一下。笑着去了。原來他弟兄兩個拌嘴並三人後來和事。這丫頭先在門口聽了個滿耳。後又在窗洞中看見這一幅新款嬲字春宮。●故此忍不住笑。阮最阮二這一場公弄。他弟兄二人此後果然和好非常。阮最打聽得有空。就去約兄弟。阮二看得他老子出門。便去約哥哥。再不肯瞞着獨往。一日。他弟兄同在嬌嬌床上。嬌嬌仰臥。叫阮最上身先弄。叫阮優等着再上。阮最道。你回回儘着叫我在你肚子上也絮煩了。今日你上我身來。也新鮮些。嬌嬌就爬在他身上。兩手扛

定屁股。用力一起一落。阮優看得十分興動。爬上他脊背。道。姨娘。我忍不得了。把後頭與我弄弄罷。說着。就往糞門內頂。嬌嬌忙道。哎呀。行不得。我瀉肚呢。阮優連忙抽出。道。這怎麼處。想了想。笑道。有了。放着東西不會吃。看準他陰戶。就往裡一塞。進去了半截。嬌嬌笑駡道。短命鬼。你穿破了我的呢。他又狠狠的往裡送了送。那阮最往上頂。阮優向下搗。他兄弟兩個覺緊箍箍的有趣。那嬌嬌也被他兩個塞得內中滿滿。更無一毫罅隙。樂不容言。兩條陽物在內中彼此相擦。又被陰戶箍緊。不多時。二人就洩了。阮優下來。嬌嬌也睡下。將帕揩了。用手一摸。笑道。你這兩個促恰癆。把我無樣不弄到。你看弄成這麼個大洞。你爹要試出來。看怎麼答應。阮大笑道。你夾緊着些。就試不出了。嬌嬌笑道。這也是夾得緊的麼。阮優道。我有個妙法傳你。你用手從後邊揑着一半。那一半就緊了。說得三人大笑了一陣。大家散去。又一日。他三人又在一處。

阮優向嬌嬌道。我想了個新樣子。是二十四解裡雖（頭）沒有的。我們試試看。且脫了衣服着。嬌嬌是騷淫極了的。聽得好不歡喜。忙脫光了。阮最阮優也脫盡。阮優叫嬌嬌把脊背合着他的脊背。他反過手來摟着嬌嬌肚子背將起來。叫道。哥哥。你把他兩條腿夾在肋下。弄上了。你往前推。我背着走着。可好。阮最就把嬌嬌的腿夾住。弄將進去。向前推。阮優背着。在房中團團的走。把個嬌嬌笑得了不得。弄了一會。又換阮最背着。阮優弄。他三人這個弄法。無樣不想出來。不能細說。嬌嬌從得他兩個齊來。惟憑自己高興。或叫他弟兄輪流弄陰戶。或是一個弄前。一個弄後。或是兩個同門。日裡興已飽足了。夜間又有阮大成（鋮）補空。他却也得了個快足。但恐興盡悲來。冥冥中未必肯久留此輩淫污世界。後來自有分曉。且把那宦賈童三人如何相會。如何結盟。聽我下回細說。

校記

❶此句原書右有夾批「年歲小，此事老在行」七字。

❷以下原書（第九葉）殘破，缺文字數以半葉八行、每行二十四字加以估算。

❸此段原有眉批「必是成一吊」五字。

❹「漣」原作「璉」，據《明史》卷二四四《楊漣傳》及下文改。

❺「謬」原作「璆」，據《明史》卷二四四《楊漣傳》改。

❻「信」原作「倿」，據《明史》卷二四四《楊漣傳》改。

❼「正」原作「政」，據《明史》卷二四四《楊漣傳》及卷二四一《鍾羽正傳》改。

❽「王」原作「伍」，據《明史》卷二四四《楊漣傳》改。

❾「傳旨詰責」原作「傳語責」三字，據《明史》卷二四四《楊漣傳》加改。

❿「改」原作「故」，據《明史》卷二四四《楊漣傳》改。

⓫「慢」原作「漫」，據《明史》卷二四四《楊漣傳》改。

⑫「賢」下原衍一「耶」字，據《明史》卷二四四《楊漣傳》刪。

⑬以上正文原作「阮最想道今番好事就在此一瞅了他一眼那嬌嬌也不回言微微笑着斜刻了」三十一字，據文義改。

⑭以下原書中空八格，書「連上寫」三字。

⑮此段原有眉批「寫丫頭爲了字時留心」九字，文義不通。

⑯以下原書抄有批註「嬲字奇想，此□」六字，後又塗去，中空近二行，書「接着寫，不要空了」七字。

姑妄言第九卷

鈍翁曰。寫賈文物咬文嚼字。滿嘴之乎者也。一片假斯文身分。不過供人一笑。其待鄔合也。富中帶酸。寫童自大呆財主的身分。尙不足爲妙。只看他聽上的一番擺設。俗氣衝人。眞是財主家款式。其待鄔合也。吝而臭。令人幾乎笑得腸斷。寫宦蕚自是驕奢公子狂妄的才分。別是一樣。三人迥不相合掌。

李太孰謂其不通。他竟是東方曼倩淳于髡黃幡綽一流人物。不然何以開口便是趣話。無一字一句不令人解頤。李太之延師干生。與之不相合者。干生之過。非李太之過也。何以言之。天下之東家多半有李太之習。干生若向游混公卜通二人求其爲先生五字之秘訣。決如膠投漆。必不至於冰炭矣。

百家姓直解爲千古第一講章。上大人一封書爲千古第一家信。宦賈

童結拜千古第一盟文。不意此一回書內見此三絕。

鍾趨之棄婿。何損於干生。特自害其女耳。眞家訓之嫁女。何榮於干生。乃自成其女耳。二人之心胸眼界。孰優孰劣。孰幸孰不幸。擇婿者請擇其所從。

鍾生救郗氏。資助郗氏。拒李氏。成全李氏。一是鍾生今日得中之因。一是二氏異日報德之果。

鍾生得遇錢貴。梅生之力也。梅生之娶李氏。又鍾生之力也。可謂以德報德。

宦賈童結盟一段。作者非有二十分憤懣二十分傷心。不能道也。何以見之。但看他三人口中所說的話。無非是富貴他人合。貧窮親戚離之意耳。

姑妄言卷之九

第九回　鄔合苦聯勢利友　宦萼契結酒肉盟

附　李都督延師千秋佳話　鍾秀才救溺一片熱腸

話說鄔合到了賈進士門首。只見門樓下正中掛着一個門燈。上面賈衙兩個大字。傍邊放着兩條大凳。坐着四個家人。是賈進士得用的管家。名喚賈勢。賈利。賈富。賈貴。鄔合平素都認得。走上前。帶着笑拱手道。久違久違。那四人見了。也起身拱手讓他同在凳上坐下。問道。鄔相公許久不來。今日到此。還是來求我家老爺的詩文。還是要求那衙門說事的名帖。鄔合道。都不是。有句要緊話要見老爺面講。相煩傳報。那賈勢叫管門的賈閣道。（賈閣二字令人放聲一哭。閣者。門也。人生在世豈特勢利富貴爲假。雖此門亦假也。門既假。此身非眞可知。釋經云。人生如夢幻泡影。如電復如露。人尚不悟此。猶營營於勢利富貴何哉。）你去稟聲。說鄔相公要見老爺。鄔合接口道。相煩大哥。改日

買茶酬勞。恰是江寧人聲口。那賈闇去了多一會。出來說道。老爺在廳上。請鄔相公進去。那鄔合別了四個大管家。隨着賈闇走到廳院中。遠遠望見賈文物在廳中間一張椅子上坐着。鄔合忙跑上前。深深一揖。道。驚動老爺大駕。有罪有罪。賈文物慢條斯理的走下來。把腰略彎了彎。還了半個揖。彎彎腰。半個揖。是個大走(老)官得篾片身分。讓他客位坐下。自己把座兒斜僉了相陪。斜僉了座兒相陪。是有錢的人妄自尊大的身分。把臉仰着道。仰着臉。是假書呆身分。這幾句活畫出一個假斯文來。久別鄔兄。今日何見顧之早也。毋得而有事諸。鄔合打一恭。道。無事不敢造次進謁。今者一來請老爺台安。二來因昨日在宦大老爺處。承他過愛留飲。因提起大名來。宦大老爺甚是渴慕。有個要奉屈結社之意。又不好驟然奉拜。故命晚生先來介紹。不知老爺尊意如何。賈文物道。嘗聞之矣。宦公子富而有驕。貧與賤。彼之所惡也。不有其勢利之不取也。不意竟與兄相識。可見人言之誤。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同然耳。由是觀之。宦公子可謂富而好

禮者也。又是見鄔兄相識滿天下。知心有一人矣。但所云結社之事。我學生科甲中人。若與公子交。如衣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決乎其不可行者。結社也。兄可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予小子必避於箕山之陰矣。鄔合道。老爺尊見固是。但宦老爺一番殷殷美意。老爺不允。未免太覺恝然。且還有一說。老爺若與宦公交結。通家往來一深厚了。也頗有益處。他太老先生也是有名人焉。異日老爺到部縈選。或可稍得其助。老爺請上裁。賈文物聽了。撫掌揶揄道。有心哉。斯言乎。斯人也而有斯言。可謂善談也矣。我不亦樂乎。夫如是。我明早即趨造於府。決不瞰其亡也而往拜之。世人做了財主。未有不想做官者。賈文物不但財主。而且又是進士。官之一字。自然熱衷。鄔合即以此餌之。彼豈有不樂從者哉。做篾片者亦必有篾片之才始可動得大老。若蠢蠢然唯知舔瘡砥（舐）痔。只能奉承三家村之豪耳。鄔合見他依允。滿心歡喜。即起身作別。賈文物拉住。道。我有酒食請先生饌。鄔合道。晚生怎敢叨擾。賈文物道。聖人云。君子食無求飽。未云不食也。兄以我之食爲不義之粟而弗食乎。鄔合道。晚生怎

麼敢。特不敢當耳。賈文物道。我之粟雖非以械器易之者。乃小价輩播種而耰之。又得肥磽雨露之養。然後得倉廩實。皆勞力所致也。何傷乎。且坐小其吃也已。須臾。衆家人擡過桌子來。將肴饌堆了滿案。甚是豐盛。鄔合道。老爺爲何如此盛設。使晚生何以克當。賈文物道。食前方丈。我得志必爲也。食不厭精。鱠不厭細。我非鄉人也。豈可不效聖人之語乎。飯蔬食飲水。此陋巷中之所爲耳。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此豈我素富貴行乎富貴之人所爲者耶。正食間。他回顧家人道。不撒薑。食小菜何不以薑爲之。不得其醬不食。肉何不以醬熇之。向鄔合道。此鵝非陳戴所畜之鶃。兄何爲不食。此肉非陽貨所饋之豚。兄又何爲不食。兄以此物出三日則不食之乎。未也。我學生雖遠庖廚。若謂小价有校人烹之妄。彼烏敢當欺我之名哉。然而無有乎爾。鄔合道。老爺也請用些。晚生方好動箸。賈文物道。何謂也哉。可以吃則吃。可以止則止。亦各從其

志也已。魚我所欲也。故捨肉而取魚者也。兄但正席而先嘗之。鄔合聽了。大嚼大吃。多時食畢。又叫取了酒來。讓鄔合道。惟酒無量。不及亂耳。沽酒則不食。此非沽來者。請飲之。各飲了數杯。鄔合告止。衆人撤了下去。他起身謝別。臨出門。說道。明日耑候老爺大駕。幸勿爽約。恐宦公加罪晚生。賈文物正色道。鄔是何言也。（此句巧。）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民無信不立。前言定之耳。鄔合忙揖道。晚生得罪得罪。又作揖而別。有幾句贊這賈文物寫照道。

形容雖秀。骨格庸愚。滿口詩書。掩不盡白木行踪。萬千做作。裝不出斯文腔調。一身中搖搖擺擺。全無坦坦之容。滿腹內腐腐酸酸。大有花花之態。

鄔合別了出來。一路奔到童自大門首。只見兩扇黑漆油的大籬笆門關着。貼着一張吏部候選州左堂的紅封皮。（此等事果有之。勿以爲笑談。）傍邊貼着兩張

街道坊官禁止汚穢的告條。上寫道。

本廳司示諭。一應閒雜人等。勿得在此汚穢。如違拿究。

硃筆大圈。（妙極。江南或監生或財主。十家有七八貼此。）看了一會。竟不見一個看門的出入。只得推開門走了進去。到大廳上。見有許多人皆在廳內兩邊靠牆大凳上坐着。鄔合近前拱拱手。也隨衆坐下。看他藍粉貼金的屏門上貼着一張紅紙。捷報候選州左堂的報帖。中間懸着一軸紅綾金字的大畫。是夥計們賀他援納的賀軸。（夥計們。妙。大約他除行財夥計之外。未曾相與他人也。）後面許多名字。（是財主家的堂畫。）正中間放着一張大公座。擺着筆硯。拴着大紅潞紬桌圍。桌子上放着一架大天平。一個大算盤。傍邊放着一張方桌。（笑倒。是個財主監生。以富翁而效官樣者。趣甚。）堆着許多帳簿包裹。屏門兩邊放着兩架大插屏。硃紅漆描金螭虎架子。一邊畫的是虎牢關三戰呂布。一邊畫的是九里山十面埋伏。（這兩架插屏。非財主家別處再用不得。）正中放一張椐木金漆大几。几上放着一個紅綠花大磁瓶。黑退光漆座子。

內中揷着一枝裁帛做的大牡丹花。還有幾根孔雀尾。好點綴。不愧是財主。廳東南角上放着一面大鎭堂鼓。西邊一項屯絹圍子五岳朝天錫項的大轎。一把大雨傘。兩對大鰻（幔）燈。一邊是候選州左堂五字。一邊是童衙兩個大紅字。眞好鋪設。雖與前卷郞合向宦蕚所說一字不移。他那是口說。這是眼中看見。故不覺其重出。中樑懸着一個大匾。紅地金字。題着世富堂。堂名妙絕。兩邊柱子上貼着硃砂箋的對子。一邊是

但願銀錢湧來。如長江大海。萬載無休。

那邊是。

惟求米糧堆積。似峻嶺高山。千年永在。見此對。偶憶一笑談。有一老人性甚貪。一日於郊外閒步。見一大空地。盤算道。用多少牛力。用多少耕種。開多少田。一年收穫若干。久之便可爲財主矣。傍有一人笑謂曰。還得數百斤鐵方妙。老人問曰。要鐵何用。其人曰。還鑄一個你。不死才好。此對萬載無休。千年永在。也須鐵鑄一個童自大方妙。

坐了有兩三頓飯時。只見走出一個家人來說道。等了這半日老爺纔醒了。叫你列位們且等着。衆人應了一聲。郞合認得他叫童祿。是個財主家人的名

字。銅錢生綠。非財主家焉得有。忙向他拱手。道。相煩稟一聲。我在此候老爺有話說。童祿去了一會出來。道。老爺知道了。鄔相公請坐。就來。鄔合只得又等。心都等焦了。將過午時。只見那童自大糟包着一個臉還醉醺醺的。兩隻眼半睜不睜。是個財翁形狀。靸着厚底紅鞋。扶着個蘇州清秀小廝叫做美郎。慢慢的踱將出來。看那童自大時。

身上一般華服。而呆氣衝人。面上的是財翁。却癡肥可笑。權裝官體。頭上戴一頂軟翅唐巾。假學斯文。脚下靸兩隻三鑲硃履。

鄔合見了他。忙上前作了揖。道。老爺好受用。此時還在夢鄉。童自大道。連日這些借銀子的人請我吃戲酒。每日熬夜。又吃得大醉。昨日偏你又多了幾杯。今日這時候還爬不動。若不是他夥計們來算賬交利錢。我正好要睡呢。讓了鄔合坐下。因問衆人道。你們都來齊了麼。衆人都

站齊作了揖。答道。都久已到齊。伺候老爺算賬。他聽了。向鄔合道。你且請坐着。有話等我算完了賬再說。就到公座上高坐。令人笑倒。也不用排衙喊堂便登公座。倒也省事。叫衆人一個個將賬簿算起。算完。然後擡過天平來。將銀子兌明。兌畢了。衆人方纔辭去。足足弄了半日。又將賬目叫美郎記淸了。收入書房櫃子裡去。又親自送進銀子交與鐵氏。過了好一會。時已下午。他方出來坐下。纔向鄔合道。久不會你。你竟胖了好些。想是在那個大老官跟前弄得了幾個錢了。看他開口便是錢。才是眞財主。鄔合道。向來只在宦大老爺那邊。承他照拂。並未曾到別處去。童自大道。我每常聽得人說他家銀子多得很呢。頭一句是錢。第二句便是銀子。非財主決無此等寒溫。你既常在他家走動。看他比我何如。鄔合道。他家雖富到極處。大約也與府上不相上下。童自大嘆了一口氣。道。我只說京城裡算我是個頂瓜瓜的財主了。誰知又有他家。我從今後。拚着幾年不吃飯。定要把銀子積得比他家多些。做了第一個財主。方纔遂我

心願。七日不食則餓死矣。幾年不吃飯已成枯骨。還要那財主之名何用。較那得做半日神仙死了也快活者更愚。說話間。那童祿走來說道。請老爺用飯。童自大道。有客在這裡。且慢些。看他第一次是如此請。如此答。那童祿去了。鄔合道。晚生昨日在宦大老爺處。他說要結交幾個朋友。俱要出色的人物。晚生因題起大名來。宦大老爺甚是歡喜。故命晚生來奉問老爺可有此高興麼。童自大把嘴一努。道。唔。描寫入神。他們一個做公子的。老子做着官。銀錢來得容易。此語却不呆。我雖然是個財主老爺。都是牙齒上刮下來的。心血上掙了來的。老爺是牙齒上刮下來。心血上掙了來。奇聞。怎肯拚他。鄔合道。雖如此說。宦公子在今日也是叫第一家有勢利的呢。老爺與他做朋友也不得錯。就是費了幾個錢。等相交厚了。尋件把人情煩他那衙門說說。怕那個官府敢不依他。那時連本利都有了。正說時。只見先那童祿又出來在耳朵底下道。裡面奶奶罵呢。說放着飯不吃。少刻冷了又要費錢炒。童自大道。你對奶奶說。有人在這裡說話。不然我先就進去吃了。就冷了也不妨。

天氣正暖。叫留些熱茶。我停會泡了吃罷。二次請是如此答。童祿又去了。他因對鄔合道。我去年做了一件倒運的事。到如今還悔恨。但提起來。我渾身的肉都噶達達亂顫。牙根咬得格支支的響。鄔合道。是甚麼大事。老爺就氣到這等樣的田地。童自大道。我也因一時這兩隻牢耳朵軟。聽了人的話。說納甚麼他娘大屄的監生。監生二字之上。從未見此奇稱。閱此。因記一舊事。有數人閒話。偶及拔納一事。一人曰。世間納監之流。他前生係拖欠錢糧之頭戶。今生以納監為名。特來補正身。不然。天下之監生不下數萬。有幾人得叨一命之榮者。彼豈不知而向為此耶。一曰。不然。他非圖做官。不過借此名色抵擋門戶耳。但此輩目不識丁者多。濫廁衣冠。殊褻大禮。還該考一考。稍有文墨者方可以准入太學。似乎得體。又一人笑曰。他原怕如此。却才如此。若還如此。他何苦如此。附此以作一笑。戴頂紗帽。威勢好看。老來畫影。穿着大紅圓領又官冕。他說到這裡。嘆了口氣。把牙咬了一咬。道。哏。形容得有趣。悔不聽奶奶的話。說了這一句。靠在椅背上。道。哎喲。我肚子都氣脹了。鄔合道。奶奶說甚麼來。他又嘆了一聲。道。我奶奶倒說得好。他說我。你癩蝦蟆跳在三絃上。好個綳綳綳兒。你不要鑽在陰溝洞裡想天鵝肉吃了。勸你多吃幾個荸薺。把妄想心打掉罷。就沒有鏡子。你自己

撒脬尿照照。你那個賊樣。你也想做官。不如安分守己的好。我雖然不敢做聲。我還暗恨他貶別得我這樣刻毒。連半個紙錢也不值。我竟趁着高興。又是賭那口氣。就去做了。以爲做了監生回來。便是朝廷家的大官了。就可以發財。（想頭奇甚。做了監生便是大官已奇。而且就可以發財更奇。）要我收了許多家人。做了一頂大轎。指着那轎子。道。這不是麼。（畫也畫不出。）我的勞骨屍又沈。（所以有福。）因轎大了。出動門定要三四個轎夫纔肯擡出城。略遠些定要六個人輪班纔肯去。多費了多少賠錢。你不見我如今出門只是走麼。除非人家有轎馬的封兒。我纔坐了轎去。那時趁着一時倒運的興。（倒運的興。也是奇聞乍見。）請官府。拜當道。白花了幾百兩。把舌頭一伸。道。你當少麼。白晃晃的好幾大包呢。誰知一毫利益也沒有。雖弄了張國子監的敕書。（奇談。）供在家堂上。又吃不得。又穿不得。揩屁股又有字。糊窗戶又花裡胡哨的。我聽得人說。那東西看了消災。你長了這樣大。可曾看見過。我取出來你看看。（看了消災。想頭）

眞愈出愈奇。郞合忍住笑。說道。不消罷。那是老爺鎭家之寶。恐汚損了了不得。童自大連連點頭。道。也是也是。又道。人因我是監生。又有幾個錢。都假意奉承我。此句話却甚乖。雖然是當面叫聲老爺。要知叫聲老爺還是看家兒的體面。並非有監生的體面。背地還是老童童臭的叫。這倒不足責。河南歸德府雖位至宰相尚書者。人在背地直呼其名。風俗之惡薄至此。究竟往人家去弔紙。我也體面面的。還只打兩下鼓。吃戲酒戲子還不來參場。只不過晚上那裡赴席回來。打個候選州左堂的體面燈籠。初一十五家堂燒香。穿穿鷺鷥補服。清明十月朝上墳去。戴頂紗帽嚇嚇鄉下人。穿這補服。戴這紗帽。只好嚇鬼。還未必嚇得動鄉人。上秋到莊子上收租。擡頂大四轎。門上貼個大紅封皮。除此以外再沒有燥皮處。在衙官求個分上。還千難萬難的不依。他把脚跌了兩跌。發恨了一聲。道。這一段紙上寫出一個活童自大來。把我整整氣了這兩年。如今把些家人都擡到莊子上種地去了。也不相與人了。一日該用十個。省下五個。要補起這些數來纔罷。搖着手道。描寫呆態。妙至於此。如今我乖了。不上你的當。恐未必然。我現鐘

不打反去煉銅。還想甚麼說人情翻本呢。是人說的。不願柴開。只求斧脫。把鄔合笑道。大老爺也說得是。但宦公子家中銀子現堆在家中無數。他做公子的人又肯撒漫。若相與下來。問他借幾萬銀子。老爺拿來生利錢用。不過後來還他本錢。他難道好問老爺要利不成。這豈不便宜。童自大站起來。滿地跳了幾跳。復坐下。用手向空連圈。道。起先跌着脚鮫(咬)着牙恨。此時亂跳。用手連向空圈。寫出喜極的樣。眞活潑。妙哉乎也。妙哉乎也。還不曾會着賈文物。便過了文氣來了。你說了半日的話。就是這一句妙絕。古今通道那沒道理的地位。說得我連心眼兒裡都覺得快活。正誇奬着。見那童祿一路喃嘟出來。道。兩次三番請吃飯不肯去。帶累我捱罵。不知那裡這些沒要緊的話講。到童自大傍邊。扯他的衣襟。道。茶都冷了。請吃飯去呢。奶奶說有話且吃了來再講。不要討沒趣。快去罷。又附在耳上道。扯主人衣襟。附在耳上說話。畫出個不知規矩的蠢僕來。奶奶還罵呢。說嚼蛆嚼舌根。有話留兩句。臨死打發勾使鬼。如今是那裡有這些說的。童自大正

說得高興。既丟不下。又陪人坐着。怎好進去獨吃。只得說道。只得二字。見他着實爲難。你去回奶奶。說我有個朋友鄔相公在這裡說要緊的話呢。我怎好撇了。自己進去吃的。你進去把飯拿出來。我同鄔相公吃罷。三次是如此請。說得快活歇不得。才叫拿飯來吃。寫銅臭人刻骨。請吃飯作三段寫。妙極。鄔相公是自家人。便飯就好。不必費事。不意中饋有人意(竟)還費事。你照着我說。不要說錯了。惹奶奶生氣。童祿應諾而去。童自大道。你雖然說得好。不知他端的可肯借銀子給我。鄔合道。古語說。小本不去。大利不來。老爺也要破費幾文。與他相與得情孚意合。做呆公子的人慣好小摟。況又見府上家私富厚。豈有借不動之理。老爺雖然用去幾個。到後來生起利錢來。自有多的。豈止一本十利。童自大聽得快活起來。只是點頭。先說我不上你的當。此時却上當了。嘻嘻的笑個不住。鄔合之說辭甚妙。此是因人而施。說賈文物也以功名。說童自大也以財利。正觸二人之慾。改(故)此樂從。方我(符)清(其)苦聯勢利友題面。只見那童祿拿方盤托了兩碗菜。兩個小菜碟。擺下說道。只留了老爺一個人的飯。沒有多的。將就拿茶泡泡。同鄔相公勻着吃罷。

鄔合看時。一碗中是四五塊臭醃魚鋪在碗底上。一碗中是一塊冷豆腐。面上放着一撮鹽。一碟是數十粒炒鹽豆。（徽人上品與餐只用數粒。今他家竟用數十粒。可謂大費盛設。）一碟是十數根醃韮菜。童自大道。這白豆腐只好自用。如何待客。向童祿道。你拿一個錢。到香蠟鋪中買些香油來拌拌。千萬饒兩張草紙幾根燈草來。不要便宜了他。你到當鋪裡要個錢去買。不要上去要。好惹奶奶說破費。那童祿就拿着那盛豆腐的碗走。童自大道。客在這裡就拿着碗跑。成個甚麼規矩。拿個別的傢伙買了來。童祿道。拿個傢伙去買。倒沾掉了一半。還當是我落了半個錢去的樣子呢。（眞奇。半個錢不知如何落法。落去半個錢又何所用。可謂主僕相得。）放在這裡頭還見眼些。童自大連連點頭道。好好。（諺云。養兒不要屙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童祿能體貼主人心腹。眞可謂幹僕。）倒也是當家心。童祿去了。童自大對鄔合道。兄每日在宦公子處。自然吃的是大酒大肉。我每日家常吃飯只是一品鹽豆。隔得三五日買塊豆腐拌拌。今因兄在此。奶奶替我做人。不但有豆腐。又且有醃魚。

這魚是他留着自己受用的。我每常摸還不敢摸他的呢。[明是不要他吃。妙極。]鄔合道。賢慧的奶奶。支人待客眞是難得。古人食不兼味。豆腐一味就儘夠了。何必要魚。老爺這就算太過費了。過日子的人家當省儉爲妙。童自大道。兄可謂知心之言。然而待客不可不豐。[昔有一人請客。並無一物。只自己亂舞亂叫。客驚問其故。答云。待客不可不瘋。]童自[大若效此。豈不省了魚腐二品。]說話間。童祿買了油來。拌了豆腐。每人吃了一碗多些茶泡飯。[一個人的飯勻做兩人吃。每人不過一碗多些。細極。]那幾塊魚鄔合也沒敢動他的。[知局。不愧是老篾片。]他也不讓。吃畢。吩咐童祿道。剩的豆腐賞你吃了罷。把這碗魚同這兩張紙燈草送與奶奶去。魚是有塊數的。要交明白了。那童祿骨都着嘴。鼻子孔裡笑着收了去了。鄔合道。明日早間老爺可到宦老爺處一拜。晚生在彼拱候。立起身來。童自大道。我明日去是走還是坐轎。鄔合道。自然是坐轎纔成體統。童自大道。他家若沒有轎馬封兒。豈不白折了轎錢。鄔合道。適纔所說的這還無片時。老爺倒忘了。童自大道。我因算現的。故此忘

了賒的那一宗了。千萬留神。凡事我要占些便宜纔使得。若同他們一樣行就做不來了。鄔合道。知道知道。纔要走。他一把拉着。道。我明日是吃了飯去是不吃飯去。鄔合道。他那裡自然有酒飯。家中不必用罷。遂別而去。此時天色已暮。想道。此時不能往宦府去了。況且家中無人。（此細。時嬴氏尚未獲者也。）今且回家。明日早些去罷。回家不題。却說那宦蕚。那日早間捱了兩棒槌。跑出來同鄔合飲了一日。晚間只得進去。被侯氏又罵了一場。不敢出一聲。睡了一夜。次早又躲了出來。等鄔合回信。午後還不見他來。仍叫宦鷹道。你可到老鄔家去看他可在家。叫了他來。宦鷹去了。一會來稟道。鄔相公家鎖着門。不知往那裡去了。宦蕚等至晚尚不見到。遂大怒道。這廝可惡。敢欺誆我。因吩咐家人道。明日老鄔若來。着實打一頓。攆了他去。再不許他上門。衆人答應了一聲。原來宦家這些鷹犬都是與鄔合相厚的。次日見他來了。因對他道。昨日老爺見你不來。

惱得了不得。吩咐說等你來時。叫我們打你一頓。還要攆你呢。鄔合聽了。吃了一大驚。因連連作揖。道。煩諸兄想一妙計。爲弟挽回一二。容圖後報。內中一個叫宦計道。他呆公子狗頭性兒。過了一夜想已忘記了。我替你進去回一回看。走了進去。只見宦蕚正在不足堂上獨坐。你道何爲不足堂。他取王安石天道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意思。故匾題此名。那宦蕚高高坐在上面。還有許多不足的模樣。宦計上前稟道。今早鄔相公來的。小的們因老爺昨日吩咐。着實打了他一頓。要攆他回去。他定死不肯。說恐老爺惱他就當不起。跪在門口要求寬恕。宦蕚笑道。打了就罷。又還惱他做甚麼。着他進來。那宦計出到門首。對鄔合道。恭喜。老爺請你呢。鄔合聽見。如鬼門關放赦一般。忙忙走到廳上。跪下道。晚生負不可赦之罪。竟蒙原宥。實出望外。特此叩謝。宦蕚叫人扶起他來。說道。我不過一時之高興耳。已不罪你。你可坐了。

郞合方敢坐下。宦蕚道。昨日因你不來。我故此動怒。今日你來了。我的怒都趕到東洋大海不知往那裡去了。還惱甚麼。你昨日往那裡去來。他打了個哈哈。笑了兩聲。道。難道你又有個老婆不見了去尋麼。我雖不惱你。也要罰你個失信。叫小廝取一盤糖食來。頃刻。一個家人拿了一銀盤天茄門冬橘餅青梅之類。送到跟前。宦蕚笑向郞合道。罰你吃。你道這是何故。原來宦蕚生平不吃這甜物。一嘗着便惡心嘔吐。他以爲人人皆然。郞合知他有這毛病。假意哀求道。既蒙大老爺寬恩饒恕了。這東西晚生如何吃得。宦蕚笑道。那顧你不得。定要你吃。郞合大空心走了來。正有些肚餓。故做艱難之態。一面吃着。一面說道。晚生蒙罰。不敢不領。有茶求一碗。不然這甜味就膩死了。宦蕚吩咐倒了碗茶給他。郞合就着吃了有一半。那東西甜得實在有些吃不得了。便說道。晚生實實的下不去了。求天恩饒了罷。又假做惡心。背過臉去嘔了幾聲。

宦蕚大笑道。夠他受的了。饒了他罷。叫小廝們收了下去。然後問他道。你前日說往賈童兩家去。你昨日可曾去麼。鄔合道。奉老大爺鈞旨。晚生若不曾去。就該萬死了。昨日淸早小人剛要出門。前日蒙老爺天恩。對縣中說了。差了幾名捕快到晚生家下來問詳細。晚生同他們說了一會話。方纔去了。晚生隨就到賈老爺那邊的。因那求詩字的求文稿的絡繹不絕。等他打發完了。纔得說話。說謊者世不乏人。然而鄔合向宦蕚謊言者。不如此不足以聳動宦蕚。非比他人誠心以說謊爲事者。然他向宦蕚力贊賈童兩人。也是我（爲）完那苦聯二字餘意。晚生因說起大老爺有下交之意。他再三謙說不敢克當。是晚生說恭敬不如從命。不可負了大老爺禮賢下士之意。他纔肯了。說今日定來晉謁。又承他賜飯。那富麗是不消說。只那些精肴美饌都是生平不曾看見。眞是富貴才子呢。宦蕚嘖嘖贊道。好人家。因向鄔合道。你這一篇說我下交的話眞講得妙。雖戲上六國封相的那個蘇秦。還有他一個朋友姓張的。叫做張甚麼呢。六國封相唱得多。他常見。故記得是蘇秦。張儀的戲唱得少。故記不

得名字。畫出愚呆公子形像。妙。他兩個也不能賽你。你可曾到那個童大財主家去呢。財主之上加一大字者。是素常聞他百萬之名耳。鄔合道。晚生別了賈老先生。就到童府的。他因終日在人家吃戲酒。熬夜醉了。那時還未曾起來。等了好大一會。他纔出來。他又要收利錢。不得說話。有許多夥計在傍伺候。一個衣架大的天平放在中間。兌了又兌。足足兌了不知幾千。都是十足的細絲。晚生看得好不動火。等他事完。衆人都去了。纔得閒說話。宦蕚點頭道。眞財主眞財主。連贊。妙。可見自以爲不及。鄔合又道。晚生說起大老爺這邊來。他也着實渴慕。也說今日定來拜的。他定要留晚生吃飯。決不肯放。將黑方散。恐老爺安歇了。因此不敢來驚動。故此今早來稟。晚生焉敢在老爺尊前失信。求開恩鑒察。宦蕚道。原來有這些緣故。方纔白白的寃屈。罰你吃了那些糖食。既說明白。我一些惱意都沒有了。但我每常只說我算第一個無對的門第富翁了。誰知道又有老賈老童。雖是其心折。却難爲他竟還服善。鄔合道。他兩家不過

富而已矣。怎及得大老爺富貴雙全。天下第一。先極誇賈童兩家之富者。一欲實己之前言。二欲宦蕚起敬起愛。其交方固。今二者已定矣。仍抑他兩家奉承宦蕚。眞好篾片的老手。宦蕚摸着肚子。大笑了一回。因吩咐家人道。我今日要待大賓。伺候兩席酒。要齊整些。作速預備。不可怠慢。正說着。只見家人跑進來。道。賈老爺來拜。遞上一個名帖。鄔合接過。念道他恐宦蕚認不得數字也。同學里年世通家眷小弟賈文物拜千古第一奇絕拜帖。幾個大字。鄔合忙忙放下。跑出大門外接着。道。宦大老爺在廳上拱候了久矣。賈文物方下轎踱將進來。到廳院門口。宦蕚迎了出來。拱讓進廳。揖罷坐下。宦蕚看他時。模樣頗還淸秀。雙眼有些微眊。近日假斯文皆裝眊眼。不知起自何時。豈古名士之目皆眊耶。身上穿得甚是華麗。脚上穿一雙硃履。拿着一把雕邊寫畫的金扇。扇上拴着一個眼鏡。跟着十數個齊整家奴。須臾捧上茶來。吃罷。賈文物道。久慕老兄臺宗族稱富焉。鄉黨稱貴焉。自有生民以來。未有之佳公子也。昨聆鄔兄所云。老兄臺不恥下問。予小子何以克當。老兄臺已莫如爵。又齒德俱尊。

可謂有達尊三矣。而猶殷殷愛士。雖吐哺握髮之周公。甘拜下風矣。我小弟非妄談。從來行不由徑。雖公事不至於顯者之室也。因鄔兄舉爾所知。聞老兄臺喜朋自遠方來。又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弟敢不入公門鞠躬如也。宦蕚道。久仰賈兄大名。今承光顧。弟不勝欣躍。賈文物道。承老兄臺汎愛衆。可謂好客也矣。弟其舍諸。宦蕚道。老鄔說賈兄才富雙全。故此弟企慕之甚。賈文物道。小弟得之不得有命。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至於才不才。亦各言其志也。小弟曾記幼年時。小弟敝業師贊小弟說。汝器也。瑚璉也。賢乎哉。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汝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然而小弟雖聖則吾不能。但所學不倦而教不厭也。正在高談。家人進來稟道。童老爺到。宦蕚纔起身要迎。那童自大頭戴唐巾。身穿麗服。搖搖擺擺的。一個家人夾着個描金護書跟隨。早已走到廳門首。宦蕚忙讓了進來。從(彼)此都作了揖。相遜坐下。

童自大向宦蕚舉手道。素常聞得公子的財勢怕人。看他開口頭一句便是財字。不敢輕易來親近。雖然渴想。要會無由。今有鄔哥的這條門路引進。纔來奉拜。因叫家人在護書中取出個沒字的紅單帖。雙手拿着。打了一恭。親自遞與宦蕚。道。本要寫幾個字的。一來不知該怎樣稱呼。二來我要煩人去寫。恐公子也要煩人去看。故此不曾寫得。公子留着改日拜人也好。只聞文(古)有沒字牌。不意今有沒字拜帖。又可以長一番見識。賈文物之拜帖已奇。童自大之拜帖更奇。此一日內見了許多奇處。令人樂極。宦蕚道。我們既然要做相與。何必還行此客套。尊帖仍請收回罷。童自大道。當眞麽。既如此說。小弟竟遵命了。就遞與家人道。收好了。又省兩文錢。宦蕚道。弟嘗聽得老鄔說。童兄府上在京城中算第一殷實之家。故此奉約了來。大家同結個社。朝夕相聚頑耍頑耍之意。今承不棄。感甚感甚。童自大道。豈敢豈敢。因指着賈文物問鄔合道。此位兄可是有杆子的那大門樓內三個金字有錢的賈進士兄麽。他見鄔合時開口便是錢。乍會宦蕚開口便是財字。此問賈文物又是錢。非錢字再不開口。古時和嶠人謂之錢癖。童自大或是其後身耶。

鄔合道。正是當今馳名。天下第一的才子。童自大因拱手道。久想。忽笑道。我前日看戲。唱賈至誠嫖衏。他見那婊子。說了句歇後語。正合我今日見賈兄。他說十八個銅錢放兩處。久聞又久聞。賈文物道。此位童兄尊姓得非童子六七人之童。夫人自稱曰小童之童乎。鄔合答道。正是有名的百萬童老爺。賈文物道。富矣哉富矣哉。既富矣又何加焉。童自大道。小弟這富翁老爺也不是容易做的呢。富翁是日夜盤算出來的。老爺是大塊銀子買來的。（富翁是日夜盤算出來的。是自然之理。老爺是大塊銀子買來的。雖然體面。但臭味難聞。）兄不要看輕了。比不得你二位公子。進士是不費本錢的。（賈文物當道。我費的本錢更大。）賈文物道。富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若果誠然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但恐爲富則不仁矣。說畢。即欲起身作別。宦蕚道。承二兄光降。豈有空坐之理。備有便飯。奉屈稍坐。賈文物道。飲食之人則父母國人皆賤之矣。小弟決不敢再拜而受。童自大道。小弟是極托實的。還不曾

吃飯來的。既承公子留飯。何不擾他一碗。家裡也可以省些柴米。弟生平自知有兩件好處。一留就坐。一請便往。從不叫主人難心。雖不足爲好處。然較之裝腔做勢可厭之物稍強耳。賈兄不可裝假。賈文物仰天道。嗚呼。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寧不懼其爲士者笑之。童自大道。我好意替主人留你。不聽就罷。何必咬文嚼字。兄要去只管請行。我可是不去的。宦蕚道。還是童兄托契。兄不可固執。鄔合又在傍苦留。他纔肯坐下。笑道。童也慾。焉得剛。因四顧屋宇宏敞。嘆道。山櫛藻梲。何如其居也邦君樹塞門。官府亦樹塞門。可見宦公之位不爲小矣。焉得儉。擡頭看見不足堂三個字。點頭咨嗟道。美哉此堂名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之謂也。看見董其昌畫的一軸山水大畫懸在中間。贊道。此非思白玄宰其昌大宗伯董老先生之作者乎。此山乃譬如爲山之山。登東山而小魯之山。登泰山而小天下之山也。此水乃溝澮皆盈之積水也。氾濫天

下之洪水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之長水也。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童自大對鄔合皺着眉。道。我也去罷。是還坐坐呢。（自去自留。妙極。）宦蕚道。兄方纔還勸賈兄。如何此時也說要去。童自大道。小弟實不相瞞。自昨日陪鄔哥吃飯。直到此時。連點心也不曾吃就來奉拜。我昨日曾問過鄔哥吃了飯來。是不吃飯來。他叫我不用吃東西罷。我就依實。此時有些餓得很了。肚子裡骨碌碌的亂響。腸子疼得就起來了。若有飯。求快些纔好。（他雖臭吝。倒是個實心人。故有大福。 徽州人枵腹嫖妓。正高興時。肚中因空。骨碌碌響聲若雷。妓駭問之故。彼無可答。但曰。這是賊行。童自大或亦是賊形也。蓋江南罵人不堪曰賊形耳。）宦蕚因催酒。不一時擺下兩張桌子。分賓主坐下。那些家奴一碗碗捧將上來。無非是膾鯉炰羔。山珍海味。杯盤羅列。堆設滿案。賈文物道。我讀書人二簋可用享。何必若是乎。饌者之豐也。有盛饌必變色而作。宦蕚道。不過便飯而已。猶恐褻尊兄。何必過譽。賈文物道。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民有飢色。野有餓莩。可謂率獸而食人也。

童自大道。放着這樣香噴噴的好東西不吃。只管說閒話。冷了豈不可惜。我可不能奉候。因低頭大啖。賈文物淡笑道。小人哉。童兄也。鮮矣仁。左丘明恥之。某亦恥之。少刻食畢。賈文物又要起身。宦蕚道。我舍下有一個絕妙的斐園。請二兄同去看看。且還有小酌。尙請寬坐。賈文物道。此非東郭墦間之祭者。何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乎。恐妻妾相泣於中庭也。然而兄賜食。斯受之而已矣。宦蕚留住二人。同到斐園中四處游賞。童自大道。公子。你這園却也收拾得好。也要好些銀子用呢。叫我就捨不得拿了。開個當鋪。一年不生許多利錢麼。（如此想頭。焉得不做財主。）鄔合道。大老爺這園也要算京城中第一了。賈文物道。然。誠哉是言也。你看麀鹿濯濯。白鳥鶴鶴。山滌雌雉。烏牣魚躍。當今之囿。舍此其誰也。想經之營之之時。必庶民子來。不日成之。若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因回顧家人道。此雖非爲阱於宅中。爾等有殺其麑鹿者。如

殺人之罪。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戒之戒之。賞玩了一會。同到一個居蔡軒中坐了。賈文物道。軒乎。吾道體而面之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不可以爲悅。得之而不與人同樂。亦非也。今兄與朋友共。其肥馬輕裘之子路何足道耶。不一時。掇上絕精的果品醃臘下酒之物擺下。斟上酒來。大家吃了個落花流水。天色將暮。賈文物道。既醉以酒。吾飽矣。不能用也。以其時考之則可矣。當咏而歸。款留不住。大家都告辭起身。賈文物臨行。顧他三人道。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明日行至於我之室也。雖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然當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爲敬也。宦蕚道。明日自當奉拜。到了次日。宦蕚童自大到賈文物家拜望。郞合自然是跟去幫閒。賈文物留飲。果然豐盛。飲酒中間。宦蕚向童自大道。我們明早同到兄府上奉拜去。童自大紅着臉不嘖聲。半晌答道。弟家沒人。就弄點東西。恐不中口。也不敢勞拜。改日再請罷。童自大壞了。也竟會說謊。有一財主吝甚。生平從未請客。一日其僕在市買菜。有一鄰人問

道。你家主人今日請客麼。買這許多東西。其僕道。我家主人要請客。除非來世罷。主人聞之大怒。罵道。我不請只是不請。你怎麼許他個日子。童自大竟許請。還算大方。宦蕚是公子性兒。見他那個樣子。知是吝嗇。笑着道。拜是再沒有不拜之理。對賈文物道。我們明日到童兄府上。拜過之後同到我舍下。我替童兄代東。次日。大家到他家拜了。宦蕚把他們約到家中共樂。彼此來往。連聚飲了幾日。童自大自覺過不去。也約他們到家。牽葷帶蔬六碗菜。三杯之後一飯而已。鄔合幾乎吃得快活。連夜間都不歸家。此時嬴氏已獲。家中有人。故此他放心在外。不必多敍。過了幾日。又都在宦蕚家中聚飲。宦蕚對衆人道。如今雖日日飲酒食肉。到底不甚親切。須結拜個弟兄。纔覺親熱些。二兄以爲何如。鄔合接口道。還是大老爺學問深。見得到。想當日劉關張桃園三結義。千載馳名。如今三位老爺這一結義了。後來也是要傳的呢。賈文物撫掌道。妙哉。兄弟怡怡戚之也。倘二兄不幸短命死矣。則二嫂使治朕棲我。豈不勝齊人之有一妻一妾哉。童自大道。要結

拜弟兄。我做老三纔來。不然我是不來的。賈文物道。先生何爲出此言也。童自大道。若論起時勢來。公子勢利雙全。該做大哥。賈兄有勢。做二哥。我有利。做老三。這是從古來的一團大道理。他這一團大道理。不知向何處學來。賈文物道。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公子一位。今世所頒之次序也無移。至於兄丈夫也。我丈夫也。兄何畏我哉。君子愛人也以德。爲何要居小弟之下乎。且君子惡居下流。兄當效君子上達也。童自大道。還有一說。南京風俗。但是結拜。老兄弟是不出錢的。我故此要占這些便宜。這就是他的一團大道理了。這是實話奉告。若不依我。就散了桃園。賈文物道。兄一介不與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宦蕚道。也罷。他既如此說。不要強他。就叫他做老三罷。鄖合道。三位老爺結義也是一件驚天動地的事。還要烏牛白馬。殺牲歃血。作篇盟文祭告天地鬼神纔是。童自大道。費這些錢做甚麼。買半斤燒酒來。弄個小公雞滴點血。大家吃些生雞血酒。鬼混鬼混罷了。何

苦多事。宧蕚道。豈有這個此理。這個二字。妙甚。極寫其學文話而不通也。我們紗帽人家做事。要不離紗帽氣纔好。不然就不成體統了。童自大之紗帽氣定是臭。賈文物之紗帽氣定是酸。他的紗帽氣倒不知是甚味。那雞血可是行得的。牛馬雖不必。豬羊定要。遂叫過家人宧吠來。吩咐去製辦稿(犒)物。因想道。別的都容易。但這篇盟文那裡去尋人作。躊躇再四。童自大忽然笑道。公子。你眞是騎着驢子找驢子。現有賈兄這樣才子。要知賈兄也只算得驢子。算不得才子。一篇盟文值甚麼。還要去尋別人。宧蕚喜道。虧你想。我一時倒也忘記了。賈兄可快作起文來。今日就要結拜。眞是呆公子火燥性兒。賈文物正在說得高興之際。忽聽得要他當面作文。二人結訟。內一理曲者當受責。彼云。我是生員。官不知眞僞。云說係生員。可作一篇文章來看。其人云。生員罪不至此。賈文物亦當云。我罪不至此。如青天霹靂。掙得滿臉通紅。說道。兄謬矣。祭神在。祭神如神在。今者薄暮。豈結盟之時哉。況齋戒沐浴。然後可以祀上帝。欲禱爾於上下神祇。請緩之。以待來日然後可。宧蕚道。也說得是。老兄今晚回府作了寫好。明早來我家中做個斐園三結義。不可誤了。二人

應諾。又吃了一回酒。方纔辭去。這賈文物到得家中。一下轎就慌忙吩咐家人。快去請干先生來。我有要緊話說。就不在家。隨早隨晚。務必要等了來的。那人飛跑而去。他到書房中。忙叫小廝將紙墨筆硯擺下。又吩咐人去買黃紙。叫烹了一壺好茶。放在桌上。又叫預備酒果伺候。不多時。干生早到。你道這干生是何等人也。他是學中一個知名之士。名壹字不驕。生得相貌頗清。準頭微赤。些微幾莖髭鬚。二旬以外年紀。他父親在日也是個有名的秀才。與鍾趨同窗同學。猶如骨肉。他二人指腹爲婚。後干家生了干壹。鍾家生了一女。彌月時就聘下了。干生八歲時。他父親便病故。只寡母在堂。又過了幾年。他母親也歿了。服滿後。二十歲上纔進了學。他生性放達不羈。惟以詩酒爲事。又平素好結交朋友。所以家道漸漸蕭索了。他讀書的人。又別無營運。纔(終)年守困而已。那時府學中有個教官。姓廣名聞思。看官記得此人否。即前童自宏贈金之社友也。他愛干生人品

才調。甚是契厚。一日。打發個老門斗（老門斗有所本而來。牡丹亭內云。學中門子老成精。）來請他去講話。干生見學中老師來請。就同門斗來到宅內相見了。廣教官讓了坐下。說道。我素知年兄近來着實守困。奈我饘堂俸薄。愛莫能助。心甚歉然。昨日都督李公請了我去。托我要請個西席。愚意要奉薦年兄。我素知年兄豪放不羈。恐不屑爲此。但聖人云。素貧賤行乎貧賤。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況設帳一事。也是讀書人所爲。不知年兄的意思若何。可肯屈就麽。若謂可。我當奉薦。干生一來家中寒薄。二來身閒無事。又承老師殷殷見愛。便道。既蒙老師見愛。敢不遵命。廣教官見他肯去。心中甚喜。叫門斗沽了一壺。內邊要了兩碟小菜來。一碟炒苜蓿。一碟酸虀。（雖是寫廣文寒酸。到底是寫徽人吝嗇也。）二人對飲。（到底古人不同。順着厚道。今之求人薦館者。非有封儀不行。廣教官爲干生之館反破費己鈔。沽酒求之。今日大的（約）難得。）談了半日近來月課的時文。干生纔辭了回來。你道要請先生的這個李都督是何處人氏。怎麽出身。他祖籍山西大同府人。（大同人。妙。謂今日延師之東家大約皆同也。）代代俱當丘

八。他父親叫做李之富。他父親叫做李之父。他母親定是母氏了。母親早亡了。他妻子滑氏。人家妻子似此姓者極多。也是個一個字的鄉紳兵的乃愛。他有四個兒子。七八個孫子。他單名一個太字。他吃糧時原名李大。他一字不識。粗鹵至極。這待人接物禮貌上的儀文。一毫不知。他當日隨着主帥去征流賊。他心雄膽大。膂力過人。該他的命好。蘇東坡云。但願生兒愚且鹵。無災無難到公卿。李太之謂也。只要生來命好。要識字做甚麼。遣他去禦敵。無敵不摧。着他去攻城。無城不克。他也並不是甚麼勇冠三軍。力雄萬夫的好漢。該有他官星照命。自有機會來湊他。一日。他跟着主帥同流賊對敵。他騎的那馬被賊的馬鎗子打着了耳朵。忽然在陣中驚跳起來。控勒不住。李大用力打了幾鞭。那馬性起。自本陣上直衝入賊陣中去。他着了急。怕賊來殺他。他舉起刀來。橫七豎八。亂砍亂剁。一來古語說。一人拚命。萬夫難敵。二來賊隊中不防他這一衝。竟有些亂了。官兵也不知他是馬驚。只當他奮勇衝鋒。見賊亂了陣勢。誰不望殺賊建功。大家訥

(吶)一聲喊。齊奮力殺將上去。賊兵大敗。誅殺殆盡。論功行賞。他獨得了頭功。又一回。飛報到來。流賊據了蔚州。主帥連夜發兵救援。他跟了同去。到了城下。流賊固守甚嚴。攻了幾日。城不得下。主帥大怒。命造了雲梯。令衆兵爬城。也虧他膽大。就往上爬。衆人隨後。離城堞不遠。城上一個賊一鎗攮來。他是仰面看着的。一下閃過。右手攀住雲梯。左手一把將鎗桿攥住。那賊若往下一送。他便不死也要跌傷。該他的造化。那賊反往上一提。他趁勢向上一躍。跳上了城。綽起右腕上刀來。順手一刀。把那賊剁倒。便舉刀混砍。衆賊見有人上城已自驚慌。又見後面的人魚貫而上。喊了一聲。各自逃生。他同人砍開城門。放官兵入城。衆賊殺的殺了。逃的逃了。論得城之功。他又是頭一個。如此巧事也不能盡述。因他屢立軍功。漸次陞遷。做到了副總。他有一個小舅子。名字叫做滑稽。他父親雖也是兵。却是個識字的。接交官府衙門書辦之類。這滑

稽也讀過幾日書。心下倒還明白。李大做了副將。署中公事多了。他捨不得銀子請幕賓。就約小舅子替他主文。撥了分馬糧與他。後來李大陞了南京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單騎赴任。將父親妻子兒媳孫兒俱留在故鄉。他做副將的時候。又娶了四五個妾。臨行再三托滑氏留心照看。千萬嚴緊。不要叫他們弄出醜來。我到任後。等尋了房子。慢慢來接你們。滑氏應諾。他仍帶着小舅子並十數個家人去了。到了南京上過任。不必細說。他此時的名字還叫李大。他因自己是大了。他的四個兒子就叫李二。李三。李四。李五。一日。那滑稽因勸他道。你今日做到都督。是朝廷大臣了。你這名字甚是不雅。還得改一改纔妙。李大道。我自娘肚裡掉下來就是這個名字。今日做了這麼大官。那些兒不好。滑稽道。這個大那裡是名字。因你是大兒子。所以就叫大了。後來當兵就不曾改。今日做了顯職。還用這個字。不怕人笑話麼。李大道。這個大字我

認熟了。要另改一個。不但別人不認得是我。連我也不認得是我了。他這奇談可笑。然而世上我認得我者誰耶。滑稽想了想。笑着拿筆寫了個大字。內中點了一點。問道。這個字你可認得。就改做他罷。李大道。我嘗見一塊字底下點一點。我問書辦。他們說上頭的一塊字是菩薩。底下這一點就是那塊字。你叫我改做李大大的意思了。辱翁曰。此說竟是極。太字原係大字下兩點。篆書作夳。所謂複篆也。孰謂此老兵不識字。忽大笑。罵道。你這騾騾（屛）子攮的。你同我頑罵我咧。連你姐姐都罵上了。滑稽道。我好意替你改名字。忽（怎）然（麼）是罵你。你倒罵起我來。他笑道。我前日差了幾個兵到後湖裡去打魚。魚沒有打得。拿着了許多烏龜。他們打了報單來。說烏龜有大大的多少。小小的多少。那個大字底下也是一點。你罵我是大烏龜。可不連你姐姐也罵了。滑稽道。不是這話。那一點是在底下。這一點是在內中的。他又道。既不是大大。大字胯襠裡墜着個東西。大的是大毬了。奇想。然而他竟叫大毬亦可。滑稽笑道。這是個太字。人稱太爺

太太就是這個字了。怕你不認得別的。這個太字你這(還)容易認。雖不甚佳。比那個大字還像個名字。他大笑道。好得很。我叫做李太。妳姐姐叫李太太。他比我大些些不得。我有些怕他呢。你就吩咐閤衙門的人。我的名字叫李太了。滑稽道。這如何吩咐人。你如今是官。改名字要上本的。上邊准了。有小抄到各處。人就都知道了。何用吩咐。李太依他。題了一本。准了下來。纔改了今名。一日。李太向滑稽道。我這些日子細想起來。你勸我改名字。是你哄我。明是拿着我奉承你姐姐。滑稽不懂他的意思。說道。你這話我就不解了。李太道。你姐姐是我的老婆。倒叫李太太。我倒叫李太。明明的說你姐姐大似我。把我怕老婆的招牌替我擺了出去。不是你拿我奉承你姐姐麼。還有一說。人叫你姐姐一聲李太太。倒把我的名字叫了兩聲去了。滑稽道。豈有此理。字雖一樣。有兩個講法。原該用那丕泰的泰字。因這個太字你好認。借音取那個泰

字之意。是極好的。你不用多疑。要說叫我姐姐一聲李太太。把你名字叫了兩聲。那還是叫我姐姐。你前日沒有改名字的時候。人叫你李大老爺。難道也是叫你的名字不成。他想了一會。道。你的嘴能幹。我說不過你。我到底心裡信不過。可恨前日冒失上過了本。不然還是我的大字好。我做着個大官。名字自然該是大。（愈想愈奇。豈當日在下位時。爾名李小耶。）滑稽道。不但你的名字該改。就是四個外甥的也該改。那裡有個老子叫李大。兒子同着二三四五排行的理。我如今也替他們改改。當日岳少保說。行兵之道。智信仁勇嚴五字闕一不可。李嚴三國時已有了。況你也只四個兒子。就把智信仁勇排去。你又是武將。恰合道妙。他道。偏你會這麼瞎攦。你在那裡又認得個甚麼岳少保。聽見他說的。我如今還聽你的話呢。我也不懂得甚麼叫做智的信的。況且我纔上本改了名字。又替娃娃們去上本。囉囉娑娑的。滑稽道。你是官。故要上本。他們又上甚麼。李太道。

既如此說。改改也好。他們如今都是公子了。若單叫李二李三的。實在也不好聽。我前日點兵。這樣名字多得很。我先還疑惑。我家的娃娃怎麼又在這裡當起兵來。細看看又不是。我也覺得不好。（李太正當名滑稽。他無一語不全又失笑。）我怕又要上本。故此罷了。既不費事。等我替他們改。但他們這二三四五幾個字我叫慣了。萬萬去不得。一個人添一個奇字就好了。我聽得人說。人生在世。要妻財子祿壽俱全就是好的。他們的婆子都有了。那個妻字不用了。叫做李二財。李三子。李四祿。李五壽罷。你說這幾個字我想得奇不奇。（眞奇。虧他想。）又明白好懂。可不強似你謅的那幾個字麼。滑稽見他不通得可笑。也不同他爭講。任他自己去改。過了些時。他叫滑稽寫了封家信。與他老子說。南京房子甚貴。還不曾買。目今權借衙門暫住。等買了房子。再來搬接家眷。又把自己改名。兒子們添名的話。詳細寫了。差了個大管家叫做李得用回去。過了兩個來月。李得用回來了。投

上老主的家書。他問了家中大小平安。心中甚喜。叫家人道。快請舅爺來念。家人道。舅爺往雨花臺耍看去了。李太道。這怎麼處。也罷。叫個書辦來念罷。頃刻叫了個書辦進來。他把那家信拆開。遞與他。道。這是太爺帶與我的稟帖。你念與我聽。那書辦接過。打開一看。不敢做聲。李太道。你爲甚麼不念。是我家太爺給我的。又不是給你的。你看看自己知道就罷了麼。書辦道。並不是家信。叫書辦怎麼念。他大怒道。這是我家人纔帶來的。怎麼說不是。忘八肏的。老子肏你的奶。你當一個書辦。連一塊稟帖也念不來。要你做甚麼。要你弄鳥。喝道。攆出去。再另叫一個來。家人去了來說道。別的書辦都回家吃飯去了。不在這裡。別的書辦何嘗回去。因這個書辦向衆人說道。並不是家書。是一小學生的倣。怎麼個念法。白白的捱了一頓罵。衆人聽說。誰還肯進來。故此都推吃飯去了。李太見沒人念。急得罵滑稽道。這個瞎毬攮的。在家坐坐罷了。偏

偏今日他又去要甚麼臺臺的。吩咐道。等舅爺回來。就叫他到上邊來。家人答應了。你道這封字那書辦果然連家信都不會念麼。原來這李得用沿路呷酒嫖妓。把封家信不知如何失落了。着了急。因想主人不識字。又一竅不通。到了一個鄉學館中問那先生要了一張小學生的做。封了來哄主人。那書辦雖不知這些情弊。但看見這個字。疑必有故。不肯說破。恐得罪了帶書的管家爺。白受了一場大罵。午後滑稽回來了。李得用恐他說出。再三央告求他遮蓋。滑稽因他是姐夫的大管家。況他們素常又極其相厚。滿口答應。到了上房。李太道。等你這半日纔來。俺爺帶了塊稟帖來。那書辦又不認得。你念念與我聽。滑稽接過來。笑着念道。

上大人。某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

禮也。學生李彬習字。

念完了。他滿臉慍色。道。一塊老子與兒子的稟帖。寫得明明白白的也好懂。這是些甚麼文話。我一句也不知道。問那李得用道。太爺的才學當日也比我高不多。如今爲何這樣文起來。難道老都老了。從新又上學念書去麼。李得用先還恐他知覺。捏了兩把汗。今見他問這話。心中暗喜。忙跪稟道。太爺雖不曾上學。因老爺官尊了。近日同這些鄉紳舉監文人們來往。大約是講學講道了的。（辱翁曰。如此趣話却好。）李太搖頭道。就是同文人講講。那裡就文到這個地位。眞是迂夫子的卵袋。文縐縐的。大約還是煩了甚麼不通的才子寫的。（不通的才子。奇聞。）又向滑稽道。你可懂得。你要懂。細細講與我聽。我叫買辦打燒刀子同牛羓請你。滑稽笑道。你聽着我講。頭一句上大人。說你如今做了大官是個大人了。上覆你這大人。是問你好的話。李太喜道。明白明白。講得好。滑稽又道。某乙己。某就是我字。你不見戲上都自己稱某家。這某字是太爺自己稱呼。說你在任

上。只某一個在家。李太道。越發明白。滑稽又念道。化三千。七十士。太爺有三千句話要對你說。內中有七十件事。李太道。我的爺爺喲。你老也老了。省些心罷了。那裡就有這麼些事。虧他老人家記得。滑稽不往下念。李太道。你怎麼念了這幾句。底下不講了。滑稽笑着向他戲說道。我講了怕你要惱。李太道。這纔說的是沒來頭的話。這是俺老子與我的字兒。你不過講與我聽。有甚麼話得罪了我。我就惱。只惱我老子。你又不是俺老子。爲甚麼惱你。（一竅不通的人亦有趣。他之趣語不少。只此數句。到不通可笑之至。非此人不能有此話也。）滑稽笑着念道。爾小生八九子。爾字就是你字。說你的幾個小婆子生了八九個兒子。李太大驚道。我不在家。是那裡來的這些娃娃。滑稽道。書上寫得明白。佳作仁。說是家裡做出來的人。李太怒道。你那姐姐也不是個人娘養的。我臨起身再三托他照管。他們如何就做出這些娃娃來。我想來別人也不敢。不要就是俺那爺老沒廉恥做的事罷。滑稽笑道。你好想。所

以臨了說可知禮也。說你要猜到這上頭。可就是知禮的了。李太大怒。搶過字來扯得粉碎。李太則大怒。看書者則笑倒也。此一封書。眞千古家信絕唱。見此而不大笑者。必李太之儔也。面紅頸赤。低頭無語。半晌。忽又問道。從(後)頭還有甚麼李彬習的又是怎麼說。滑稽道。他說學生李彬。人家老子稱兒子做學生。這也是文話。因你做了大官。要叫你名字不好意思的。要稱你老爺又無此理。你原當過兵。故稱你做李兵。習字。媳是太爺稱呼媳婦。就是我姐姐了。說媳婦不另寫字了。同這一封字。所以說學生李彬習字。講完了。滑稽忍不住哈哈大笑。道。你快叫人去打酒買牛羓來請我。李太道。大毬的牛羓。把些小婆子的巴子還不知弄成個甚麼樣兒了。你還想吃牛羓子呢。滑稽笑了出去。李得用向他感謝了又感謝。忙去買了許多佳肴。沽了一瓶美酒來奉敬。不題。再說李太一腔怒恨。徹夜無眠。次日即打發李得用帶了四五個家人。回去接滑氏同幾個小老婆並兒子媳婦孫子來京。單不接他老

子。也不寫家信。衆家人到了家。李之富聽得兒子來接家眷。獨不接他。問家人是何緣故。家人雖有知道的。都懼李得用。俱不敢說。只答應不知道。李之富恨了兩聲。復又笑道。我知這奴才的心了。他如今做了大官。說我原是個兵。恐怕我玷辱了他。故不來接我。連字也沒一封問問安。眞畜生。眞畜生。那李太做了多年的官。俗語說。官久自富。他家中也置了許多田產佃房。李之富儘夠受用。也就在家。並不管媳婦孫子去不去。滑氏臨行。帶了衆人到公公處辭行。那老兒也無多話。只道。你對那奴才說。叫他長遠在外做官。就死在外邊。總不要回來見我。那滑氏見公公動怒。也不知是那裡賬。起身去了。一路無話。到了南京。他夫妻父子相會了。李太見了這幾個小老婆。睁圓了眼瞅着。咬牙切齒。不交一言。晚上他夫妻上床幹了一次接風的事。完了睡下。李太埋怨滑氏道。我臨來那樣托你管着這幾個小婆子。不要弄出醜來。你應滿了的。

怎麼這一二年裡頭就叫他們養了八九塊娃娃。滑氏驚道。你聽人胡說。這是那裡的話。李太道。你還瞞我。是俺那老沒廉恥的爺帶來的信說的。還說就是他在家裡做的人呢。我所以纔不接他。這滑氏當日見他娶這些小。心中未嘗不惱。但他是個兵的小姐。家世寒微。今日見丈夫做了大官。攜帶他做了夫人。享榮華。受富貴。揷金戴銀。呼奴使婢。未免有些勢利。敢怒而不敢言。今聽見他這話。雖不明白內中的細故。知他是誤聽了。方悟到不接公公之故。遂借他的話因答道。誰叫你當日尋這些浪貨來。（先責丈夫之不是。）那時我要阻你。倒像我吃醋一般。只得任憑你胡做。（次表自己之賢慧。）你托我照管他。我只管得他們的身。管不得他們的心。沒有個拿封皮長遠封着他們那騷東西的道理。（再責諸妾之無恥。）況又是你老子做的事。叫我一個媳婦如何管得。只怨你自己不是。怎麼倒反怨我。（終歸不是於公公。且明己之不得已。此婦眞滑。不但姓滑而已。）李太怒道。明日我把這幾個淫婦全殺掉了。纔出得

這口惡氣。滑氏知他是誤聽。故此謅出些話來。激他打發了這幾個妾。他好獨樂樂之意。忽見他說要殺。恐他鹵夫性兒誤害無辜。（還算賢婦。）忙道。還虧你做着個官。王法都不知道。人都是輕易殺得的。養漢拿雙。你又不曾拿着他。這一殺了他們。倘被人知道參了。不但壞了官。連命都送了呢。就算着不到這地位。如今這醜事人都不知道。若無緣無故殺了這幾個浪肉。不明明尋頂綠帽子戴麼。你只把他們攆了出去配了人。眼不見爲淨就罷了。李太生來粗蠢。滑氏乖巧。凡說話行事。李太都在他籠絡中。素常有些懼怕他。故此極肯聽他言語。次早起來。並無別話。把衙門中沒有老婆的兵叫了幾個來。將幾個小老婆即刻驅出。（辱翁曰。大陰德。）每人配了一個去了。（這回得自在。）這幾個妾也不知是甚緣故。還以爲主人開籠放鳥。得配一夫一妻。好生歡喜感激。滑稽背地私問姐姐是爲甚麼。滑氏把李太誤聽話詳細告訴了他。滑稽不禁失笑。也把假書並自己

同他講頑的話也向姐姐說了。笑道。不想這草包弄假成眞。滑氏纔知內中的這些緣故。心裡感激兄弟同李得用了不得。偶然一日。李太叫了兒子們到跟前。說道。我常聽見人說甚麼文武世家。我自從七八代前的爺爺當兵起。傳流到我。我如今又做了這樣大武官。這個武世家是不用說了。我看你們都大了。筆拿不動。弓拉不開。是俗語說的。毛坑裡拾得一桿鎗。聞也聞不得。舞也舞不得的了。（文不得。武不得。此類人多甚。不獨李太諸子。）如今我要雇個教書的來。把孫子們叫他識幾個字兒。可不就是文武世家了。（好想頭。眞是文武世家。）前日俺爺帶了那封稟帖來。你舅舅又不在家。叫了個書辦來又不認得。好不爲難。若孫子們後來認得幾個字。何必求人。兒子們見老子這樣說。不敢阻他的興。李太因此請了廣教官來。托他要請個大通的好先生。廣教官因想干生寒苦。又素相厚教。要薦他。問明了他肯去。親到李太家來。說先生請下了。是個名士。幾時進館。李太道。且商

量明白了着。一個月只好一兩工銀。（近來就算是好館了。）飯是自己回去吃。（近來亦多有之。）廣教官笑道。束脩多寡倒也罷了。府上這樣門第。那裡有先生回去吃飯的理。若是住得近還罷了。要住得遠。一日回家吃兩遍飯就晚了。還讀甚麼書。他想了一會。又□（皺）着眉曲指頭算了算。說道。供給他吃飯。一日只算五分銀子。一年倒要十八兩。比工銀還多。這是買馬的錢少。製鞍的錢多了。成不得。廣教官道。讀書的人飲食倒不責備。就是家常茶飯也可款待。只要潔淨應時。李太道。既如此說。一日兩頓。就是隨常茶飯。只好初一十五吃個犒勞有些肉。間常是沒有的。（可謂待先生如此其豐且敬也。）至於要吃點心吃酒是他自買。老教先。（奇稱。大約他聽得人說教官先生。他減去二字好稱呼。眞好（妙）人。）你對他說明白了就叫了他來。我還要親自考他一考。果然通纔要。廣教官道。那裡有這個禮。還差人去請纔是。辭了出來。親到干生家。向他道。館事雖明白了。但只脩金太薄。年兄將就負屈一年罷。只當借館中讀書。就是供給

不堪。也免得自己心操薪水。年兄可肯去麼。干生見老師情意殷殷。也還以爲他雖是武弁。已是個顯官了。必定還知些人理。就應允了。廣教官又復了李太。叫他差人拿帖去請。李太道。雇他教書。又不是請他吃酒。用甚麼帖。李太的話也有長人見識處。我今日方知帖子是請人吃酒才用。叫人口說罷。廣教官見他如此粗俗。也不與他爭講。叫門斗帶那衙役同到干生家來請。干生見沒有名帖。雖心中怪他無禮。然却不過老師面皮。只得同往。到了後堂。見他在正中一張虎皮交椅上坐着。動也不動。看他那形狀。令人絕倒。有幾句寫他的行樂。道。

形容鹵夯。相貌獰獰。話語多粗俗。儀文沒半分。心如頑石無微竅。腹內稠糊有一盆。巍巍高坐墊皐比。却是當年一老兵。

吁嗟乎。果是沐猴而冠。誠然哉。不謬獸性人形。

干生先還想與他講些揖讓之禮。見他這個蠢牛樣子。一肚子沒好氣。

連手也不同他拱。見傍邊列着幾張椅子。也就昂然坐下。只見他問道。你就是先生麼。干生忿然答道。正是。他說道。我這樣人家的先生。要會講書的纔要呢。你可會講麼。干生又是那惱。又是那好笑。說道。我們一個做秀才的。甚麼書不會講。近日做先生者竟大不然。你要講甚麼。他道。別的我不懂。百家姓我還知道兩句兒。你就講講我聽。干生笑道。你要一句一句的講。還是要一個字一個字的講。他道。自然是一塊塊一塊塊字兒講得纔明白。干生笑着道。你聽我講。趙錢孫李這百家姓是當年宋朝的人作的。那宋朝的皇帝姓趙。所以趙字就放了頭一個。世上除了皇帝。就算有錢的大了。故此第二個就是錢。這個孫字你當是誰。就是那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孫猴兒。只因要讓皇帝。又要讓有錢的。沒奈何。屈了他在第三。干生復大笑道。這個李字就是你了。除了這三個。還有大似你的麼。故把你放做第四。有一海南先生講子曰予欲無言一章書道。夫子說。俺不說舍兒咧。子貢說。夫子不說舍。叫俺們說舍呢。夫子說。天說舍兒來。春兒夏兒秋兒冬兒

的過。葱兒韭兒韮兒蒜兒的生。天可賣（會）說舍兒咧。予以爲此講可冠絕千古。不意干生之講百家姓更妙。又高出其上。❶那李太大喜。大笑道。講得好。講得好。這叫做上堂三下鼓。通通通。這一篇講章。不但李太叫通。我亦謂之通。干生又笑道。這一講還不足爲奇。我還會倒過來講呢。李太愈喜道。我雖然這樣大年紀。從沒有聽見倒講書。煩你再講講我聽。干生笑道。你姓李的穿上幾件猴兒皮。再有幾個錢。除了皇帝。倒過來就算你大了。他聽了。仰在交椅上哈哈大笑。道。好先生。好先生。這纔是個眞才子。講得有理得很。他並不是謬獎。因四顧家人。道。我果然這樣大麼。先生講得可是。衆人道。先生講得是得很。他笑着向干生道。我又沒有讀過書。知道甚麼叫做百家姓上有趙錢孫李這兩句。我當年跟着主帥時。外頭報流賊犯邊。主帥差了個周守備吳千總去征勦。他去了些日子。總不見回報。那一夜主帥做了一個夢。夢見竈跟前生了一棵李樹。第二日叫人圓夢。他衙門裡有個大通的主文相公姓鄒。說道。這個夢有些不祥。多管應在周守備吳千總

兩個身上。主帥問他怎麼見得。鄒相公說。天機不可預洩。等應過了再講。又過了兩日。探馬來報。說周守備吳千總都被流賊殺了。主帥問鄒相公前日的夢怎麼應在他二人。鄒相公說總是讀的書多了就無所不知。百家姓上說竈前生李。周吳陣亡。故此就先知了。（世上偏是善謅的人專謅得着。）我聽了記在心裡。今日考考你。誰知你比他講得更通。眞是名公。忙吩咐家人將馬房隔壁打掃了兩間做學房。（幸喜先生通。才在馬房隔壁。若稍次。定在東廝中做館地矣。）大大小小的七八個學生來拜了先生。不但沒有贄見禮。連進館的酒都沒有。（近來竟以爲例。行之者十僅二三耳。）干生知他是個不知禮的人。也不與較量。過了幾日。這學生中那三四個小的還知些怕懼。但他那父母又溺愛得很。一會叫人來說。孩子小呢。不要拘管壞了。放他去走走。干生見東家來說。只得依。去了一會又來。坐不上半個時辰。又來說道。恐怕孩子餓了。叫他進去吃些點心。一日到晚。如走馬燈一般。不住的來來去去。到了這幾個大學生。

甚是頑劣。內中一個居長的。名叫李蓀。是李三子的兒子。李三子之子自然是李孫了。妙妙。頑劣更甚。又刁鑽心壞。此類學生多甚。內中也獨他打得更多。他父母叫人來說。都是一樣的學生。先生要打一齊打。奇談。只聞得有陪綁的囚犯。從不曾聽得有陪打的學生。怎麼偏心單打他的兒子。宦家子弟成器者少。豈朱門皆生餓莩耶。皆緣姑息之過耳。干生聽了。一肚氣惱說不出來。打得更狠。這幾個學生一日到晚書背不得。字寫不來還在次之。干生但低頭看書。那大的中就不見了兩個。叫人去尋了來。每人打了幾下。還不曾打完。那兩個又不見了。及至拿了來。纔打着。回過頭來。先那兩個眼淚還不曾乾。又不知去向。只得拿來罰跪。他便謊說要出大恭。干生以為實話。況且沒有等他撒在褲子中的理。只得放去。他人不知跑到何處頑跳去了。非做過不知斯文宦家之先生者。不得其詳。干生每日氣也淘盡。他家那供給的飲食更為可笑。他山西邊外的人不吃粳米。叫人到山東買來的小米蕎麪。他每頓都是這兩樣在一處。倒上許多的醋。或切上許多醃菜。還着上一

大把秦椒。又不像粥。又不像饊餬。又酸又鹹又辣。進不得嘴間。或漆黑的麥麪打那一寸厚的鍋盔。挺幫鐵硬。嚼也嚼不動。他家中吃的都是酸菜水。從不知吃茶。千生如何吃得慣。要鍾茶千難萬難。那鍋盔又容易吞不下去。餓得沒奈何了。只得伸着脖子乾咽。又不好在飲食上講論。只得捏着鼻子拿來充飢。天氣漸漸炎熱。隔壁馬房中那馬糞臭得薰得要死。那紅頭大金綠蒼蠅滿屋都是。在頭臉上混撞。先也甚是難過。久之。如入鮑魚之肆。也就不覺得十分嗆鼻。也耐過了。但只是每頓送一大碗翻滚熱的蕎麪湯來。天氣又熱。如何進嘴。放在桌上晾了一會。等溫些好吃。那大金蒼蠅就撲上幾個。在碗內燙得稀爛。一肚子子飄得滿碗全是蛆。忍不住惡心。只得倒去餵狗。再要添時又沒有了。只得忍餓。深悔當日不該輕諾。一日大雨。滿屋皆漏。如篩子一般往下淌水。那些學生妙極。恐濕了衣服。也不等先生吩咐。如同躲大兵的一般。

轟的一聲跪（跑）個乾淨。把書橫三豎四擺的滿桌。干生恐滴濕了。倒替他們一本一本的去收。雨略止了。外面雖然小下。學房裡倒還大下。四處滴水。竟無一處可以容身坐得。干生叫人對李二財說要回去躲雨。叫個人打傘送他家去。李二財吩咐了一個官轎夫拿傘相送。干生走到途中。見濛濛細雨猶然未止。信口念一句道。

濛濛細雨潤如酥。

那轎夫忽說道。相公好詩。我續一句罷。干生驚異道。你一個擡轎的人。如何會作詩。他笑道。我難道娘胎裡生下來就是擡轎的麼。不瞞相公說。我當日也教過書。因東家相待得十分刻薄。遂賭了一口氣。想道。人生天地間。何事不可爲。爲甚麽受這個罪。身爲無罪之囚。妻守有夫之寡。況古人說。寧爲轎夫長。莫做一先生。此人竟善於套古。我因此纔到都督府營謀捐納了一名轎夫頭兒的。干生笑道。既是你能續。你續一句看。他朗

吟道。我

夫師持傘送師夫。

干生訝道。你這句令我不明。何以謂夫師。又何謂師夫。只有人稱師傅的。從未見師夫兩個奇字眼。他笑道。夫師者。我今是轎夫。昔日曾爲過師。故稱夫師。師夫者。相公不要見罪焉。知今日之師。異日不爲轎夫耶。（辱翁曰。此轎夫眞正大通。不塊(愧)爲人師。）師也轎夫也。轎夫也師也。其間不能以寸去也。不是我斗膽說。我與相公還算同寅呢。干生也笑道。你雖當日敎過書。但今日既爲轎夫。我是他家西賓。大不同了。我與你。

堂前坐立分高下。

他大笑道。據我看來。相公雖然自譽。吾語汝弗如也。

若論工銀君尚輸。

干生道。這又怎麼講。他笑道。我一年十二兩銀子。還有三擔六斗米。相

公你只得十二兩工銀。尚還無粟與爾之鄰里鄉黨。豈不輸我一籌。說話之間。干生已到了家。他說道。相公。大家說頑話。千萬不要介懷。拿着傘去了。干生想他說的話。倒也好笑了一會。過了兩日。天大晴了。干生只得又到館中。每日只同這幾個頑童淘氣。又是那氣。又是那好笑。道。這幾個也不是學生。竟是一群野牛。我也不是他家請來的先生。是他家雇來做牧童的。干生在他家坐了半年館。李太同幾個兒子連學房門也不曾進。並不知道陪先生坐一坐。惟有滑稽曾讀過書。還知些人文道理。常到館中陪先生坐談。講講閒話。倒也還相投。有此一線。故後來好到干生任上也逍遙。伏下。干生偶然一日心有所觸。向衆學生道。你爺爺雖是行伍出身。在官場中也混久了。別的不知道也罷了。難道連天地君親師五個字都不知的麼。我是你家的先生。就是師了。你爺爺待我。一點禮貌也不知。成何道理。這竟大不然。我常見非行伍出身者亦多如此。學生們回去吃飯時。那李蒜就把先生的話向他

爺爺說。李太笑道。這個書呆子好不知事。他不見多少的官兒在我跟前磕頭禮拜的。我還不理。那些衛所的指揮千百戶在我面前。不要講坐。連站的地方還沒有。他一個精窮的秀才。我待他坐着就算我敬重斯文得很了。他還想爭甚麼。（奇談。）不說他秀才們不知官體。反說我不知禮貌。況他教的是我孫子。就同我兒子是一輩了。叫我如何敬他。（更奇。千古未聞之奇語。）你就把我這話教導他。李蓀到館中又把這話說了。干生大笑道。蠢牛蠢牛。幸喜我教的是他孫子。若是教他的曾孫。竟把我當他的孫子相待了。干生一心要辭了回去。又因廣教官囑託。諄諄勸他了此一年之局。彼此存個體面。只得耐住。因長嘆道。大丈夫不能奮飛。餬口青氈。受此小人下賤。我見有人尚鑽刺爲西席者欣欣爲榮。是何心耶。（游混公卜通輩處此。自然爲榮矣。）因信筆題了一調青衫濕的詞道。

青氈第一低微事。腆面向人誇。拘囚無罪。奴顏婢膝。依傍東

家。措身無地。蒙羞忍恥。乞食爭差。斯文掃地。逢人羞道。

心愧無涯。

纔寫完。那廣教官偶來相探。干生忙接着進來。讓他坐下。他一眼看見桌上那詞。取過一看。笑道。年兄此言必有所謂。干生細將館中這些妙處並李太所說的話。低低相告。那廣教官不禁大笑。道。是我屈了年兄了。也不想一至於此。又道。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況宰相肚裡好撐船。年兄且耐這幾個月罷。干生笑道。那船直撐了來還可容得。他竟橫撐了來。叫門生如何能容。說罷。二人大笑。又閒談了一會。干生要了七八回茶。只見答應。並不見到。廣教官道。不消了。就立起作別。干生送他出去。那李蓀見那張詞在桌上。悄悄偷了。藏在身邊。干生進來。見那張詞不見。因沒要緊。也不尋覓。到午間放吃飯。這李蓀到他爺爺處來。

這日李太的一個大肥騾子病死了。他叫人開剝煮熟。切做大臠。同着

幾個兒子在那裡痛吃。正吃得大飽。忽李蒸走到跟前。將那首詞拿出來。道。這是先生寫了罵爺爺的。方纔同那個教官看了大笑。又低低的向那教官罵了爺爺好些話。我也記不得那許多。李太怒道。他爲甚麼好好的罵我。叫兒子們道。你們大家看看。看罵的是甚麼話。原來他這幾個乃郎都不願兒子讀書。因是老子的主意。不敢違拗。又見先生常打他們的兒子。心疼得說不出來。那幾個婦人又護短。常嘓噥丈夫道。一個孩子們好容易養大了。憑他們頑頑罷。好好的叫他們念甚麼書。受這樣的罪。時常打得啣嘛喊叫的。你們也忍心麼。我見你們沒有念過書。一般也過日子穿衣吃飯的。他們聽了老婆的話。巴不得攆了先生去。讓他兒子好快樂。他四個人本不認得字。見老子叫看。假意接過來。看了一會。那李二財認得一個奴字。指着說道。這不是個奴才的奴字麼。他罵爺是奴才呢。好罵好罵。又道。我前日在學房門口過。也不知

他罵那一個孩子。甚麼狗肏心。肏肏心。又肏心。做先生的人這樣話都罵出來。又咒孩子們短命死矣。眞野賊奴。罵得這麼刻毒。他雖不識字。記性却好。竟能過耳不忘。我氣得了不得。要告訴爺。恐怕爺嗔。說請個先生教孫子。我們護短擠撮他。今日連爺都罵起來了。李四祿瞎指着一句。道。罵爺奴才值甚麼。這一句纔罵得狠呢。我也不敢說。李五壽又指一句。道。你說那一句狠。我看還輕。這一句纔利害呢。李三子道。你們不通文理。都是混說。我看這紙上東一道西一道畫的。那一句不狠。一大些黑字。都是人罵不出來的話。他都罵出來了。不要說是爺。叫我也受不得這些惡話。就教出個狀元來也有限。這樣的壞人不攆掉他。還留他做甚麼。被他轟揚出去。爺倒罷了。叫我們拿甚麼臉面見人。他弟兄幾個。你一嘴我一舌。把李太激得一腔怒氣。拍着胸叫道。氣殺俺咧。氣殺俺咧。一沖性走到學房。干生正在看書。忽見他氣忿忿走來。尚不知何故。還笑着站起相迎。

他指着干生罵道。你這驢毬毬攮的。我管下多少兵丁。一年只關十二兩銀子。還當多少差事。稍誤了還要打狗腿。你自己摸摸良心想一想。我一年十二兩銀子雇你來家。成日高高的坐着。你做些甚麼重活來。一日兩頓小米飯蕎麪湯供給着你受用。你吃得肥瘋了。反罵起我來。走你奶的村路。我的孫子就不念書也不怕沒有飯吃。他們蹺起腿來比你窮秀才的頭還高些。干生也不知是因甚事。見他無狀。也大怒道。我還愛在你家麽。因却不過廣老師的面皮。纔在這裡忍受。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你滿嘴噴的是甚麼糞。因大笑道。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篷蒿人。恨道。畜生畜生。殺才殺才。忿然去了。李三子向他老子道。爺聽見沒有。他罵爺畜生。還說殺來殺來。還要來殺爺呢。李太愈怒道。他想殺我。你們跟了我去殺了他。纔除得這恨。就叫人韛(備)馬拿腰刀來。那滑稽聽得。忙來勸止。他那裡肯聽。急得暴跳如雷。嘴中的白沫都

泛了出來。滑稽暗叫人上去忙對滑氏說了。滑氏叫人下來請他上去。說道。皇帝老兒人背地下還要說長道短呢。他罵你。你親耳朵聽見了麼。你信孫子們胡說。就要去殺他。他一個窮秀才你同他拚甚麼。這殺了他。你不償命的麼。況這南京的秀才有幾千。他們要齊了心。可就是西遊記上說的。男人們到了女兒國。一個人掐一下。就只剩個骷髏了。我說的是好話。快不許去胡做。不然我就了不得。你不要疑惑我心疼那先生。我卻是爲你的好意。（妙。此等蠢物。不得不分剖明白與他聽。）那李太見夫人說了。不敢不遵。忍了一口暗氣。他一肚子的騾子肉因氣一裹。不能消尅。漸漸飲食不下。成了噎食。百般醫治不能痊可。他一日睡着。總不見醒。滑氏心疑。上前摸了一摸。手足冰冷。只口中微有溫氣。不住墮淚。坐在傍邊守着。到了三鼓。聽他連嘆了幾口氣。道。悔遲了。悔遲了。滑氏忙問他。他也不答。只兩目直視。淚下如雨。過了半晌。叫把兒子媳婦孫子都叫到面前。

道。我纔到陰司去來。閻王怪我疑老子。不孝。待先生無禮。拿糞清灌了我好幾碗。果如所言。世間之人該灌糞清者大半矣。哭道。暫放我回來說與你們知道。勸世人不要像我。都要孝敬父母。尊敬師長。我這去。聽得說還要變隻夯狗。何必要變狗。何嘗是人來。日日要囔糞的呢。今生糞噴多了。後世囔些也該。好苦呵。哭了幾聲。做狗嗥而死。在生嗥了一輩子。臨死還要嗥。趣甚。他妻子少不得裝臉(殮)搬喪回家。他老子見了也不哭也不問他因何而死。心懷前恨。但罵道。這奴才死遲了。此時李得用見主人已死。他囊中已厚了。又恐當日假書的事或有人洩漏與老主知道。不能免罪。他帶着老婆兒子已桃(逃)之夭夭了。過後衆家人方把李得用帶假信並後來請先生的這些話。告訴了李之富。李之富倒反慟哭道。我那不通的兒囉。世上人家不通的兒多極。老子也哭不得許多。你聽奴才的假書。疑我老子。又聽孫子的讒言。罵逐先生。你死何足惜。但苦我老年人將來入土。不見貴兒子。只有些壞孫子了。後來不知他家下落。亦不復再贅。再說那干生自李

太家出來。逕到廣教官處。將前事說了。廣教官自愧不該薦他這館。再三自認不是。干生竟毫不介懷。付之一笑而已。鍾趨知他貧寒。久矣萌悔親之念。他兩個賢郎鍾吾仁鍾吾義又常力勸父親道。古云相女配夫。我家雖不算大富。也還是有碗飯吃的人家。妹子甚麼豪門巨族嫁不得。爲何配他一個窮酸。雖然說當年曾指腹爲婚。那不過是兒戲的事。如何做得準。鍾趨原有此心。又聽兩個兒子這一番話。遂拿定主意反悔。因聽得他在李都督家坐館。尚不敢造次。今聞得他賓主不合出來了。料道他力不能娶。算計了一番。先不好就露其意。恐親友談論。（人初起壞念未嘗不有些良心。一過後便喪盡矣。）一面托人來催他行聘迎娶。一行(面)又出一個難題目。要多少頭面。要多少尺頭。多少羊酒。多少果餅。不然如何進得我家的門。干生聽了這話。笑道。既然如此。等我有僥倖之時。然後再議。那人復了鍾趨。鍾趨便發話道。放他的狗屁。他若一百年不得中。我女兒留

一百年不成。他既不能娶。他若情願退婚。叫我女兒另嫁。我還與他幾兩銀子度日。那人又來會干生。就直言拜上。干生大笑道。老殺才見我貧欲悔盟耳。何多言。我豈屑要他分文。竟寫了一張退婚文書與他。鍾趨喜不勝言。干生的業師眞佳訓知道了。大怒。要約些朋友。叫干生遞公呈在學院處告他。反是干生勸道。老師盛情。門生深感。人生但患不能功名成立耳。何患無妻。以門生嫌他家之女則不可。彼嫌貧棄婿。我就爭來。亦無顏矣。眞佳訓見他志氣可嘉。又平素愛他抱負不凡。便道。賢契既不屑要他。我有一小女。作賢契之配何如。干生辭謝道。老師雲天高誼。門生銘感五內。但門生今日一貧徹骨。豈敢辱老師門楣。眞佳訓正色道。賢契以鍾趨視我耶。（好先生。不愧爲人之師表。此一語。視鍾趨爲狗彘矣。）若恐我小女愚陋。不足爲賢契之匹則止。至於其他。我不較也。干生道。蒙老師如此錯愛。門生豈不願爲門下婿。還拜謝道。門生愧無寸絲之聘。奈何。眞佳訓笑道。

何必拘此世俗之套。我前得了徽州府祁門縣敎官。數日內就要起身。小女既許奉箕箒。若帶了去。將來婚娶便費事了。因在袖中取出一封銀子來。道。我適間問一敝友貸得五十金做途費。今以二十兩贈與賢婿。明日就是良辰。我同老妻送小女來。你們完成之後。我也就要起程。但事在倉卒。小女的妝奩絲毫未備。寒家所有者皆送了來。餘俟後補。（雖是好丈人。却是好父親。雖疼愛女婿。正是疼愛女兒。眞佳訓不但眞會做先生。且眞會做岳丈。）干生見他這樣一片熱腸。惟有再三稱謝而已。眞佳訓回去。只與老妻說了。連女兒也不說知。次日只說親戚家請餞行。叫了三頂轎子。竟送到干家來。干生也備了桌酒款待岳父岳母。他老夫妻看着女兒女婿合了巹。抵暮回家。他是要上任去的。將家中所有器皿什物盡行贈了女兒女婿。孟夫子云。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他那令愛在閨中待字。信都不知。忽然間得了個女婿。大約也沒有甚麼抱怨父母處。他見干生相貌魁吾(梧)胸懷磊落。干生既感岳

父高情。又見新人態美。夫妻甚是相敬相愛。那眞佳訓把他的那間書室典與鍾生。所得典價十兩。也贈與女婿爲讀書燈火之費。數日內也就上任去了。鍾趨自得了那張退婚文書。先還恐有後話。過了幾日。聽得眞敎官把女兒嫁與他了。遂放了心。不但放心。再無不笑眞敎官呆者。托媒人妻（要）尋個富貴女婿。誰知他嫌貧棄婿的這個美名傳出。那正經人家都鄙他爲人。誰還肯要他的女兒。因循了幾年。他女兒年已二十五歲。恰逢勞正因寶姑死了要續絃。媒人說起鍾趨的女兒生得甚是標致。但只是年紀太大些。勞正也是將三十歲的人。這女子年紀尙還小着兩歲。這有何礙。就煩人去求親。鍾趨聽得是御史公的公子。求之不得。兩個兒子又十分慫慂。因圖奉承豪婿。賠了有千金妝奩嫁與他。世人因自己豪富而嫌貧棄婿者。不知是何肺腸。即如鍾趨因干生之貧而棄之。却賠千金嫁女于勞宅。若以此千金贈干生。利（則）不爲貧矣。歸之以女。豈不爲慈父賢岳。奈何溺於勢利場中而不悟。惜哉。勞正迎娶過門。成親之夕。不但貌美。而且果是處子。不勝恩愛。誰知後來事敗。魏璫磔後

株連。勞御史是他二等用事。黨逆人犯。本身伏法。妻子一家發陝西邊衛充軍。連鍾趣的乃愛。也同着鐵甲將軍去了。干生同鍾生同年中了舉。次年又同中了進士。做了一任知縣。行取後又做了推官。鍾趣悔恨無及。把女兒的一位推官奶奶白撂掉了。還去做了軍妻。可惜他死早了。不曾見他令愛後來做澤國公的權夫人。李自成在陝西猖獗(獗)音信杳無。死活存亡都不知道。他每每欲自抉其目。以恨不識人。還被親友在背後不知笑罵了多少。因此抱恨成了蠱脹而亡。這是後話。且說這干生住處與賈文物相近。賈文物因有個假文名在外。人見他又是科甲。或有求他作詩的。求他作文的。他又不好推辭不會。自己却又弄不來。他與干生自幼相識。知道他有些才學。時常請他來代庖。這日因要作盟文。故又去請他。一見他來。大喜道。弟候久了。忙迎着讓坐。也不暇敍寒溫。就把宦公子要結盟并要作一篇文。故請他來代筆的話。說了一遍。隨自己斟了一杯茶送過去。

即將筆遞上。將紙鋪下。干不驕與賈文物因同里巷。素常又杯酒往來。賈文物因常要求他。每遇節令定有些食物餽送。又常送些柴米。干生雖推辭不受。賈文物決定不肯。干生因見他情意諄切。只得笑納。今日他請了來。見他一番慇懃。十分承奉。況只要代作幾句盟友。(文)又甚是易事。雖知他與宦蕚童自大結盟。不過是膏粱子弟。狐群狗黨。一夥酒肉之朋。信筆作了一篇譏誚戲謔的話。作完。隨又將黃紙謄清。遞與賈文物。賈文物看了一遍。贊道。非長兄大才。何以得此。替小弟生輝多矣。留他小飲了幾杯。干生辭別。賈文物深深作揖道謝。送他出門而去。賈文物見人說話無一不文。惟見了干生。半個文字也不敢說。不但是小巫見了大巫。正是他純是以做文欺局外之人也。回到內室。富氏問道。你今日往那裡去的。此時纔回來。又請那姓干的寫甚麼。賈文物鞠躬道。有政故晏也。予久矣升堂矣。未入於室耳。富氏怒道。你向別人文縐縐的罷了。在我跟前也是如此。問着話。不明白說。甚麼叫做有政晏也。賈文物道。

予豈多文哉。久假而不知其非也。幸恕之。富氏反笑起來。道。我看你眞是迂夫子。倒埋着文屁沖天。的評。到底是甚麼事。說來我聽。賈文物道。有一宦公子。居氣養體。大哉居乎。翩翩之佳公子也。欲與拙夫同氣相求。爲朋友共。其臭如蘭。故歸來不覺日之夕矣。富氏道。啐。你嚼蛆。便上床脫衣而睡。賈文物也便上床。臥了片刻。爬起來。道。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不告而娶爲無後也。況男女居室乎。奶奶雖未學養子而嫁。我拙夫恐廢人之大倫。不敢不勉請搗之。富氏也不理他。他將富氏放得睡正了。他站起。向陰門深深一恭。道。得罪了。予日日新。又日新矣。然後爬上肚皮。雲雨起來。斯斯文文。慢慢一下一下的抽扯。富氏急得叫道。你到這個要緊的時候。怎還這樣慢條斯理的。賈文物道。好勇鬬狠。以危父母。不孝也。況古云。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乎。富氏怒道。你既然做這麼個樣子。你掙這個命做甚麼。賈文物道。此孝當竭力。忠則盡命之時。況與夫

人交。敢不興乎。不能也。非不爲也。頃刻氣喘吁吁。伏於枕上。富氏道。你怎麼越發不動了。賈文物道。吾了矣。不能動也。非敢住也。力不進也。富氏又恨又怒。將他一搡。跌下身來睡倒。嘆道。血氣方剛。戒之在鬪。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富氏聽得恨極了。下力將他掙(擰)了幾把。他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夫人不自苦。然而我苦之。何若是乎擰之之也。富氏恨恨而睡。一宿晚景已過。次早賈文物起來。梳洗穿衣。袖了盟文。坐轎往宦家來。進到園中。童鄔二人早已在彼。宦蕚迎着問道。兄的文曾作了麼。賈文物道。予歸而來之有餘師。焉得無。這一句文袋掉得是實。遂在袖中取出遞過。宦蕚接了。打開叫鄔合念。大家上前同聽他念道。

維南贍部洲大明國南京應天府居住信官宦蕚賈文物童自大。謹以烏豬白羊。香花紙燭。致獻於天地三界十方萬靈眞宰。初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鎭天尊關聖帝君之前曰。

宦蕚道。這信官兩個字下得妥當之極。好想頭。鄔合道。就是烏豬白羊四個字也對得工得緊。童自大道。寫上關老爺眞好。我見人家結拜都寫上他老人家的。鄔合又念道。

某等向係異姓。今結同盟。只願同年同月同日生。不願同年同日死。

鄔合道。這生死兩個字轉換轉換。多了許多學問。不是賈老爺這樣名公。誰能想得到此。童自大道。這兩句話原是古人不通。如今人家的親弟兄爲幾個錢還像生死寃家。（乍看似呆話。細思之。眞至言也。）況結拜的酒肉弟兄。不過圖些東西肥嘴。（近之結盟。不過爲此。）無原無故。同起甚麼生死來。這樣沒道理的胡話豈不可笑。宦蕚道。果然。你這話說得有理之極。向鄔合道。你再念。他念道。

自今設誓之後。某等三人輪流做主。或以酒肉開筵。或向煙

花訪妓。倘負斯盟。人神共殛。

童自大伸了伸舌頭。道。既這樣說。你把我的名字摳掉罷。我是不來的了。宦蕚道。既已講定。爲何又變起卦來了。童自大道。賈兄是個送人的棺材座子。他同我頑呢。他上頭說輪流做東。我如何來得起。我一個經紀人家。那裡經得這等大費。若是我家奶奶知道了。我這條打板算就送在你們手裡了。賈文物道。送爲賓主禮也。既如此說。你竟二二而一。我們一而二。何如。童自大搖頭道。也做不來。我前日聽見個人念書。甚麼二十而取一。就依着書上說。你每位當十回我當一回罷。宦蕚道。太無此理。我們兩個當十回東擾你一回。何如。他聽了纔不做聲。鄔合道。二位老爺請聽着念完了罷。又念道。

某等今日富貴相當。故結弟兄之社。他年豪華不敵。定散手足之盟。上告蒼穹。願鑒同志。天啓　年　月　日謹疏。

讀畢。童自大道。一篇文我只喜這兩句。鄔合道。通篇都是妙的。如何只說這兩句好。童自大道。他說有錢相聚。無錢散夥。可不妙哉乎也。我因二位哥有錢勢纔來拜把子。若是兩位兄倒了運。我還同你做甚弟兄。同胞骨肉尚如此。何況區區酒肉盟。朋友已是五倫中之一。果能敦友道。患難死生可以相共。何待結盟而始原也。近之結盟者。皆不過是酒肉社。特美其名爲結盟耳。昔人曾有兩句道。最好笑的世情。朋友們結盟。童自大這幾句話。與之拵合今人。多少譏貶多少傷心。孰謂之呆哉。宦蕚對賈文物道。人不可不弄個進士做。賢弟這篇文都是我心眼兒裡的話。却說不出來。都被你說出來了。眞不愧才子二字。宦蕚這幾句話初看不覺。細思之眞不通到趣極。他並不知進士是因自文才而得。以爲中了進士自然有才。匪夷所思令人笑倒。

賈文物道。愚弟此文乃雞鳴而起。孳孳爲之者。雖小套。必有可觀者焉。

說話間。衆家人已將各項擺列停當。叫鄔合念盟文。他三人焚香歃血畢。然後交拜過。擺上酒來。大家散福痛飲。狂呼哥哥弟弟。眞比親手足還覺親熱。有幾句道他三人道。

　　臭味相投。同盟共好。弟弟兄兄。酒肴列遶。若問義氣有無。這

飲到更闌。方纔分手。宦蕚回到房中。侯氏問道。你今日前邊殺豬宰羊

却不能分曉。

做甚麼事。宦蕚將同賈童結拜的話說了。侯氏道。我同你夫妻多年。不見你一些親熱。每日歇店也似的。晚上進來睡一覺。清早就鑽了出去。成日在外邊不知做些甚事。又同外人結拜甚麼弟兄。可不是親的倒疏。疏的倒親了。（此類人多甚。）宦蕚道。我豈不要親熱你。只是見了你努(怒)目金剛似的那一種相貌。一點喜容也沒有。我的魂都不在身上。怕還怕不過來。還敢來同你親熱呢。侯氏此時偶然有些高興。正想他來親熱親熱。遂密縫着兩隻紅眼。齜着嘴。（要是我。更害忙。(怕)）故做嘻嘻的笑道。我如今這個喜笑的面龎。難道你還怕麼。看你怎麼個親熱的法見(兒)宦蕚已有半酣。見他滿面春風。一時膽壯起來。也笑嘻嘻走上前抱住。親了兩個嘴。道。我的娘。你若日日有這個喜容。我便夜夜同你親熱。我同你到

床上親熱去。把侯氏抱上床來。替他寬衣褪褲。二人脫得精光。宦蕚腹中雖然不濟。腰中這一副本錢倒甚濟。有一調西江月贊他道。

堅舉長餘六寸。生來能軟能剛。軟如醉漢倒郎當。剛似瘋僧狂樣。　出牝入陰本事。腰州臍下家鄉。天生二子在身傍。慣與佳人打仗。

那侯氏貌雖不揚。倒好一個陰戶。也有個西江月贈他道。

緊暖香乾俱備。光光滑滑堪憐。有時吐舌笑開顏。睏便懶張兩片。　清水池邊故土。褌襠縣裡家園。有時忽動興纏綿。戰鬬千回不倦。前贊宦蕚郞合是兩調西江月。此處贊他二人也是兩調西江月。前後一映。

他兩個一時弄將起來。只見。

一個兩足高蹺。一個單鎗直刺。一個柳腰款擺。一個玉杵(杵)忙舂。一個笑吟吟把腰肢緊摟。一個喜孜孜將兩股頻

搖。這一個面似火燒。那一個舌如冰冷。一個喉內哼哼。如小兒睡夢頻啼。一個鼻中喘喘。似老牛耕田力乏。下一個矇矇星眼。心窩內樂極魂飛。上一個汗流浹背。遍身中酥麻精洩。

幹夠多時。雲收雨散。那侯氏得了這一番樂趣。也與每常大不相同。二人四臂交加。兩胸相貼。眞個親親熱熱睡了一夜。此後侯氏圖他這種親熱。也就常與他個笑臉。宦蕚也就漸漸膽子略壯了些。雖不敢犯他的法度。也不似先那樣畏縮了。且說那鍾生一日在梅生家會文。作完之後。互相評論了一番。鍾生見案頭有一册手抄。便拿過來翻閱。梅生道。這是個姓郭的敝友。他與點(黔)寧侯沐國公有些瓜葛。往雲南去相探。沐公留他住了年餘。他將滇中風景作了三十餘首竹枝詞。昨日回來。他送來與弟看。雖不爲佳。然而看看。知那地方的風俗。不無開卷有益。鍾生翻開看道。

朱樓繡户鬪年光。綵勝新花八寶妝。上客登堂來拜歲。金盤

十只送檳榔。

三冬雷雨兩交加。但到立春桃已花。正月盡頭梅子大。嘗新

二月有黃瓜。

簾外春風初淡蕩。梁頭燕語已呢喃。獨有鴻飛曾不到。長空

耿氣鎖煙嵐。

花朝時節女成行。攜榼城東坐小莊。石子爭拈打石臼。中時

應產好兒耶。

楊花歷亂下秋千。趁着清明無雨天。金汁河邊桃李陌。稠人

堆裡狖風鳶。

頭上青梭布一幅。防風行動手親扶。歸來不見新娘面。嚼碎

檳榔罵濫奴。

柳葉桃花日夜開。青樓小妓踏歌回。閒情解釋愁多少。帶得春風滿面來。

一隻金釵十萬貲。霍家小玉傾城姿。好花纔吐新鶯滑。妒殺姝姝打棗詞。

圓通勝蹟小蓬萊。樓觀金銀厓上開。磴道盤空直到頂。可憐羅襪半塵埃。

肉身金像古庭龕。銅殿新修鸂鶒灘。出門試請朝東看。山頭坐破女和男。

夏木千章祈雨壇。烏龍潭繞碧欄杆。神魚隊隊皆龍種。誰敢吟風下釣竿。

金馬山前金馬寺。碧雞關外碧雞祠。王褒祀後南雲嘆。猶道昆明鑿漢時。

大理黑龍憶白龍。傳聞人説是雌雄。如今一歲一相見。飛雹寒冰帶滿空。

白塔街前嶽廟開。血池賺得婦人來。半空蝴蝶飛灰盡。獨坐西廊苦不回。

蜀粱自古產銅山。九府官開寶貨泉。一月一緡收子母。人人爭放排肥錢。滇中皆以海肥貿易。至今呼錢猶曰肥兒。

小兒好事日千端。甘蔗性寒梅子酸。買得燒鵝還未請。索錢又換米花團。滇中小兒謂炒煳蠶豆爲燒鵝也。

吆吆喝喝百般腔。魚市街連羊市長。聽去綿蠻渾不解。螺螄賭兒螺螄黃。滇中螺螄甚大。賣者分頭賭黃三等。

雲燒星回六月天。食生人競共嘗鮮。不知五詔同焚死。直似臘（驪）山舉火年。六月二十四日爲火把節。土人皆食生肉。

矗空兩塔望巍巍。西寺人從東寺歸。崢嶸五百阿羅漢。一時齊着錦襴衣。

太華山上白雲秋。太華山下水長流。彈詞唱罷歷朝事。不見當年楊用修。

晏公海口混茫茫。昆明池水接昆陽。舟船何事行深夜。白日風波不可當。

鐘聲嗚咽梵王秋。歸化千年大路頭。莫道西南通漢使。滇池不肯向東流。

誰家少婦挽雙鬟。拜掃清明哭百蠻。自道良人中國子。可憐死葬梁王山。

白日狂飆十丈高。拔山盪海怒奔號。勞勞亭外重關道。劈面塵沙無處逃。

寶石陸離出永昌。黃金照耀產麗江。傾囊猶恐公家罪。百姓

何人敢自藏。

近城風脈祖墳山。盡日堪輿馬上看。俱道來龍埋處好。不知

何代始高官。

進耳山中祈夢人。事誇一夢覺先因。不知人事渾皆夢。獨自

殷勤夜問神。

高樹茶花如火屯。千紅萬紫似兒孫。三春景色眞眞好。一片

花聲賣過門。

二忠木上照滇雲。太史聲名動海濱。生滴（謫）死歸皆是義。

南中稱有此雙仁。

黔寧開第五華東。珠樹繁花照眼紅。鸚鵡西飛芳草暮。桂枝

獨自唱春風。

玉樹後庭花已殘。梁王山下鳥飛寒。民間不解傷心事。一夜月明打棗竿。

看完了。梅生又留鍾生小飲了數杯。鍾生見日色將暮。作別歸家。正走時。紛紛落下雨來。正無處躲避。遙見一個菜園中搭着一個蓆棚。係種園之人午間陰涼之所。只得急走到底下暫避。不想一陣陣只管大下起來。竟如瓢傾一般。頃刻間。平地水深數寸。一個聚水灌園的塘子都漲滿了。幸得這個棚上豆葉遮滿。又在一棵大槐樹之下。雖然身上略沾濕了些。還不至十分狼狽。等到將起更時分。淙淙猶尚未止。鍾生因離家尚遠。泥濘難行。且又下個不住。到一更之後。雨纔止了。黑雲中微微有些月光。此時雖然晴了。却夜深歸去不得。心中好生着急。忽隱隱聽得有哭泣之聲。朦朧月下四處一望。恍恍惚惚見水塘邊有個人影。哭聲雖不高。却甚是悲切。像有個投水之意。鍾生悄步走近前去。原來

是個婦人。那婦人哭着。不曾看見。聽得脚步響。忽回頭一看。見有人來。忙攛入水中。鍾生眼疾。見婦人下水。趕上一步。一把拉住衣服。儘力拖了上來。那婦人還往下掙。鍾生顧不得嫌疑。也不惜泥污了自己的衣服。拉住他膀子。道。你是誰家宅眷。有甚麼寃苦的事。尋此短見。那婦人掙不脫。只是嗚嗚的哭。鍾生道。你有甚麼萬不得已的事。何妨告訴我。我或者可以救得你也不可知。你家住在那裡。那婦人方住了哭。指着個小門兒。道。那就是我家的後門。此時婦人自頭至足。渾身都是泥水。鍾生用力扶起他來。道。你且請回去。萬不可如此。那婦人微亮之下見鍾生儒巾儒服。是個讀書人的樣子。又哭着道。相公。你救我也無益。我始終是不能活的。倒不如趁這深深的水。讓我死了罷。鍾生道。我不見就罷了。可有見而不救之理。且回去有話說了。我若力量可行。定然相救。那婦人見他苦勸。只得回家。鍾生也隨在後面。那婦人一身拖泥帶

水沉重了。地下泥深路滑。他鞋弓足小。一步一跌。鍾生看得心中過不去。只得上去扶着他走。婦人怕又滑倒。將兩隻手把鍾生肩膀緊緊扳住。把個鍾生也弄了一身泥水。扶他到了房內。你道鍾生一個讀書人。豈肯昏夜到一個孤身婦人室中。因恐無人。他又去尋死。豈不辜了救他的一片熱腸。二來要問他詳細。有可救他處。好設法相援。做個救人救徹之意。到了房中。燈火也沒有。月又不明。黑魆魆伸掌不見。那婦人摸了條板凳讓鍾生坐下。他在床沿上坐着。那婦人一身雖然濕透。幸得七月初頭。天氣正熱。鍾生問他投水的緣故。丈夫何往。他重新哭起來。道。我姓郗。我丈夫姓充。名好古。當日也是好人家子孫。因不成器。成日在外拐騙小官。做那下流的事。把個小小家業都花盡了。如今手頭沒錢。舊日相厚的那些人都撇開了他。他還不死心。三日前又引了個小夥兒到家中來。說到這裡。越哭得悲慟。鍾生道。不用傷心。你說完了

再做商議。婦人止住哭。含羞道。他因沒錢與那小夥子。要叫我同那小夥子睡。他捷他的屁股。我也是好人家兒女。怎肯做這樣無恥下流的事。被我同他大鬧了一場。他賭氣出去。三日不歸。家中當賣俱無。柴米油鹽一樣沒有。大長的天氣。我整整餓了三日。米星兒也沒有沾牙。相公請想。我這樣苦命還活着做甚麼。螻蟻尚且貪生。我難道就不愛命。我餓得受不得了。纔去投水。先要上吊。又下不得手。想着深深的水往下一跳就罷了。不想又遇着相公救起我來。我也想來。嫁了這樣不成材的丈夫。他圖風流快樂。妻子餓着都不管。我就做些不長進的事。他也怨不得。相好個正經人也還罷了。怎肯把身子同兔子小廝去睡。婦人的這幾句話來得有意。他雖黑影裡未見鍾生容貌。見他文文雅雅。是個正經人。又有救他的這番好情。且又不顧泥污。竭力扶持。又還說要救他。大凡人猛性尋死。死了就罷了。被人救轉。誰不惜命。這郗氏不

但要捨身報他相救之恩。且有個要結交他圖他照顧之意。非寫郗氏一段貞性忽爾變爲淫心。此乃是他一片報恩之念。因今日不曾捨身以報。故後日念念不忘。終必報之也。鍾生是個誠實君子。那裡認他話頭。便問他道。你難道沒有父母兄弟麽。郗氏道。要有父母倒好了。只有個哥哥。嫂子前年又死了。也是個孤身。見妹夫不成人。也嚷鬧過幾回。不大上門。他往外邊做生意去了。原說八月裡纔回來。鍾生道。事也好處。你不必胡思亂想。這一句妙極。鍾生是個聰明人。豈不料郗氏前言之味。今云你不必胡思亂想。淺人看去。謂是不可再尋死了。深味之。暗言切不可因貞而失身也。你一個人。一月有一兩銀子就夠將就盤纏了。我雖是個貧士。我明日去替你設處。郗氏道。相公貴姓。我蒙相公這樣大恩。怎麽報答。鍾生道。我賤姓鍾。救人之難。理所當爲。何必講報答的話。說話時。外面又大下起來。鍾生初意說完了話。安撫了婦人。還要到棚下去。不意下得越大。只得閉目凝神坐着。郗氏見鍾生這等好情。心中感他不盡。又想。孤男寡女黑影裡共坐一室。可有不動心之理。恐他先動起手來。反不見了情面。我既欲

以身相酬。不如先去就他。（又寫此數語者。非謂郗氏之淫蠱。特更顯鍾生之難得耳。）遂走近前。道。夜深了。相公不棄。請在床上去睡睡。我在板凳上坐着罷。鍾生道。你請自便。我坐坐好。郗氏見他推辭。只得仍到床沿上坐下。那雨足足下了一夜。他二人也就坐了一夜。鍾生對着那婦人。毫不動念。有四句贊他道。

空房雨夜對嬋娟。　正直心腸鐵石堅。
寂寂通宵能遏慾。　坐懷端可繼前賢。

東方亮了。天色方晴。郗氏把鍾生一看。好個標致少年。心愛無比。（有此一句。相隔數年。故一見即識也。）起身向鍾生道。泥深路爛。相公怎麼回去。寒家柴也沒一根。茶也沒一鍾敬相公的。鍾生看那郗氏也大有幾分姿色。雖然是裙布荊釵。却掩不得他的花容月貌。古人有幾句話道。

好好好。不必綾羅襖。青衫白練裙。好的只是好。

還有幾句贊他道。

冰肌藏玉骨。衫領露酥胸。柳眉積翠黛。杏眼閃銀星。月樣儀容俏。天然性格清。體似燕藏柳。聲如鶯囀林。看他渾身水濕。似帶雨海棠籠曉日。遍體泥淤。如經霜黃菊弄秋晴。雖不及瑤臺仙子。也算個窈窕佳人。此極贊郗氏之美者。若非有殊也。後來焉能動榮公之目。一見歸保愛也。

這郗氏渾身還是精濕。鍾生答道。顧不得泥濘。我此時回去設處盤費送來。你不可又尋短見了。換換濕衣裳。養息養息。我就來的。二語足見鍾生相愛之甚。情不敢越禮耳。郗氏道。我就是身上這件衫子。可憐那裡還有得換。鍾坐（生）點了點頭。嘆了一聲。拖泥帶水而去。到了家中。將錢貴贈他的銀子稱了三兩。帶了一百文錢。把舊衫舊褲拿了兩件。捲緊籠在袖中。復到郗氏家來。那婦人正倚門盼望。見了他。忙側身讓入。鍾生先把衫褲取出。放在桌子上。道。這兩件舊衣。你將就換換身上。又將銀子遞與他。道。你昨日說令兄八月來家。如今已是七月初了。到八月盡。只兩個月。但出門

的人定不得歸期。這是三兩銀子。夠你三個月用度。等你令兄回來。就有接應了。又取了一百文錢與他。道。恐一時沒人與你換錢。你餓了三四日。且買個點心充飢。郗氏見他如此週到。相愛之切。滴了幾點淚。道。相公這樣深情。我無報答之處。若不嫌我醜陋。願以此身相報。（此非謂郗氏之水性。乃贊其受恩必報之堅心。正反槪（襯）世之鬚眉者。今日受人之德。明日即掉臂不顧之流耳。）鍾生正色道。我一番救你的熱心腸。豈有不肖的念頭。你快不要妄說這話。錯會了主意。郗氏見他說得如此斬截。知道他不是個好色悖禮的人。忙忙拜謝。鍾生也頂禮相還。辭別而回。離家有百步之遙。一家門口站着一個老婦同一個年少婦人在那裡閒望。見了鍾生。那少婦失口贊道。好一位俊俏郎君。有甚麼要緊的事。弄了滿身兩足的汚泥。鍾生○○看見。雖然淡妝素服。竟是國色天姿。也有古人的幾句贊他道。

俏俏俏。不用菱花照。清水淡梳妝。俏的只是俏。

鍾生見了。忙低頭而過。只聽得那一個半老婦人道。這就是前面那園子裡住的鍾相公。是個才貌雙全。有名的小秀才。只離百步之遠。老婦已知鍾生之姓之名的。鍾生反不知其爲何如人。足見他不務外事。閉戶潛修也。鍾生到家。換了衣服鞋襪。因一夜無眠。睡了一覺。然後起來讀書。天色晴了。過了兩日。因家中缺少些動用之物。打發那雇的小子上街去買。他獨坐看書。忽聽得敲門甚急。疑是那小子忘了甚麼東西回來取。忙來開門。原來是前日那家門口站着的那美婦。鍾生道。尊駕到這裡來。有何貴幹。那美婦笑着道。我來看看相公的書室。說着。就走了進來。鍾生又不好推他。只得也跟着走入。前日不過瞥見一眼。未曾看明。此時將他一看。却好一個女子。腐頭巾謂。看人婦女。大損陰德。此迂腐不通之論也。人非瞽目。見美色焉不一看。即如走馬看花。過眼即了。勿介在胸中。有何妨礙。若見了美色。時刻不忘。且又不住口提。則不但損德。乃眞正小人矣。有幾句贊語道。

月掛雙眉。霞蒸兩靨。膚凝瑞雪。鬢挽祥雲。輕盈綽約不爲奇。妙在無心入畫。嬝娜端莊。皆可咏絕。非有意成詩。誠哉絕世

佳人。允矣出塵仙子。寫李氏如此美麗。非正筆。特謂如此艷質於無人處來奔。而鍾生毫不動念。眞奇男子耳。

他到了房中。道。好一間潔淨臥室。眞是瀟灑書齋了。不愧才人所居。鍾生站在窗外。道。男女授受不親。請回罷。恐一時有朋友撞來。見之不雅。那美婦道。相公請進來。妾有心腹之言奉告。鍾生道。豈不聞瓜田李下之嫌乎。有話但請見教。我在此聽着是一樣的。那美婦道。妾家姓李。我父親是黌門老儒。我向日爲媒所誤。誤適匪人。先夫桑姓。自不知書。惟以嫖賭爲事。妾今孀居三載。賤庚二十有一。自先夫亡後。妾即歸於母家。我父母公姑憫我年幼無出。叫我改適。我恐又嫁一庸奴。豈不誤了終身。要圖覓一良偶。故爾不敢輕托。昨見相公丰儀出衆。又聞知學富五車。妾私心欣慶。不自揣鄙陋。願侍箕箒。妾此來。非爲淫奔之事。欲以終身相托耳。昨遇相公的那家是我姨父。姓陶。姨母柳氏。係家慈之親妹。今日他老夫妻都往親戚家去了。妾偷空到此。不惜慚顏自媒。相公

肯俯允否。鍾生道。多承厚意。但我已定過荆妻了。有幸盛情。不敢從命。那婦人想了一想。又道。我想寧爲讀書郎之妾。不願做賣菜傭之妻。相公既聘過夫人。願留一小星之位以處我。尊意如何。鍾生道。尊翁既係前輩先生。你是儒門閨秀。可有與人做妾之理。令尊自然愛女。爲擇佳配。古云。寧爲雞口。勿爲牛後。不要錯想了。恐有人來。快請回步罷。那李氏聽了這話。眞個是。

只道桃源路已通。豈知猶在夢魂中。
青鳥浪傳雲外信。錯將心事語東風。

不覺滴下淚來。道。昨見郎君之後。私心以爲終身有托。不意相公如此拒絕。我亦聞之。寧甘玉碎。不肯瓦全。一生事一誤。寧堪再誤。命薄如斯。我從此投入空門。長齋繡佛。今生不復再嫁矣。掩袂悲啼。鍾生聽他說得慘然。心中着實動憐。想了一想。道。不必傷心。我替你做個伐罷。我有

個契友梅兄。今年二十三歲了。相貌瑰異。才學天成。將來必成大器也。前歲斷絃。家頗充足。較勝我多矣。若肯嫁他。必不失所。那李氏道。相公尊諭固是良言。但不知果如相公之說否。鍾生道。承你這一番見愛。我已銘刻肺腑。好色人之所慕。我若不曾聘過。豈不願得你這樣佳人。要說我不相愛。便是矯情之語。我雖有十分憐愛之心。但於禮有萬不可行者。此數語見鍾生才是眞豪傑。才是眞情種。我爲作伐者相報你這種深情耳。豈肯誤你終身之事。李氏聽他說這話。眞出肝膈之言。深深斂衽而拜。鍾生還了一揖。道。我今日就去對梅兄說了。擇日到府奉求。不知令尊府上在那裡住。李氏道。若貴友不鄙寒門。不必遣媒。如不吝玉。就到家姨父處。煩我姨母去說。更爲省事。有心哉。斯女也欲梅生來。自己偷相耳。鍾生道。這更妙了。那婦人喜笑盈腮。欣欣而去。鍾生等了小子回來。就親去到梅生家。不好說這婦人來奔的話。只說。昨日偶然看見。眞是麗人。訪問鄰舍。方知姓李。是儒家之女。聞得

孀居。纔二十一歲。正在選擇佳婿。弟見吾兄鰥居。特來奉告。佳人難得。吾兄萬不可錯過。若親去煩他姨母作伐。事在必成。梅生大喜。再三稱謝。次日。備了一分禮。親同鍾生來央陶老夫婦做媒。他老兩口見梅生少年英俊。滿口應允。那李氏暗地偷覰梅生。果然一表非俗。心中私喜。感激鍾生不盡。陶老向李老說了。接了女兒回去。問女兒主意。那李氏自然願意。李老就許了。錢貴與鍾生。梅生之媒也。廣氏與劉題。梅生之媒也。成全了兩對好夫妻。今李氏與梅生雖緣陶老說合。實起於鍾生之媒也。亦成全了他一對好夫妻。做良媒者自有好報。世間之媒專誤人家子女。何也。梅生擇吉行聘。也甚齊整。選了八月初四日親迎。娶進門來。梅生看那李氏。果然美豔無比。與當年雪氏可相伯仲。李氏也偷眼看梅生。比前番私窺時丰韵更佳。有四句說他兩人道。

郎顏敷粉女容嬌。　角枕橫陳粲此宵。
兩兩情投如鼓瑟。　千金良夜實難消。

他二人這一夜的恩情。賽過百年歡好。到了三日之期。請丈人李老。丈

母柳氏。姨丈陶老。姨丈母。舅丈李老。舅丈母楊氏。幷桑老夫婦。又有丈人家的親戚桂老栢老多人。到家喜筵。鍾生臨場。不得來赴席。親朋熱鬧了數日。他夫妻如魚似水。深感鍾生這個月老。梅生得了佳偶。竟連場期都不去赴。眞是。

得成比翼何須貴。　願做鴛鴦不羨仙。

暫且放下。再說邢宧蕚賈文物童自大三個自結盟之後。無比親厚。朝聚暮散。十日有七八日在宧家。有兩三日在賈文物處。他們知道童自大吝嗇。總不到他家去。眞好弟兄。童自大當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二兄也。一日。又在宧蕚家中來。要知在何處共坐。做些甚事。〇〇下回分剖。❷

姑妄言九卷終

校記

❶ 此段原有眉批註云：「說：山東土音，念做上聲，五音皆無字可釋。舍：沙去聲。」

❷ 卷末空白處原有「較了」二字，今刪。

姑妄言第十卷

鈍翁曰。宦賈童三人雖爲同類。然氣質各別。一個人是一個身段。一番談吐。毫無相似。宦蕚之呆也狂。賈文物之呆也假。童自大之呆也則眞呆矣。即鄔合之奉承三人亦是三等。宦蕚爲重。賈文物次之。童自大爲輕。可見利字又遜勢字一頭。看他三人說頑說笑。純然一夥不經世事膏粱癡頑子弟。

宦賈童之遇錢貴。乃鍾生錢貴之幸也。如錢貴不遇他三人。不顯錢貴之貞。不見鍾生之雅。作者之筆。正如畫石畫三面之法。

游混公幹子後庭。雖是楊爲英之惡計。然而世上酷好龍陽之人。皆當以此法處之。

前數回內雖夾寫游混公之不堪。尚未見其不堪之所以然處。這一回內是他的小傳。細閱之。不但不堪。而且不堪之至。

後半冊極力寫多銀之淫賤。游夏流之下流。借子罵父。游混公卜通輩自思之。料亦無辭可解。

或有迂叟見游夏流一事。必勃然曰。有是哉。此物奚可舔哉。彼不知借這一個下流。罵盡古今多少下流也。有勢之股既可舔。多銀之陰獨不可舔耶。勢與利等耳。多銀之陰猶可飡魚香。恐有勢之股純乎狗屎臭也。且游夏流舔這妻子之陰。尚有曖昧。他人彰明較著。竟舔外人之股。以此較之。游夏流尚高一籌。

姑妄言卷之十

第十回　狂且乘狂興憶高官　美妓具美心譏俗客

附　卜氏女奇淫出奇思　游家兒妙舔眞妙想

話說宦賈童三人自結盟之後。終日相聚。比同胞兄弟還覺親熱幾分。（此所謂小人之交甘如醴也。）一日。同在宦蕚家中斐園內一個呑萍閣上乘涼。你道何爲呑萍閣。這是夏天避暑的一座涼廳。四圍是水。此閣在內獨峙。塘沿四週都是參天垂柳。遮得那閣上一隙日光皆無。水內荇藻鋪滿。那龜鼈魚蝦往來游戲不絕。皆浮於水面。呑吐浮萍。景甚可觀。故此取名爲呑萍。他衆人坐在閣上。散髮披襟。呼盧痛飲了一會。宦蕚道。我們只是這樣蠻吃。一點趣味也沒有。不若大家清談清談。還覺快活些。鄔合道。大老爺若發一言。出一想。就都絕妙。清談高雅。可是俗人能及。眞高出尋

常萬倍。童自大道。鄔哥。你好搊。你拿花盆兒給哥頂呢。據我說。說那鬼話不過聽得耳朶快活。不如吃酒吃菜。嘴同肚子兩處快活。倒不好麼。賈文物道。賢弟失矣。子貢方人。夫子但曰。夫我則不暇。何面叱鄔兄之短。而負惡訐以爲直者之名乎。童自大道。我也是同鄔哥頑呢。不消多講。就依着哥說鬼話罷。宦蕚道。我們如〇〇〇〇〇笑話兒頑耍。要有親眼見的更妙。不然就是〇〇〇〇〇〇〇罷。說得不好的罰一杯。賈文物道。妙矣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宦蕚道。我前年在京中的時候。有門下走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永平府去有事。去了些日子回來。他說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歲的一個漢子趕着一輛車車。上坐着一〇〇〇〇〇〇十來歲。生得很好。就是這個漢子的老婆。有一個標致小夥子。也纔二十多歲。前前後後。總不離那車。同那婦人眉來眼去的調情。二和尚覺得有些古怪。留心冷眼看他。(非和尚決不如此留心。)或是那漢子略離遠些。

他兩個就打牙犯嘴。說頑說笑。午間打中火。也定在一處鋪子裡吃飯。晚上也同在一個店裡歇。北邊的店比不得我們南邊。一間一間的都是敞着的多。那一晚歇了店。二和尚也在這個店裡。是對面兩鋪炕。這個婦人靠着牆睡。他漢子挨着他。一個白鬍子老頭子也在那炕頭上。別的人因有小媳婦子在那炕上。都擠在這邊一炕睡。二和尚就挨着這小夥子在一處。夜裡那婦人的漢子起去上馬草料。這小夥子忙跳下炕。鑽在那婦人被裡去了。一會聽得那漢子要進來了。他忙又跑了回來睡下。眾人都醒着。誰肯管這閒事。那漢子剛睡下。想是摸着了那婦人的下身。不知怎樣的。忙坐起來。叫道。不好。有了壞人了。一屋子的人。不知是那一個。他疑是同炕睡的那個老兒。他下炕舀了一瓢涼水。推那老兒道。起來喝水。那老兒睡在熱炕頭上正在發渴。接過來。就一氣喝完了。那漢子沒得說。也就睡了。天亮時。那漢子同婦人先去了。眾

人也都起來。這小夥子向那老兒作揖。道。多謝太爺替我喝那一瓢水。那老兒笑道。我的哥。是你老嗎。我要知道是你。還替你喝兩瓢。把一店的人都大笑起來。這豈不是個眞笑話。童自大笑道。這想就是二和尚做的事罷。他不好說是自己。推在別人身上。他這想豈但不呆。而且乖甚。賈文物點頭道。有理哉。賢弟之言如見其肺肝然矣。我有目覩之一事焉。前偶到鍾山之上去玩。觀象之台有四五婦人焉。亦在其上。憩於山之麓。其同行之男子皆四散而游之。突有一壯年之狂且至諸婦之前。解其裩而出。其厥物大而且剛。置之於石上。奮拳以搥之。諸婦有赧而避者。有嘻而笑者。疾呼其男子而擒之。及衆人趨至之時。此狂且則自後山而奔矣。豈不亦可笑乎。鄔合道。晚生也眼見一個笑話。旱西門大街上住的康爸爸。他是個財主。那一日他家大約有甚麼喜事。有七八個女孩子。大的不過十四五歲。小的也有十二三。都打扮得齊齊整整。在門口站着說

笑。一個老頭子有七十多歲了。手裡拿着個筐子遠遠站着。兩隻眼睛定定的看了一會。忽然跑上去抱着一個大女孩子。一連親了幾個嘴。脖子上腮頰上一陣混咬。把那女孩子嚇得亂叫。別的跌跌滾滾往裡跑。他家男子們聽見。跑了出來。看見那個老兒還抱住不肯放。衆人打了一頓。見他有年紀。不敢狠打。拉到上元縣稟了官。官也見他老了。薄責十五板。打完了。那老頭子跪稟道。蒙老爺天恩賞責。小的却冤屈得很。縣裡老爺大怒道。你這老奴才這樣可惡。做出這等事來。本當重處的。姑念你年老。薄責示罰。還說本縣寃枉了你。那老頭子叩了個頭。道。小的活了這樣大年紀。難道王法都不知道。敢去做這樣的事。不知怎樣。一時看昏了。跑了去抱着親嘴。小的自己並不知道。後來衆人拿住了打。小的才醒過來。方知是錯。小的說的是這個寃枉。那裡敢說老爺。那縣裡老爺倒反大笑。命攆了出來。這樣事豈不是個眞笑話。童自大

笑道。這看昏了的事你當假麼。我就幹過一回。吃了一個大虧。宦蕚向他道。賢弟也說一個。童自大道。我也沒有聽見過。也沒有看見過。沒得說。就說我自己看昏了的這個笑話罷。我家奶奶的一個丫頭叫做仙桃。生得好不標致。那一日我無心看了他一看。他望着我一笑。我從頭頂心上一酥就到脚底板上。便昏了過去。被我家奶奶看見了。拿擔箒把兒好打。把我光脖子上打了十來多下。幾乎把脖梁骨打斷了。即刻把丫頭賣掉。你說這事寃枉不寃枉。好笑不好笑。衆人聽了。倒大笑了一回。童自大見賈文物眼有些眊。笑着向他道。我聽見人說一個眊子的笑話。我說與哥聽。哥不要惱。賈文物道。無傷也。是乃笑話也。何以惱爲。童自大道。哥不惱。我就說了。

一個人專好弄屁股。同他老婆高興。十回倒有七八回弄後頭。他老婆說。你旣這樣愛他。該替他起個名字。那男人說。這

個眼子極有趣。就叫他做趣眼罷。他老婆又指着陰門。道。這個東西你也間或還用他。也該起個名字。男人說。他同趣眼相近。就叫他做近趣眼。

宦蕚大笑。賈文物見童自大傷了他。因看他有些呆氣。便道。我也有一笑談。說與諸位聽之。

一男子呆人也。其妻陰户之内生其瘡焉。呼其夫而告之曰。我此物之内癢痛不可忍也。子可呼醫而治之。厥夫延醫至。命婦人裸而視之。告其患。醫曰。此非湯丸力所能及。當以殺癢止痛之末藥敷於龜頭之上。送入癢痛之處而擦之即瘉矣。其呆夫曰。我不知病在何所。汝醫也。可自行之。醫聞而喜甚。即以藥用唾調之敷其龜。送入其妻之陰。來往抽拽不止。呆夫大詫曰。汝擦藥耳。何故動之不休。醫曰。龜頭無目者也。

安能入便見其病之處。須探得要害處而後可擦。來回抽拽愈急。其妻樂甚。連呼曰。好太醫。好太醫。其醫亦樂極而洩。伏於婦人之腹。大叫曰。吾得其病處矣。呆夫在傍注視良久。點頭曰。汝二人若非用藥。看此舉動。吾疑之甚矣。

宦蕚笑得一仰一合。連酒杯都打翻了。童自大脹紅了臉。道。哥。你罵我是呆子罷了。如何說我家奶奶與醫生弄。說別的頑話還行得。一個老婆那是混說了頑得的。賈文物道。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前言戲之耳。何惱耶。童自大只管爭競起來。宦蕚道。好弟兄。說笑話如何認得眞。每人罰了一大杯酒。纔不言語了。宦蕚道。我也有個笑話說與你衆位聽。

一家弟兄兩個。有一個嫂子。他哥哥出門去做買賣時。許下了一個願心。若賺錢回來償還。果然出去得利。回家買了幾斤肉。煮了還願。那嫂子在廚房裡燒火。他弟兄兩個收拾供

桌。香蠟紙馬停當了。哥哥叫兄弟。你看肉要好了。拿來燒紙。
兄弟到了廚房裡。見嫂子彎着腰撅着屁股燒火。褲襠破了。
剛剛把陰户露出來。那兄弟忍不住伸手去一摸。那嫂子嚇
了一跳。回頭一看。見是小叔。笑罵道。斫千刀的。你肥肉能吃
得幾塊。他哥哥聽見了。只當兄弟偷肉吃。罵道。你害了饞痨
了。還没有敬神。你就想受用。

原來婦人的這件東西都是敬得神的。衆人大笑了一場。郘合道。老爺
說的固然是笑話。然而竟實有這樣的事。晚生前日往北門橋去。見一
家門口圍着許多人。晚生也擠了進去看看。原來是弟兄兩個。有一個
老娘。還有一個嫂子。他娘晌午些睏了。在堂屋裡春凳上睡覺。怕蒼蠅。
拿一隻袖子蓋着臉。這小兒子打外邊進來。只當是嫂子。輕輕的爬上
身。拿挺硬的屌子向胯襠中狠狠的一戳。他娘驚醒了。見是兒子。罵道。

要死的奴才。你做甚麼。他見是娘。忙跳下來。說道。哎呀。我看錯了。他娘道。一家只有我同你嫂子。你又沒媳婦。你既說是錯了。這明明是要偷嫂子了。要送他到官。拉到街上。衆街鄰問知了緣故。勸了回來。只叫哥哥打了他十扁擔。攆了出來。這是晚生親眼看見。也可當個笑話。童自大道。你說這嫂子的事。我也想起個笑話來。

一個揚州人托個朋友做件事。說道。你要替我做成了。把我家嫂子把你熱一下子。他哥哥聽見了。罵道。蠟花。你個嫂子怎混許別人熱。他兄弟道。我是哄他的。嫂子的屄放着。我不會熱。肯把他熱。

衆人也笑了一陣。宦蕚道。我還有個笑話。

一個大老官帶了個篾片去嫖婊子。叫婊子睡在床沿上。這大老官站在地下弄。說道。我們弄着。要編隻曲子唱着弄。纔

有興頭。遂扛起那婊子的腿來。唱道。小脚兒高高竪了。然後
把㞎子弄了進去。一抽一抽的唱道。卵子兒緊緊撞着。却謅
不出來了。唱不下去。誰知那個篾片躲在床底下聽他們動
作。見大老官編不出來了。忙伸出頭來接腔。道。俺呵。
大家大笑。連鄔合也笑了一會。道。大老爺道出晚生的本像來了。童自
大笑道。鄔哥。你呵。鄔合道。晚生也有個笑話。呵一呵三位老爺罷。
一個大老官陪客坐着。忽然放了一個響屁。那客道。是誰放
屁。那篾片知道是大老官。忙道。不是屁。是蝦蟇叫。少刻臭將
起來。那客白篾片道。你說蝦蟇叫。如何會臭。那篾片沒得答。
說道。像是死蝦蟇叫囉。
衆人笑了一回。宦蕚向賈文物道。老鄔我們幾時替他起個號好叫些。
儘着老鄔鄔哥的不好聽。賈文物道。兄之言是也。何不即爲起之。童自

大哈哈大笑。望着鄔合道。大哥二哥罵你呢。賈文物道。三弟何哂兄也。此何言哉。童自大道。這也是個笑話。

一個人到熟驢肉鋪子裡買肉吃。見一根熟驢屌子。問道。你那驢雞巴怎麼賣。那掌櫃的道。你這人好村。一個驢鞭子。甚麼雞巴。叫得好醜聽。那人笑道。怎麼一個雞巴你也替他起個號。

大哥二哥要替你起號。不把你比做雞巴了麼。就叫鄔鞭子罷。倒都大笑了一陣。又各飲了幾杯。童自大向鄔合道。我聽見人說做篾片的人是曲蟮托生的。又會呵脬。又會唱曲。你算會呵了。難道就不會唱曲子。你唱一個我們聽聽。大家吃一大杯。鄔合道。晚生曲子倒記得幾個。因爲喉嚨不濟。所以不曾習學。宦蕚道。甚麼相干。不過大家取樂。亂唱一個頑頑。管他好不好。賈文物道。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你岳翁

岳母皆以歌名。你豈有不能者耶。蓋不爲也。非不能也。童自大道。可又來。老子娘會唱。女兒再沒有不會唱的。女兒會唱。女婿自然就會唱了。人說。若要會。同着師傅一頭睡。你同着母師傅睡。自然會唱。買個驢子拉尾巴。不是這個謙法。不要謙了。唱罷。鄔合被他們逼着。只得說道。晚生不會大套。只知道幾句小曲。宦蕚道。管他小呀大的。是個曲兒就罷了。鄔合要奉承他衆位。說道。晚生唱個劈破玉帶三掉灣兒罷。以箸代拍。就唱起來。道。

青山在。綠水在。我那寃家不在。風常來。雨常來。你的書信兒不來。災不害。病不害。我的相思常害。春去愁不去。花開悶不開。小小的魚兒粉紅腮。上江游到下江來。頭動尾巴擺。頭動尾巴擺。小小的金鈎掛着你腮。小乖乖。你清水不去渾水裡來。紗窗外月影兒白。小乖乖。你換睡鞋。哎喲你手拿睡鞋把

相思相思害。相思病。實難捱。倒在牙床起不來。翻來覆去流清淚。好傷懷。淚珠淚珠兒汪汪也。冤家滴濕滴濕了胸前的奶。

他因是天閹。還是纖纖的童音。唱得竟覺好聽。宦蕚喜道。你原來會。我竟不知道。該罰不該罰。大家都吃了一本(大)杯。鄔合道。晚生唱得不中聽。汚衆位老爺的尊耳。賈文物道。鄔兄之歌。雖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之歌大約亦不過是矣。童自大道。鄔哥將廟的會接着上。再來一個。要騷騷的纔有趣。鄔合又唱道。

俏冤家。這兩日你待我的情兒淡淡。言語中屢屢的不似了先前。你忽然來忽然去。我看你精神恍亂。冤家想必是那人待你的恩情好。你向我跟前假惺惺。左右難。冤家你不必強支吾。畫虎畫皮難畫骨。我悔恨當初。悔恨當初。有眼不識薄

倖徒。薄倖徒。把海誓山盟一旦無。我搥搥胸。跌跌足。老天生

我不如無。癡心無有癡心報。好命孤。我一心也不怨你這麼

樣無情也。怨只怨我八個字兒生來的苦。

童自大笑道。鄔哥。你唱的眞是土地老兒沒兒子。宦蕚道。這是怎麼說。

童自大道。廟絕了。又普席吃了一杯。宦蕚道。罷了。大家吃酒頑笑。叫他

一個人唱就不公道了。我們一家唱一個。唱不來的拿兩根筷子豎在

耳朵上。學三聲老驢子叫。童自大道。哥。你不是剃頭。竟是殺人了。我知

道甚麼叫曲子。聽着還不懂得呢。宦蕚道。不會唱就學驢子叫。誰是會

唱的麼。不過頑意而已。混哼哼就是了。我就先唱個占花魁上萬俟公

子游湖的幾句罷。唱道。

沒頭角。少問學。打雄吃飯酒量濶。倚着區區家父勢。橫行到

處慣作惡。

唱了。向賈文物道。二弟來。鄔合道。從沒有聽見過大老爺的妙腔。這個腔口板眼。大約闔城的名班也沒有勝得過的了。賈文物道。長兄既歌而善。弟敢不而後和之。幸勿哂焉。我唱琵琶記考試中一曲可乎。宦蕚道。管他甚麼。是個曲子就罷了。他唱道。

看你腹中何所有。一肚腌臢臭。若還放出來。見者都奔走。把與試官來下酒。他二人各道本色。

童自大道。二位哥倒都還來得呢。叫我就不會這幾句。宦蕚道。顧你不得。快些唱。童自大道。憑哥怎麼處治罷。唱是不會的。宦蕚道。先說過不會唱學驢子叫。童自大笑着拿起一雙筷子豎在耳朵傍。呼兒呼兒叫了三聲。也是自道本色。衆人無不大笑。又飲了數杯。宦蕚道。我行個令。先說的笑話都不甚好笑。如今拿一個骰子。從我滴一家擲一擲。點到誰誰就說。滴着么說一個。滴着二說兩個。童自大道。譬如滴個六。把我肚子翻過

來也沒有這六個笑話。這就活殺人了。宦蕚道。你聽我說完了着。說得好惹人笑。衆人吃一杯。說的不好不笑。本人罰一杯。不會說一個笑話罰一大鍾。童自大道。這就難爲死我了。我知道今日這個酒全要灌到我肚裡了。宦蕚叫取了骰盆來。先吃了一鍾。道。令酒乾。拈起一個骰子擲將下去。是個四。數到鄔合。看他擲骰數點的坐位。宦蕚以大哥自居。係坐東面。西貫文物。對坐童自大面南。鄔合下陪。寫得一絲不紊。此等處亦必細心不苟。宦蕚道。你說四個。鄔合道。晚生有僭了。說道。

一個人窮得很。每日虔誠禱告。求一位眞仙救度他的苦難。一日。感動了一位神仙降凡。賜他一枚金錢。道。你到大海沿上。拿着這錢。炸炸炸大叫三聲。那海水就乾幾丈。龍王急了。自然來求你。任你要甚麼寶貝怕沒有麼。他叩謝了。走到海邊。大叫了三聲炸。果然水乾數丈。一個巡海夜叉爬上來道。上仙有甚麼事撤我的海水。他想道。若說要寶貝。多了我一

個人拿不去。少了不濟事。何不要他的女兒做老婆。有了海龍王做丈人。還愁没有寶貝麽。遂道。我因没有妻子。要來求你龍王的公主作配。若不依從。我有這個金錢。只用叫幾聲炸。你海水就乾到徹底。你龍王一家連存身的地方都没有。你快去説了來回報。那夜叉慌忙跳了下海。到水晶宫把他這話報知龍王。龍王着急。忙傳鯉丞相鰋軍師衆臣來商議。鰋軍師道。須如此如此。就不怕他了。龍王大喜。就差鯉丞相快去。到了岸上。向那人道。方纔夜叉報説上仙要公主爲婚。龍王焉敢不遵。但我家公主是個貴人。上仙須下一個厚聘。纔成禮數。那人道。我空身到此。那裡有甚麽東西可做聘禮的。鯉丞相道。何必要别物。仙翁的這枚金錢就可做聘禮了。公主少不得還帶了來。那人欣然就遞了與他。鯉丞相接過。

就下海去了。半日不見動靜。那人又炸炸炸的大叫。那夜叉在海中望着他笑道。你先有個浪錢炸着人怕你。你如今没了錢了。還炸些甚麼。

宦蕚賈文物都笑了。童自大道。好罵好罵。罵我有錢的炸呢。鄔合道。晚生怎麼敢。老爺不用多心。宦蕚道。無心說笑話兒頑。那裡認得眞。向鄔合道。你再說。鄔合又道。

一個秀才做文章。哼哼唧唧。千難萬難。總做不出來。他妻子笑道。你們做文章難道比我們養孩子還難麼。那秀才道。難難。你們是有在肚裡不得出來還容易。我是没有在肚裡的要他出來。豈有不難的。

衆人都大笑。童自大笑着向賈文物道。哥。他打趣你呢。你做文章可是這樣難。賈文物道。難矣哉。難矣哉。彼之言是也。非戲我者耳。宦蕚道。我

們一家吃一杯。叫他也吃一杯。潤潤喉嚨好說。大家都飲了一杯。鄔合說道。

一個鄉下人。他家的房子無處不漏。一下雨竟無棲身之地。他村中又有虎又有賊。他家裡有一條牛。因不放心賣掉了。一夜天又下雨。他睡着說道。我如今也不怕賊來偷我的牛。也不怕虎來吃我的牛。我只怕漏。儘着念個不住。一個虎正來要吃他的牛。聽見了這話。想道。我會吃他的牛。賊會偷他的牛。他倒不怕。反怕甚麼漏。這個漏是個甚麼東西。這樣利害。我不要冒失。且等等着。不要遇見了漏。就在牛欄門口伏着。不覺就睡着了。恰好有一個賊。只當他的牛還在。想來偷他的。也聽見他說這話。心裡忖道。我同虎他都不怕。單怕漏。這漏端的是個甚麼。又想了想。道。管他漏不漏的。且趁早偷

了牛去着。走到牛欄門口。黑影裡見那黃虎睡着。只當是牛。輕輕的跨上。要打他起來。那虎猛然驚醒。慌道。不好了。這定然是漏了。馱着往山上没命亂跑。這賊見那虎一跑。也慌道。這就是他説的甚麼漏了。忙把他脖子抱緊。任他混跑。天色黎明。這賊一看。原來是一隻大錦毛老虎。心中正然着急。那虎也跑乏了。靠着一棵大樹喘息。這賊忙爬上樹去。那虎見身上的漏去了。歡喜非常。又往前跑。遇着個猴子。問道。虎哥。你爲甚麼跑得恁個樣兒。虎道。不要説起。我去偷一家的牛。遇見了一個漏。我馱着跑了半夜。他爬上一棵樹去了。我纔脱身跑了來。猴子道。從來没有聽見甚麼叫做漏。大約還是個人。那虎同他商議道。你拿一條葛藤。一頭拴在我的脖子上。一頭拴在你的脖子上。我同你去看。你上樹去。要是個人。

你推下來我吃了。改日我尋些鮮桃美果謝你。若是漏。你望我擠擠眼。我好拖着你跑。兩個同到樹下。那猴子往上爬。那賊着了急。扯開褲子溺下尿來。正撒在那猴子的臉上。猴子低下頭。把眼一陣擠。那虎正仰着臉望他。一見他擠眼。大駭道。不好。是漏了。拖着就跑。跑了幾里。回頭看那猴子。那猴子已拖死了。把嘴齜着。那虎道。猴兒猴兒。我這樣費力。你齜着牙望着笑呢。

說得大家大笑。童自大忽道。一棒打着了三個。把我們都罵着了。說我們齜着牙望着他笑呢。還不該罰。鄔合道。晚生是無心。老爺要這樣計較。就不敢再說了。宦蕚道。免你罰。你說個篾片的笑話兒罷。鄔合道。有有。

大老官放了個屁。傍邊一個小孩子道。是那裡鬼叫。那篾片

喝道。胡說。放狗屁。

宦蕚大笑道。這該罰。這該罰。鄔合道。晚生本是奉承的話。說拟了些。晚生領罰。吃了一大鍾。宦蕚將骰盆送與童自大。道。該你擲。他捻起來。道。菩薩。不要擲着我自己纔好呢。擲將下去。是個么。他道。還好還好。要是五就坑人了。想了想。道。我想起一個來了。我前日聽見人說個笑話。打趣那好打馬吊的。

一個怕老婆的人好打馬吊。一日輸了錢。人上門來要。他老婆惱了。叫他頭頂馬桶跪着。他說。奶奶。你看我頂着這東西可像個空湯。那老婆大怒。拿起馬桶蓋。劈臉一下打去。他笑道。奶奶。你打的謅得很。一文錢怎打得空湯。

齊笑了一陣。賈文物心有所觸。嘆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衆人也不懂得他說甚麼。童自大送盆與他。他也擲了個

么。笑說道。

有一文人娶其妻焉。晚間向妻子深深一揖。道。周公之禮不可不達。其妻不知何謂。默而不答。彼即趨而出。如是者一月矣。妻歸而告諸母。母曰。爾但云。既侍君子。任君所欲。妻記其言。他日歸。其夫又如前揖而言之。妻以母教之言相答。遂如此云云。久之。妻得其樂趣。不待其夫來揖。便道。既侍君子。任君所欲。其夫則交垢（媾）之。如是者屢屢。其夫力不能矣。對陰户一揖而告之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衆人見他講得文縐縐的。倒都大笑了一場。遞盆與鄔合。鄔合忙站起接過。拈起骰子。道。尊令了。寫箴片是個活箴片的身分話語。一毫不肯苟下筆。擲了個二一。該是宦蕚。他說道。

一個人出門回來。見床上睡着個漢子。問老婆道。這人是那

裡來的。老婆說。他家因妻子狠打了攆出來。沒處安身。借我家睡睡。男人說。我回來了。他在那裡睡。老婆說。他是客。自然讓他床上睡。你將就在地板上睡睡罷。男人說。你呢。老婆說。你是自家。我自然是陪客睡。那男人想了想。忽然大笑。老婆問道。你笑甚麼。男人道。我想這人被老婆打了出來到我家來睡。恐怕後來要當忘八呢。

衆人正笑着。童自大道。哥罰一鍾。宦蕚道。爲甚麼罰我。童自大道。人說對着和尚不要罵禿子。你方纔這個笑話。不怕鄔哥多心。說你打趣他麼。鄔合被他提破。臉脖子徹耳通紅。宦蕚笑道。多嘴的。我倒是無心。罰了一鍾吃了。又說道。

一個人做官胡胡塗塗。不論原告被告。拖番就是二十板。他女人道。一個犯人也有該打多打少。怎麼一例混打。今後你

審事。我在暖閣後邊聽。該打該放。你回頭看我做手勢。次日上堂。審了一件事。回頭望望他女人伸了五個指頭。又做手勢叫打。他吩咐道。拉下去打五板。打完了又回頭望望。那女人搖手叫不要打了。他錯會了意。吩咐道。你們推他地下滾。那人是褪了褲子打的。滾翻了過來。一個軟叮噹的大屪子拖着。那女人見了。把個指頭咬在嘴裡。他又回頭看見。吆喝皂隸道。把他的屪子咬掉了。

大家笑了一會。又重新添上佳肴美果。一面吃酒說笑。宦蕚笑向童自大道。令舅是敎門。我有個回子的笑話。說了你不要見怪。童自大道。他是回子。我又不是回子。與我甚麼相干。宦蕚笑着說道。

回回家女人的陰毛是要剃盡了的。一個老回婆叫了個待詔到房去剃。那待詔見他的陰户也還飽滿可愛。不覺興動。

陽物大舉。取出來。一下頂進。一陣亂抽。那回婆假意道。哎呀。你這是怎麼説。待詔道。奶奶的癢了不好下刀。我楦起來好剃。説着。越弄得利害。那回婆受用得很了。哼着説道。我的哥。你不用剃了。就是這等楦罷。

説了。衆人笑了一陣。賈文物問童自大道。賢弟必知其詳。有婦人焉果若是乎。童自大道。那裡有這話。那東西怎好叫人剃。自己用鑷子拔是有的。賈文物道。此嬌嫩之處也。拔之豈不痛乎。童自大道。譬如人拔鬍子。慣了也就不覺。宦蕚笑着套他一句道。回子家的女兒嫁到我們家來還拔不拔呢。他道。怎麼不拔。自覺失口。笑道。不知道。不知道。不要管閒事。我們且吃酒。（閲此方見童自大眞呆而老實。宦蕚則呆中猶帶滑也。）宦蕚賈文物哈哈大笑。他也紅了臉。嘻嘻的笑。大家又飲了幾鍾。宦蕚對童自大道。我們結拜過。就是親弟兄一樣子。我與二弟一個是廕生。一個是進士。都算是現任官。賢弟

雖然是個加納的老爺。算不得現任。還得弄一個現任的纔妙。童自大道。愚弟也有此興。但細想來。哥做官有老子做主。人不敢欺。二哥做官有同年相爲。（這幾句話却是乖。）我若做了官。上司說我是個財主老爺。張着大嘴要吃起來。我的銀錢是性命一樣的。怎肯白送給人。想到這裡。就一點興頭氣兒也沒有了。宦蕚道。你想的固然是。難道今生就是這樣罷了麼。童自大道。可不是甚麼。我如今把個兒子眼都盼穿了也沒有。趕着養個兒子。大了送他去讀書。像二哥似的。買個舉人進士給他。也就算得現任了。（好想頭。）宦蕚道。賢弟。你這話叫做整韮菜包餃餌。好長餡。兒子還不知在那個腿肚子裡轉筋。就想做封君。就是做了封君。也算不得現任。童自大道。我就是這個想頭。別的再沒法。古語說得好。只愁不養。不愁不長。只要有本事。養下個兒子來。長得快多着呢。我記得當日六七歲的時候。我的哺還抱着我吃奶。（徽州呼母爲哺。）就像幾日的事。我如今就這

樣大了。但只是沒本事。養兒子就沒法。宦蕚笑道。你既這樣巴兒子。多娶幾個妾。自然就會生了。童自大把脖子縮了縮。舌頭伸了伸。回頭四處看看。叫了兩聲童祿。宦家的人答應道。他纔出去了。童自大向着宦蕚道。哥。說正經話。像這樣兒戲的話不要說他。造化方纔童祿不在這裡。牆有風。壁有耳的。設或傳得我家奶奶知道。不說哥說頑話。還疑是我說的。那就叫做竹管煨鰍。直死了。宦蕚笑了笑。道。你如今既沒有兒子。到底另想個主意出來纔好。童自大道。實在不會想。但恨我生的不是時了。若生在一千多年前。可不好來。却生在如今這時候。只好怨命罷了。宦蕚道。這是甚麼緣故。童大自道。我聽得人說。當初漢朝有個姓崔的。說他拿了幾百萬錢。買了一個甚麼司徒。說這司徒大得很呢。只有他吃人的。再沒人敢吃他。我若生在那時候。拚着家私不着。也買一個做做。只當開了個大當鋪。利錢還用不了呢。古今貨郎皆不過是此想頭。豈不燥脾。却

生在如今。怎不怨命。宦蕚道。我一團做官的興被你說得冰冷。但天生我財必有我用。不然生我們這些財子做甚麼。不須着急。此等財子萬無不做官之理。或者等着賣司徒的時候也不可知。若有這時候呢。愚兄與賢弟大大的兩位司徒自不必說。若不能遇。我二人優遊林下。做個山中宰相罷。賈文物道。長兄之志則大矣。獨不思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至而至者命也乎。鄔合贊道。好個山中宰相。異想異想。童自大道。哥的想頭雖然甚好。只山字不合。我們現住在城心兒裡。怎說得個山中。還是城字是理。宦蕚道。城字罷。是也罷了。只是俗得很。不如村字還雅。童自大道。村字好是好。只是太下賤了。村裡可是容得我們這樣大老官的。得一個半俗半雅的字纔好。宦蕚道。賢弟既如此說。就請想這麼個奇妙字眼。童自大想了一會。道。我當鋪隔壁有個學館。我聽見那先生教學生的詩。有一句甚麼甚麼落御溝呢。一時再想不起來。鄔合道。晚生倒記得句把。不

知可是。童自大道。你說了看。鄔合道。可是一葉隨風落御溝麼。童自大道。是極是極。這也奇了。你竟是個順風耳。怎麼我家隔壁先生教詩。你就聽見了。向宦蕚道。我聽見那先生說。御者。朝廷之御內也。溝者。御內之溝也。這兩個字豈不又富麗又新鮮。豈不妙之乎。我三個人同做個御溝中宰相罷。鄔哥同我們日日相聚。不要偏了他。也叫他到溝中來。日逐同樂。哥。我這個想頭。可是山頂上一連三座觀音堂。宦蕚道。這是怎麼說。童自大笑道。這叫高廟高廟高廟。宦蕚大喜道。虧你想。果然好新奇字眼。可謂妙極而無以復加乎也。賈文物道。長兄賢弟雖願爲小相焉。但愚意不在斯耳。宦蕚道。我們好弟兄。有官同做。有馬同騎。自然該同心纔是。賢弟怎麼又有別意。賈文物道。小弟已是發甲之人矣。後來倘有徼倖鼎甲之時焉。豈不榮耀而之乎也哉。童自大道。哥。這算計果然好。我明日也像哥買個舉人進士做。好陞鼎甲。狀而元之。燥其皮

也。大約也與那甚麼司徒差不多了。賈文物道。賢弟之言謬矣哉。舉人進士乃博學而成名者。豈能沽之哉沽之哉之所得也。童自大笑道。哥。我們好弟兄。你還瞞我。你那年中舉。多少人還打榜哭廟。又打到那個官兒門口去了。我也跟了去看來。那官兒惱了叫拿人。我穿着一雙紅鞋。人把我當做秀才。幾乎把我捉了去。虧傍邊有人認得我。說這是童百萬。一個字也不認得的大白丁。你拿他做甚麼。纔放了我跑了回家。你道我怎麼記得這樣清。我因着了慌跑急了。掉了一隻鞋。到了家裡。奶奶疑我在外邊做甚麼偷甚麼的壞事。被人攆急了纔掉了鞋。要拿棒槌打我的髁子骨。是我再三哀求纔分辯清了。饒了打。還罵了好幾日呢。是我親眼見的事。如何哄得我。哥。你當日買這舉人也費了幾個錢。要是價錢賤。今年倒是科舉年。要有賣的。你是老在行。總成替我買一個。我兄弟體面起來。也替哥爭些光。鄔合道。童老爺聽錯了。那一年

有個姓家的舉人說是買的。非賈老爺也。以賈老爺之大才。取狀元如拾芥。何況舉人進士。人之打榜哭廟。並非爲賈老爺而起也。賈文物笑道。有是哉。童之迂也。即有如杞梁之妻善哭其夫之哭。非因我也。爲二三子也。宦蕚道。你們大家不要爭。眞也是進士。假也是進士。（二語妙極。）爭破了網巾邊兒沒得戴。我們閒話休題。且歸正傳。古時不知是那個說的一句話好。他說。無紅裙俗了人。像這酒席間。須得個名妓頑笑頑笑。纔可以醒脾。不然拿着酒。像灌老鼠洞似的一味蠻呷。總沒一點興趣。因向鄔合道。只有那肉夾剪夏錦兒還好。我摸他身上。有幾個楊梅豆兒。不敢惹他。童自大道。哥。怎麼叫作肉夾剪。宦蕚笑道。他的那件東西緊就得有趣。又會收鎖。故此人起他這個混名。童自大道。我也沒有多見婦人的這件傢伙。我覺得爛鬆得像個皮口袋一般。怎得有這樣緊東西。不怕他夾成兩截子麼。宦蕚笑道。是這麼說。那裡就緊得這樣利害。

因聽見他說話有因。問他一句道。你遇見那個婦人的傢伙像皮口袋一般。童自大生平只見過他尊夫人那肥牝。一時無心說出。笑道。我是這樣猜。不要管他。大家都笑了。鄔合道。江西來的姓嚴的那婦人生得還好。大老爺只頑過一次。怎麼再不會他了。宦蕚道。那老婆的根子大着呢。他是當年嘉靖明閣老嚴嵩的兒子嚴世蕃的孫女兒。此二妓。前姚澤民所嫖者。先以爲不過隨手謅出二名耳。此處又還照應到。作書者好記性。看書者想已忘了矣。更有妙者。借此又將嚴氏父子羅龍文一辱。所謂筆劍誅奸者耳。他漢子姓羅。是羅龍文的孫子。因家道窮了纔出來接客。在家鄉怕人笑話纔到這裡來的。他好是好。有個血崩的病。時常要發。我有些嫌他。故此就擱開了。除了這兩個。別的都看不上眼。問家人道。你們可知道近來可有甚麼出名的婊子麼。一個家人叫做多嗣。宦家之僕無有不多事者。說道。外邊這些婊子並沒有聽見一個出色的。那裡入得衆位老爺的眼。倒有一個瞎姑叫做錢貴。生得十分標致。又有才學。近日合城聞名。同他相與的都是公子財主。些把

些的人（眞正江南聲口。）也到不得他家。但他從來不肯出門。或者衆位老爺到他家去頑頑。他家中也還乾淨。賈文物道。然有是言也。吾嘗聞其語矣。未見其人耳。鄔合道。這錢貴晚生也知道。果然有才學又美貌。算得第一個名妓。可以陪得衆位老爺。賈文物道。子不過道聽而塗說耳。其然豈其然乎。鄔合道。果然不錯。晚生怎敢在衆位老爺跟前說謊。宦蕚道。既果然好。我們幾時接他來頑頑。雖然說他從不出門。料道聽見我們去接。他不敢不來。要做一點身分。我吩咐了教坊司差人去拿毛鏈鎖套了他來。這倒是容易的事。但有一件不瞞二位賢弟說。你嫂子雖然着實有些賢慧。只是性子利害些。我不敢輕易惹他。我這樣頂天立地的好漢是懼內的人不成。三人擡不過一個理字。他樁樁件件都合理。我不得不遵他。倘或冒冒失失接了人來。一時他發起怒來。如何了得。等我慢慢的同他商量明白了。再做區處。飲夠多時。夜闌方散。宦蕚乘着

一團高興走到內室。那侯氏獨坐無事。小飲多了幾杯。已經睡下。正有些慾火炎蒸。宦蕚見他已睡。也慌忙脫衣鑽入被內。輕啓兩股。盡根挿入。十分努力抽提。要博他的歡喜。那侯氏果然喜孜孜笑着。兩手勾定他的腰往下直搗。做得正在得意。宦蕚乘他歡喜。一面抽送。一面說道。今日老賈老童說外頭有一個馳名的瞎姑兒。生得模樣又好。各樣的曲子都會唱。他們說明日接到我家來頑頑。我問你一聲可行得。侯氏聽了大怒。擰了幾把。將他一掀。跌下肚子。侯氏一骨碌爬起。揪着他耳朶。赤條條叫他下床地下跪着。罵道。你這天殺的。我說你今日爲何這般着力。原來圖我歡喜。想做這樣大膽的事。你有我這樣的妻子。也就儘夠你受用了。還想吃野食。惱了我。性子狠一狠。把你的屌子生生的咬了下來。我這兩日纔與你三分顏色。你公然就想開起染房來了。宦蕚哭喪着個臉。道。你知我素常守你的家法。對着丫頭們連笑也不敢

一笑。看也不敢多看。何嘗有一點私心欺你。我要是欺你。就是欺天了。這是他兩個的好意。說同我結拜一場。無可奉承長嫂。要叫個瞎姑來唱與你解悶。我怕你多心。不敢應承。他們叫我來預先和你說明白了。纔好去接。一團敬你的美意。爲何倒疑心起來。反這樣發怒。我要有這樣驢心狗肺。憑你叫我說甚麼咒我就說。你前日怪我不親熱你。纔親熱得幾日。你又放出這樣嚇人的面孔來。叫我怎麼不怕。不要說我嚇軟了。你看連這樣個鐵一般挺硬的東西也被你嚇得鼻涕似的。好像一條大蛐蜒蟲了。侯氏聽了。回嗔作喜。將他拉起來。道。你不曾說明白。幾乎沒錯屈了。你這樣個大漢子。說話到三不着兩的。笑嘻嘻一把攥着陽物。道。你不會說話。怪不得我。（不撫慰官蓦而撫慰此物。視人爲輕此爲重耳。淫心有趣。）快些上來罷。你明日對他們說。雖是他們的好情。這樣事萬萬行不得。若是男瞎子。不要說一個。便是十個一百個叫了來也不妨。一個女瞎姑同婊子兩種人。

都是撩漢精。可是容得上門的。斷斷行不得。我連聽見說還惱得慌。不要說眼睛看見。宦蕚爬上床來。恐他尚有餘怒。只得搓揑了一會。又弄硬了。儘力奉承一度。然後並肩交股而睡。次日起來。飯後賈童鄔三人齊到。吃酒之間。宦蕚道。接錢貴的事。我昨晚與你嫂子說了。倒被他正言厲色說了一頓好的。他說我家老父現做着大亨兒八的顯官。（此乃江南市井之語。亨兒八三字却不解何意。）如何接妓者進門。雖然說是瞎子。到底人說的不好聽。恐外人談論不雅。他的話眞是頭髮牽着老虎走。理能服人。純說的是些大道理。令我毛骨悚然。無言可答。不然。接到二弟家中。我們大家一樂何如。賈文物正拿着酒杯吃酒。聽他說這話。心下一驚。渾身打了個寒噤。把個杯子掉下地去。跌得粉碎。（前魏如虎嚇掉茶杯。此處賈文物跌掉酒杯。先後遙遙一對。）忙說道。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彼無目者也。可相親乎。且賤閫之政如嚴君焉。若知之。弟雖死而無悔。且恐獲罪於兄。慮

彼亦必自經於溝瀆矣。宦蕚道。一團高興。我兩家都行不得。難道就罷了。這樣罷。我兩個出東道銀子。不要破費三弟一文。接到他家去頑頑罷。這可行得。童自大聽了。希圖內中有得羨餘。滿口應允。道。今日遲了。又都吃得酒醉飯飽。就接了他來。我們也吃不得甚麼東西了。不如明日罷。大家又說笑了一會。宦蕚向賈文物道。既說這錢貴有才學。二弟明日作幾首詩嚇他一嚇。作詩何以嚇人。奇談奇想。賈文物道。一瞽者何以文爲。只弟數語之下。彼必瞠乎其後矣。鄔合道。他若聽了賈老爺這文才。自然害怕的。大家又坐了多時。約定明日取齊同到童自大家去。然後方散。那童自大利令智昏。不記得他夫人的利害了。到了家中。歸到內室。做個笑嘻嘻的臉。走到鐵氏面前站着。將宦賈二人出銀子要接瞎姑錢貴到他家中來頑。前宦蕚對侯氏所言詳。此處童自大之言略。還不曾說完。不隄防被鐵氏夾臉一掌。一個滿臉花。連耳根稍帶了一下。誰知鐵氏這手比鐵還硬。打得童自

大滿目生花。耳中如磬。鼻血直冒。他潑聲罵道。你這囔死飯無用的殺材。好飲貪杯。終日吃得爛醉。一倒下頭。如死人一般。夜間一些正經事也不能幹。（此等說。眞該打。）反要接瞎婆子來頑。我知你眞活得不耐煩了。童自大昏了半晌。一手摀着臉。一手揑着鼻子。道。我何嘗要接了頑。是他們的意思。我不過想賺些酒食肥嘴。家裡又可以省些柴米。我可敢要做這樣壞事。我要有這樣爛心爛肝又可敢來。還望着你說。（事雖與前宦蕚侯氏相同。却是兩人兩樣。毫不相同。）鐵氏還喃喃都都罵了一會。方纔去睡。童自大不敢嘖聲。洗淨了鼻血。也悄悄睡了。次日清早。先到宦蕚家中。他恐遲了。衆人到他家去。剛坐下。適賈文物也攜了分金來。鄔合亦到。宦蕚問童自大道。昨晚說接錢貴來頑的話何如了。我等二弟來。正要同到你家去。你怎麼倒又來了。笑道。像是有人不許麼。他脹紅了臉。惱都都的也不嘖聲。賈文物笑道。此樂事也。賢弟何怒之甚乎焉。必有故也而勿隱。童自大氣憤憤的

道。你們兩個怕嫂子都不敢做。就總成我這個老呆。你們也心忍。叫我昨晚回去纔說得一句。被我家奶奶一掌幾乎把我打死。今日已是兩世人了。還說接甚錢貴呢。指着臉道。你們看看這腫的。我方纔照照鏡子。還靑了半邊呢。這是二位哥的擡愛。我昨晚的鼻血淌了有兩碗。這會子還暈刀刀的。鄔合咂着嘴贊道。三位奶奶都這樣善於持家。不許老爺們外務。有此賢內助眞是難得。多嗣在傍揷嘴道。旣是家裡做不得。三位老爺何不瞞了奶奶們。還是到他家去。又便宜又放心。宦蕚道。有理。我做東替三弟暖疼壓驚。童自大道。承哥的情。去是去。要有人問我的臉。不要說奶奶打的。只說我昨日吃醉了。打轎子裡栽出來跌成這個樣子。衆人笑諾。遂大家整衣冠。乘肥馬。僕從跟隨。到錢家來。且說那錢貴自與鍾生定盟之後。並不接客。郝氏逼他數次。他尋死覓活。誓死不從。又經了姚澤民那一番。頭面俱傷。實在有個要尋死的樣子。郝

氏雖然以錢爲寶。到底是他親生女兒。恐怕逼出人命來。只得由他。凡有客來。都推有病回了去。錢貴每夜焚香祝天。願鍾生秋闈得意。早諧連理。一日。飯後倦臥在床。忽郝氏走來。道。兒呀。有個宦公子同了兩個人。他像是富豪鄉宦。因慕你的名。特來訪你。我回他說。你有病在床。久不會客。他定要會你。坐在客座內呢。錢貴道。兒已矢身。雖死不能從命。郝氏道。兒呀。你不知道這宦公子是京城中第一個有勢利慣作惡的。同來的那兩個。我看他裝腔做勢。也不是良善好人。你若不肯出去。他一時使出宦勢來。我這老性命就送在你身上了。且還有一說。他若動了那呆公子性兒。把你凌辱一場。又奈何他。且又低了聲價。你今就說有病。他們料不留宿。不過陪他坐坐。吃幾杯酒。一來免得有禍。二來又作成老娘賺他幾個錢。豈不兩得。這也是替我母子解紛的意思。再三說勸他。那錢貴思忖了一番。素常聽得這宦公子的呆惡。恐拒絕狠了

弄出事來。不但貽累母親。而且辱了自己。況只相陪坐坐。也還無害於禮。沒奈何。長嘆了一聲。只得起來。那虔婆見女兒肯了。不勝歡喜。出來道。小女因病睡在床上。纔勉強叫了他起來。待梳洗了。就出來陪衆位老爺。說罷。便安排酒飯去了。那錢貴叫代目替他掠掠鬢。將隨身衣服理了理。代目因說道。我纔張見那三個人。張字妙。若是出去看見。童自大豈不認得。一個是我舊姑爺。姓童。那兩個不認得。都生得癡肥可笑。若同鍾相公比並起來。眞是神仙小鬼呢。我不扶姑娘出去罷。怕他認得。叫了財香來罷。錢貴點頭。代目去叫了財香來。錢貴裝個病態。財香扶了出來。朝上拜了幾拜。衆人讓他坐下。郞合先說道。三位老爺。一位是有名的宦大老爺。一位是進士才子賈老爺。一位是百萬童老爺。都是本地有名的大官府。因慕錢娘。特來相訪。宦蕚道。老郞。他果然生得好。比那大衏裡的婊子果然好些。名不虛傳。郞合道。晚生怎敢說謊。誇奬錢娘的人也不是一個。人

人見了沒有一個不道好。晚生兩耳也聽久。今日托三位老爺的福攜帶來。得見嬌容。眞是三生有幸。童自大笑道。沒眼兒的珍珠。我那瞎寶眞好標致。我的虛火都看動了。臉上都發起燒來了。賈文物道。君子不重則不威。吾弟何匪之至此也。然而不知錢姑之姣者無目者也。無怪乎賢弟若此耳。宦蕚吩咐家人道。拿錠銀子賞那老鴇。叫他快收拾酒肴來我們吃。那錢貴先聽得代目說他三人形容醜陋。今又聽宦童二人談吐粗俗。賈進士假裝文墨。滿口之乎者也。因想起鍾生風流蘊藉。愈加不樂。只不做聲。有四句話兒描寫他的心事。道。

雅意遇眞才。偏偏逢俗子。
傷心淚暗流。愁恨何能已。

不多時。就捧出酒肴來。那郝氏出來替衆人安了席坐下。各敬了兩杯進去。賈文物見錢貴雙眉緊鎖。低頭不語。因說道。久聞錢娘色藝雙絕。

眞異人也。特來訪之。何不一假色笑耶。所謂一人向隅。滿座不樂也。童自大叫家人道。把錢姑面前那碗魚撤去了。宦蕚道。這是爲何。童自大道。二哥說。一人向魚。滿座不樂。何不撤去。大家樂一樂呢。賈文物笑道。愚兄所云乃方隅之隅。豈魚肉之魚哉。吾弟過矣。鄔合道。賈老爺可謂童老爺一字之師了。童自大道。鄔哥。我說錯了。你又更錯。我錯說的是魚字。你怎說一字之師。難道人說魚肉叫做一肉麼。宦蕚道。你們把閒話收拾起來。且說正經的。我久聞錢姑彈的琵琶絕精。曲子更妙。請教這樣一曲。以伸渴想之私。錢貴道。多承過獎。但病軀氣弱。不能服事。鄔合道。錢娘不要過謙。辜負了大老爺相愛美意。因要了琵琶。送了過來。錢貴推辭不脫。沒奈何。道。不要琵琶。我清歌一調。衆位老爺聽罷。此時一來想念鍾生。二來厭惡他三人。心有所觸。隨口編了一調醜奴兒令。歌道。曲牌名甚妙。

香閨對飲知心聚。幽韻歌詩。低唱新詞。骰子拈來催玉巵。遣

逢俗子驕人態。滿口胡支。裝盡呆癡。跌綻雙彎悔是遲。

音韻悠揚。以箸代拍。歌完。他們三人並不懂詞中意味。宦蕚不住攛頭播腦。口中連贊道。唱得好唱得好。那童自大靠在椅背上。道。嗳呀嗳呀。我渾身都酥了。賈文物道。觀三弟之態。可謂鄭聲淫矣。雖然我大賢歟。亦當三月不知肉味。賢弟聆音一至於此。定高山流水之知音矣。亦識此歌之妙乎。童自大笑道。我聽錢姑唱得這樣嬌聲嬌氣的。故此心眼裡快活。我却一個字也不懂得。那裡叫做甚麼知音。我在家常在大門口站站。聽那些小孩子們唱的幾句。那我倒是知音。聽得稀熟的。記在心裡。宦蕚道。賢弟既學會了。何不唱給錢姑聽聽。做個抛磚引玉呢。童自大笑道。怕唱得不好他笑話。宦蕚道。不妨事。大家頑意。他笑甚麼。童自大道。哥既這樣說。我就從鼓樓上一交栽下來。直滾到北門橋。臉上

的油皮兒也沒有塌一點。還拾了一個大錢。宦蕚道。這話是怎麼講。童自大笑道。哥不懂這市語麼。這叫做老臉大發財。你們聽我唱。

> 姑娘姑娘生得俏。頭戴骨姑帽。腰裡拽把草。肚裡娃娃叫。遇着大雞巴。肏得他兩頭蹺。

衆人聽了。哈哈大笑。錢貴倒也被他引得破顏一笑。鄔合道。錢娘既然身子不快。倒是請行個令。吃杯酒罷。宦蕚道。說得通。錢姑請行令。錢貴道。從不知行令。還是衆位老爺請。賈文物道。不知令。無以爲君子也。其身症無令而行可乎。王速出令。還是錢姑而行始妙哉。錢貴推之再三。宦蕚道。你若要我行。可要遵的呢。不遵。罰一百杯。我的令。大家脫得精光。一個人一碗酒。輪流着吃。你可遵得遵不得。要遵不得還是你行。童自大道。倒是哥這個令有趣呢。錢姑你照着行罷。賈文物命衆人篩了一杯酒。遞與錢貴。道。不則不可以爲悅。無才不足以爲悅。可興於詩。否

則下而飲。錢貴見他們體段談吐甚覺可笑。因道。既承尊命。有僭了。遂說道。此令要古詩一句。頭一個要一洞字。便道。洞口桃花也笑人。童自大聽了。伸着舌頭。道。活殺人。好狠令。這都是二哥起的禍。好好的吃幾杯罷了。甚麼興於詩。詩出這麼個令來。我看那裡去尋這個洞。因笑道。錢姑眞是三句話不離本行。你家忘八便會鑽洞。我們是那裡來的洞。鄔合道。先告過。晚生不在令內的。衆位老爺有酒。晚生情願陪飲罷。宦蕚道。這也罷了。只是不許賴酒。要賴酒就是錢姑家的老忘八。賈文物道。不拘次序之先後而可說之乎。吾恐先進而說者。野人也。錢貴道。這有何妨。賈文物道。既如此。吾即言之矣。洞裡神仙下象棋。宦蕚道。你把我一句好的說了去了。鄔合贊道。好個洞裡神仙下象棋。好想頭。好高雅。錢貴道。請問這句詩是何出處。賈文物道。是古也。非今也。錢姑你乃通文墨者。此詩豈今之人而能作出者耶。錢貴道。既是古詩。是那一個

作的。在那一部詩上。賈文物道。古自唐宋以來稱詩伯者多多矣。此一人則予忘之矣。若謂係那一部所載之詩。愈問得而可哂也。我一個科甲之家。如千家之詩。神童之詩。唐詩古詩。還有許多無名之詩。堆之數樓焉。安能記憶載在何本哉。錢貴聽他滿口胡柴。也沒力氣同他班駁。遂道。既說是古人中有這一種詩。姑准免飲。宦蕚道。我也有了。只是五個字。可使得麼。錢貴道。只要有典。倒不拘五言七言。宦蕚道。洞洞洞洞洞。這一句如何。蠢哉宦蕚。何不再添上兩個字。便是七言。鄔合道。古人疊字詩最少。晚生記得有解學士的兩句道。

泉泉泉泉泉泉泉。　飛岩石隙噴龍涎。

以爲是從來沒有再見的了。今日大老爺倒記得這句好的。宦蕚道。這倒不是假話。果然也虧我想。錢貴道。這句詩從何處來的。宦蕚道。是我肚子裡想出來的。錢貴道。原說要古詩。這是杜選。(撰)罰一巨觥。宦蕚

發急道。這句詩古得很。盤古沒有分天地就有的。解學士那七個泉就是我這五個洞裡淌出來的了。因望着賈文物道。賢弟你可記得。這句詩就是你先下象棋那個人作的。是我那一日在你那詩樓上翻見過。因見他作得出奇。故此記在肚裡。方纔偶然想起來。錢姑不信。改日在那本詩上翻着了送來你看。我要說謊就發個大誓。錢貴見他發急。也就笑笑道。既是古作。也免飲。宦蕚問童自大道。賢弟快些說。不論甚麼古詩。說一句就是了。爲何如此作難。童自大道。我腸子想斷了。也沒有這個洞。求錢姑從寬。不拘甚麼話。只要說得通罷。鄔合道。吃酒原是適興。令要苛刻就沒趣了。求錢娘通融些罷。錢貴道。既如此。聽憑尊意。童自大又想了一會。喜笑道。一般也想出來了。說道。行不動的哥哥。這一句可妙。難道又是沒有典的。我聽見鷓鴣是這樣叫。錢貴笑道。典是有典了。只是洞不在頭上。罰一杯。若論起。動字錯了。該罰三杯。也只罰一

杯罷。共兩杯。請用。家人把酒斟上。童自大吃着酒。說道。錢姑你說洞字不在頭上。罰我吃了這杯酒也罷了。我請問你。頭上有個洞是件甚麼東西。笑了一會。又道。若說動字錯了。難道有兩個動字。罰便罰了。吃得有些屈得很。說着。把杯酒向口中一倒。忽然一笑。把酒嗆了出來。噴得衆人滿臉滿身。連桌子上無處不是。宦蕚道。你想起甚麼來。這樣好笑。把酒噴得滿處。童自大咳了一陣。方笑着道。方纔錢姑說洞字有兩個。我還不信。吃着酒想起來。一點不錯。婦人家屁股底下那兩個洞。一扁一圓。可不是兩樣麼。故此好笑。倒把衆人引得大笑了一場。連錢貴見他這等村俗。忍不住也笑了。他吃了二杯。鄔合也陪飲了。漏。不令完。宦蕚道。錢姑再來。錢貴道。先已占過。自然是老爺們請行。宦蕚道。你先已做過令尊。❶何必又謙。好事成雙。只求容易些的。錢貴也就說道。這回要兩句詩。落脚要一東字。便道。螻蟻也知春意好。倒拖花瓣過牆東。宦蕚

搖着頭道。這越發難了。賈文物道。此等詩多乎哉多乎哉。兄試思之。宦蕚道。賢弟有了麽。賈文物道。予腹中久記之。我言之而兄聽之。看妙乎否也。因說道。文昌八座同。鳳臺陸起東。宦蕚笑道。妙妙。好促才。鄔合道。賈老爺毫不假思索。竟同宿構。接得這等快。眞天才呢。錢貴道。請問這詩來歷。賈文物聽了。放下臉來道。錢姑。勿謂我輕薄爾也。你能記幾許之詩。我輩做名公之人。何處不記些詩文於腹中。此二句者。乃一舍親之家堂畫臨了之結句也。我滿腹之詩何止五車。豈肯以無指實者誑爾也。苟不我信乎。我借來你試看之。我非古人之詩不敢呈於人前也。錢貴道。這鳳臺陸起東五個字。大約是落款的地名人名。決乎不是詩內的。賈文物道。嗟乎。錢姑。爾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予嘗聞古之稱詩伯皆曰李杜。汝不聞李白譏杜甫之詩乎。有云。

飯顆山前逢杜甫。　頭戴笠子日卓午。

何處行來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

此首句豈非地名人名乎。然此亦係落款而非詩耶。你既不知之。何必強爲知乎。鄔合道。記得詩已奇了。又記得許多的出處故事。更爲奇絕。聽當日宋朝有一個王荆公好記性。想來也未必能加於賈老爺之上。錢貴聽賈文物說得妄誕不通可笑。也再不駁。原來賈文物說的這兩句有個緣故。他曾見過一個親戚家掛着一軸大字。係南京名士陸晉公名起東所書。詩是七言律。末句都與文昌八座同。他家住鳳凰臺。故云鳳臺陸起東。因紙短。此五字與上詩相連。賈文物把這五字認做結句。反把上句去了二字。念做文昌八座同。鳳臺陸起東。倒非謅出來的。只見宦蕚笑道。造化造化。我也想出來了。賈文物道。何如。弟所謂多者豈謬言耶。宦蕚道。曰南北。曰西東。鄔合贊道。眞愈出愈奇了。賈老爺的已妙極。大老爺的更妙。只六個字。把四面八方都包藏在內。含蓄了多

少文章。錢貴笑着問道。雖不違令。但這兩句如何當得詩。宦蕚道。這也怪你不得。雖然不是詩。這是我府中收藏傳家的本經上的。我聽見人說。孔夫子刪的有一部詩經。這兩個字連在一處。可見詩就是經。經就是詩了。如今在朝中做尚書。我家太老爺當初中舉中進士。都是這本經。我自幼一上學就請了一個名公特來教我。這經我讀了七八年纔讀熟了。這經上天下的事。以至古往今來。無所沒有。也說不了那些。我自讀了此經。就不覺大通。以後再讀別的書。覺得文理就都淺薄了。童自大道。好哥哥呀。有這樣好書。就不借我兄弟看看。宦蕚道。這經是留着傳代的寶貝。原不給人看的。既賢弟要看。改日借你看看。萬不可再傳別人。童自大道。我從小讀過半本百家姓。做了家藏的秘寶。就不知道還有這個奇書。承哥擡舉肯借我。我難道當眞是呆子。當眞二字妙。尚不自信以爲呆也。肯借別人。那鄔合要奉承宦蕚。假做不知。故意嘆口氣。道。這樣好書。我

們小戶人家今生料不能見了。錢貴忍不住含笑問宦蕚道。請問府上這經是何名。宦蕚低頭想了一會。屈指自數道。金剛經。觀音經。女兒經。嫖經。賭經。促織經都不是。這經兩個字名古怪得很。每常熟極。偏今日就想不起來。又想道。我隱隱的記得頭兩個是人之二字。想是人之經罷。因問賈文物道。你是才子。可曾見過這經。賈文物道。此乃三字之經也。若是三字經。開蒙小兒無不讀過。若果又有三字之經。我亦不曾見過。宜乎宦蕚以爲秘寶也。宦蕚聽了喜極。拍案大叫道。是是是。極好記性。難道你家也有這樣好書。賈文物道。有諸。宦蕚道。我想這樣密寶。自然是我大宦府同你才子纔有。料別人家沒有的。錢貴笑道。這樣奇書。天下或者儘多。既說是府上秘寶。只得要算做奇書了。但到底非詩。該罰一杯。宦蕚道。先說過的。詩經雖不是詩。却是經。也就算得詩了。看這奇書分上。免了罷。鄔合道。大老爺說了這一番奇話。錢姑也長了許多奇學問。姑准了罷。錢貴也就笑笑罷了。因道。此位童老爺請說。童

自大道。我倒有一句。恐怕不好。你又要罰。錢貴道。請說了看。合式便罷。不合式免罰另說。如何。童自大道。你往西來我往東。可合式。錢貴道。字倒不錯。這是油言。算不得。況且該兩句纔是。怎麼只得一句。免罰另說。童自大道。你殺了我也罷。東是今生不能有。要罰幾杯。情願領罰。錢貴道。無詩應罰三杯。因來得眞率。用一杯罷。童自大一氣吃了。宦蕚道。賢弟大才。平常肚子裡詩極多的。爲何不說。倒情願吃酒。童自大道。詩是有多少在肚子裡呢。只是一時輕易出不來。況且放着不要錢的酒不吃。倒滿肚裡去尋東。（辱翁曰。大通大通。）郞合道。老爺說的是飲酒說詩。各人適興。何必拘呢。宦蕚道。錢姑再起令。錢貴道。豈有一人行三令之理。宦蕚道。你不行就遵我先的那令了。童自大笑道。麻雀的雜碎。你只當可憐見。我行個容易些的罷。宦蕚道。怎麼叫做麻雀的雜碎。童自大笑道。這是我親熱奉承錢姑的意思。麻雀的雜碎者。小心肝也。衆人大笑。錢貴道。

童老爺竟是麒麟了。童自大道。你這是怎麼說。鄔合恐怕言語參差。忙揷口道。麒麟是多寶的。這也是錢娘奉承老爺是財主之意。因道。錢娘請行令罷。衆位老爺候着呢。（眞好篾片。個個奉承到。即錢貴亦必周旋到。）錢貴也會意。更不再講。說道。就依童老爺說。容易些罷。只說五個字。不拘上下。只要白丁二字在內。因道。往來無白丁。大家想了一回。賈文物也想不出來。恐人笑他。因說道。樂不可窮。慾不可極。酒止矣夫。兄請在此留宿。弟輩可以去則去矣。童自大道。今日是大哥睡。明日是二哥睡。後日纔輪到我。這兩夜叫我怎熬。我們兄弟同門做一個三戰呂布罷。（這是他家揷屛上所畫者。故此記得耳。）錢貴道。本當奉留。但身抱微恙不潔淨。得罪衆位老爺。宦蕚道。既然如此。我們且回去。改日再來相訪。童自大道。哥。你竟是狗咬尿脬空歡喜。倒是大家同回的好。省得我眼睛出火。賈文物道。吾未見好德噫如好色者也。盍去諸。說了。一齊大笑。家人點上燈籠。一哄而去。正是。

仙花遙望莫能攀。　可笑狂奴空腆顏。
自是青蓮泥不染。　何妨嬌慧對癡頑。

他衆人歸去如何。權且按下。且說那游混公自宦家出來。失了肥館。又開了一個散學胡混。因把龍家小子騙做了龍陽。被他父親打散之後。品行全無。人都知道他的心是通了六竅的。却是一竅不通。那裡還有宦家掛名讀書的學生來請他。他沒事做了。恃着一頂硬邦邦的頭巾。武斷鄉曲。把持衙門。凡是可以弄錢的去處。任你甚麼凶惡無恥的事。他無不踴躍爲之。他妻子花氏早亡。這花氏原是個團頭的乃愛。團頭者。即花子頭兒之尊稱也。他父親原也是個小花子。後來因積攢了幾文錢。他算計却好租了三間房子。收留那無歸着的乞丐在家中存宿。每日一個人交他三文做房錢。又積了幾年。囊中竟有了餘資。他買了幾間房子。到各雞鵝鋪中收了毛來曬乾。鋪在屋內有尺許厚。招攬各

處花子來他家住。每夜鑽在那毛裡睡覺。比睡床鋪還受用。但偶天陰下雨。出去討飯不得。便吃他家的飯。每日要交他幾文錢。名曰雞毛錢。今日不足。明日定要補上。不敢少欠一文。俗語說。掇他的碗服他管。這些花子都仰仗着他。任他頤指氣使。不敢稍忤。他竟儼然有個主人公之勢。日積月累。十餘年竟積有數百金。公然穿起細布直裰。吃起肉糜來。做了一個花子中的財主。衆花子就尊他做了團頭。他沒有兒子。只得一個女兒。說也甚奇。他這樣個瘸腿弓腰。眇目擎手的形狀。生的這女兒並非花子之花。宛如花木之花。頗有幾分姿色。他是花子中的鄉紳了。要擇一個讀書人家的子弟做女婿。廣托媒人。事成厚謝。請教是那個正經人家肯扳這花老親翁。他見無人肯就。便以利餌之。托媒人道。如有願成交者。除妝奩之外。還以二百金爲壓箱之資。游混公聽得此信。他那時年已三十。小兒尙還無母。他父母是早故了。是自己做主。

情願爲這位花翁的門下婿。媒人去說。那老花反疑心未必是正經人家。細細訪問。知他祖父原都是秀才。他也還曾讀過書。遂許了他。這花翁着實體貼女婿。知他貧寒。不但不要他行聘。反先送銀二十兩爲製衣裳酒水之費。嫁過來時。妝奩雖不爲大麗。而箱櫃床桌之類。件件俱備。果有細絲二百兩在箱中。把個游混公喜得屁滾尿流。不但白得了一個紅顏。且又獲了許多白鏹。但只是一件。晚夕成親之時。游混公還以他是個處子。白費了許多津唾。誰知他那件東西不是含葩之花。已是大放之花了。游混公雖不曾娶過妻。也因同妓女們釘打過無數。他見花氏之物與那妓女們相彷彿。口中不住咨嗟道。噯呀噯呀。怎是這樣的。那知那花氏更老辣。聽了這話。反怒起來道。你嫌我是破罐子麼。你不要我。送我回去就是了。有我這樣個人並這些嫁妝。不怕嫁不出漢子來。游混公忙陪笑道。我誇你的這件寶貝怎是這樣的有趣。話沒

有說完。你就多心起來。竭力奉承了他一度。方纔睡下。原來花氏在家時。他一個花子的府上知道甚麼叫做閨門嚴肅。有他舅舅的個兒子常到他家。十日半月的住。他兩人相厚久了。他的父母並不知禁忌。幸喜腹中還未曾結子。還是游混公的造化。游混公因囊中有鈔了。不但圖榮耀門閭。且又要與丈人爭光。那時正有捐納秀才的例。他費了百餘金納了一名。公然頭巾藍衫到丈人家去威武。那花老見此乘龍佳婿。敬之如神明。又贈了數十金爲喜筵之費。過了年餘。花氏生了一子。游混公替他起了個名字。叫做游夏流。取個與子游子夏一流人物之意。這花氏嫁了游混公剛只五年。便一病而歿。游夏流尚幼。家中無人照看。他送到花老岳翁家去撫養。到了十三歲。那花老夫婦也故了。他已過繼了那內姪承嗣。游混公方把兒子帶回。這游混公久要想續絃。因恐費鈔。希圖又有花子家的寡婦。一文不費。白白的嫁他。如何有此

等巧事。所以鰥居了十餘年。年已五十來歲。性又好淫。還時常去做那鑽穴踰牆的勾當。往往爲人所辱。他恬不知恥。還道。投梭折齒不失爲名士風流。此何傷乎。南京衏中妓女們的市語。白晝有人會房名曰打釘。他無事時常在衏中閒蕩。見有略像樣些的妓女們。他定要去釘一釘。釘了問他要錢時。他道。我生員也。奉太祖皇帝制例。免我一丁。這樣不通得可笑。這些龜子們素常知道他是一個生事的秀才。誰敢惹他。況且又不曾釘壞了甚麼。只得忍氣吞聲。白白被他釘去。後來這些妓女們見了他。都稱他爲白丁生員。他不但不自己羞愧。猶欣欣得意。向人前自述。以爲樂趣。他更有一件可笑之事。出人意表。他一夜到一妓家去嫖。上床之時。他到那妓女身上交媾一次。歇了片時。叫那妓女到他身上倒澆了一番。又過了一會。他同那妓女側身對面摟抱着。又幹起一度。睡不多時。又叫那妓女到他身上舞弄了一回。天明起來時。向

他要嫖金。他道。初次我弄你。二次你弄我。三次平交不算。四次又是你弄我。論理你還該給我一次的嫖錢。我因你是個小人。不問你要罷了。你怎麼反倒問我要。那龜子有些怕他。讓他白嫖而去。却也在背後彰揚咒罵了個夠。所以他的美名。人人皆知。後來他這些劣行被文宗訪着了。拿去打了一頓板子。把衣巾褫革。他羞辱還在次之。把一個騙人的本錢沒了。着了一口重氣。疽發於背。睡倒在床。他那個賢郎游夏流也二十歲了。看慣了他父親所作所爲的事。更比他乃尊加倍。凡係下流的事。無所不做。遇錢就賭。有鈔即嫖。見龍陽便愛。若沒得錢了。情願拿他的尊臀兌換。却又奸詐百出。而且一張好嘴。他那三寸巧妙之舌。一副伶牙俐齒。人再說他不過。明明別人有理的事。到他嘴中一說。不但一毫理氣皆無。還連一點人味兒也沒有。到他自己做了那萬分下流的勾當。他誇得亂墜天花。竟到了希聖希賢的地位。如他要用了人

的錢。人向他索取時。他反責備人道。銀錢如糞土。仁義值千金。朋友有通財之義。肥馬輕裘還可與朋友相共。而況於些微之物。我不是不還你。正是試你爲人何如。果然小人不失爲小人。及至別人少他一文。便拚命拚死。必定要來纔罷。他又有一番妙論掩飾。道。我豈稀罕這一文錢。這正是教你做好人處。古人說。財帛分明大丈夫。況誰無急處。你此時還了我。不失了信。下次又還可以通融。如我是生平再不失信的。聖人說。民無信不立。這是第一件要緊的事。如他用人的錢。那人說。人清財不清。你到底記個數目。省得後來混賴。他責那人道。能幾個錢。你便如此小器。朋友家就差了。也是有限的事。人要借他的。定要當面記清。有的說道。怎麼你用人的便不記。人用你的便記。他道。我並非爲你而記。我記個數目。以便查算耳。凡事翻來覆去。總是他的是。全是別人的不是。或有人說及龍陽一道。他便正顏厲色的道。以鬚眉丈夫而效淫

娼之事。不要說爲親友所恥。即在家庭中。今日何以對父母兄弟。將來何以對妻子兒女。勿謂爲人所知。即人不知。寧不內愧。此輩狗彘之不若。言之猶恐汚吾頰。有人知道他也是卯字號的朋友。不好明明搶白他。或用隱語譏諷。他又有一番侃侃議論道。慕容沖以龍陽而爲帝。董賢以龍陽而爲相。陳子高以龍陽而爲男皇后。彌子暇乃子路先賢之內戚。而尙爲衛君之嬖臣。今日衣冠中人爲之者衆矣。此皆遊戲三昧耳。庸何傷乎。他這一種飾非之巧言也不能盡述。眞是個口是心非。人質獸行的下流。他四五歲時。游混公就替他定了卜通之女爲媳。他二人聯這一門親。說起來倒也是個笑話。他二人雖同城居住。同在黌門。又都出入衙門。却從未曾會面。那時有個富翁同人打官事。約了幾十個慣走衙門在庠的朋友做硬證。官事完了。設席相謝。上座之時。恰好游混公卜通兩人同一個姓計名德淸的三人同在一席。這計德淸便

是鍾趨之子鍾吾仁的內兄。計德清的名字是如此出法。妙。他三人坐着飲酒。都各問了姓名。卜通不住的看游混公。那游混公也不住的看着卜通。各看了一會。游混公忍不住問道。弟同兄雖俱在學。却不曾會過。却又面熟得很。像在那裡見過一般。一時再想不起來。卜通也道。正是呢。老兄也着實面善得很。再想不起何處會過。所以適纔弟不住端詳尊面。想是我兩個素常彼此聞名神交的緣故罷。計德清笑道。二兄相會的去處。弟倒記得。二人忙問道。請教長兄。我兩個在何處會過來。計德清道。說了恐二兄見怪。故不敢啓齒。二人同道。這有何妨。望兄見教。計德清笑道。前次宗師發落時。二兄同時被屈。大約是在那裡見過一面。原來游混公同卜通前日都考了個四等。同時被責。偶然相遇。故一時想不起來。今被計德清提醒。忽然憶起。游混公道。嗳。卜通也道。嗳。彼此嘆了兩聲。又都微笑了笑。卜通道。弟是罷了。兄是文場中久擅名的。前日的尊作爲何

就受屈。游混公道。不要說起。弟前日臨場病目。又不得不進去。兩眼昏花。把字寫得太大了。宗師說我字在格外。故放了個四等。請教兄的佳作却是爲何。卜通道。弟聞得新宗師是少年科甲。極喜新奇文字。我將題目用偏鋒作了。圖一篇新奇文章。掙一個案首。不想反爲所害。宗師說弟的文章。文在題外。也放了個老四。因長嘆道。哎。

早知不入時人眼。多買胭脂畫牡丹。

兩人又閒話了一會。彼此問問家常。契厚得了不得。計德清聽他二人說各有子女。便道。二兄可謂一見如故。游兄的令郎。卜兄的令愛。你二位何不結一門親家。豈不更爲親厚。游混公道。這是極妙的了。但不知卜兄尊意如何。卜通道。兄既不棄。弟還有不願的麼。計德清便做保親。二人就在席上交換了酒杯定下。過了十餘年。兒女都大了。游混公因捨不得費錢。尚還未娶。游混公的意思。把卜通的女兒只管躭延着。他

父母見女兒大了。着了急。自然白白送來。豈不省事。這游夏流成日在外邊同着個小官。叫做楊爲英。朝夕相隨。這小官生得模樣雖不爲十分美麗。他那眉目之間有一種媚態動人。他還有一件絕技。枕蓆之上。舔咂迎送。比那淫極的婦人還騷浪幾分。游夏流愛他如命。却沒有許多錢使。他二人時常兌換做那翻燒餅的勾當。所以十分親熱。這游夏流十一二歲時。在他花外祖家便同那些小花子換弄屁股。無日不幹幾次。小孩子家作喪過了。弄成個精滑的毛病。望門流涕。陽具但挨着陰戶或糞門。就轅門拜倒。汩汩流出。雖是他拿錢包着楊爲英。却倒是楊爲英弄得他工夫多。游混公也同他有一手兒。你道他兩個怎麽弄上的。一日。游夏流不在家。楊爲英來尋他。游混公看見過這小子多次。久已想他。因沒有機會。今見兒子不在家。趁此留他坐下。打了幾壺酒。買了兩樣菜請這小子。甜言蜜語哄他。要幹他的後庭。這小子起先不

肯。游混公許他做衣裳送錢鈔。這小子就依了。與他弄了一下。過後不但衣服不做。連低錢也不見一文。楊爲英問他要過多次。他只口中答應。總捨不得拿出來。楊爲英恨他如醋。心中算計道。這個天殺的原來這樣壞。等我哄他父子兩個弄一下。一來出我的氣。二來好囮着他要錢。一日。他問游混公要錢使。游混公道。你再給我弄一下着。我纔給你。楊爲英道。罷了。今日夜裡我到前邊客坐裡春凳上睡去。你到那裡來。游混公道。你何不到這裡來。他道。你屋裡熱。那裡還涼快些。到時候我來叫你。到那裡不要說話。恐怕你兒子在隔壁聽見。不好意思。你只啞幹就是了。游混公滿心歡喜。答應不迭。這小子晚間問游夏流要酒吃。游夏流去打了兩斤燒酒來同他共飲。那小子做出許多騷模騷樣。不住勸他吃。游夏流心中快活。吃了個大醉。他又說熱得很。拉着游夏流同到客屋裡春凳上睡着乘涼。游夏流乘着酒興要同他高興高興。那

小子欣然攤股。游夏流剛送了進去。抽了沒有三下。已算春風一度。楊爲英爬起來就弄他。儘着弄個不歇。游夏流道。我這會子有些酒泛上來了。你歇歇着。等我睡一覺。醒了再給你弄。我方纔只弄了你兩三下。你弄了這一會也該罷了。楊爲英也就拔出。不多時。聽得他呼聲大響。推了推。不見他動。知他睡熟。楊爲英抽身出來。到游混公窗下。低聲叫道。你來罷。游混公正等得心焦。聽得是他聲音。一骨碌爬起。赤着身子開門出來。原來楊爲英躲在那倒座內呢。游混公輕輕走到前邊屋裡。往春凳上一摸。一個人精光着。臉朝裡睡。屁股向外。以爲是楊爲英候他來弄。爬上去就幹起來。一陣混抽混搗。游夏流被他弄醒了。還以爲是楊爲英。說道。叫你等一等。你就這樣急。把我混死了。游混公正在高興之時。聽得是兒子的聲音。又不好問。心中一疑。就慢了些。忽見楊爲英點了個燈進來。笑道。你爺兒兩個好弄。游混公見弄的果是兒子。羞

得連忙拔出。跑回房中去了。次日抱怨楊爲英要弄他。楊爲英道。你抱怨我。你若不正正經經給我幾個錢。我四處替你一張揚。看你可見得人。游混公被他拿住囮頭。只得常常送他幾文。游夏流被老子弄了一下。不知內中的這些彎兒帳。又不好問老子的。私問楊爲英。楊爲英哄他道。他來想弄我的。不意錯弄了你。游夏流也就信以爲實。楊爲英雖貪了游混公幾個錢。却也回不得他。時常被他弄弄。這小子却同他錢親意不親。倒同游夏流相厚。他父子爲這小子吃醋拈酸。時常吵鬧。游混公但罵兒子一句。他睁着眼道。你想想你做的是甚麼事。你還管我。不要討我告訴人。你纔下了地獄呢。游混公無言可答。只暗暗恨楊爲英而已。游夏流自從他老子疽潰了睡在床上。疼得一陣陣發昏。晝夜喊叫。他與楊爲英飲酒作樂。不但竟到了老僧不覩不聞的地位。而且嫌呼號之聲聒耳。偶然見他老子一個匣子中有幾兩散碎銀子。他趁

老子昏迷之際偷了出來。同楊爲英不知何處去作樂。也不管老子的死活。那游混公病久了的人。瘡既疼痛難忍。兒子又不在跟前。要口湯水也沒人與他。不知幾時死在床上。他家又沒有第二個人。誰得知道。一日。他那花大舅來看他的病。推開門入來。不見一人。走到臥房門前。聞得屍臭。進內一看。見他妹丈的那個樣子。是作過好幾日的。竟幾幾乎似齊桓公。將及屍蟲出戶了。忙各處去尋游夏流。這游夏流自從偷了幾兩銀子出來。同楊爲英各處混了幾日。一日。他向楊爲英道。我有年把不見婦人的那東西了。我到南市樓打個釘去。你在陡門橋上坐着等。我就來。楊爲英笑道。你吃麻油上腦箍。受罪也不覺得。你想想你那本事。討那罪受做甚麼。游夏流也笑道。香油炒韭菜。各人心裡愛。不要管我閒事。你等着我就是了。遂走到樓內。到一家去打釘。他同妓女上床。褪下褲子。兩物方接。他不知不覺就冒了出來。他忙跳下床。拽着

褲子就往外跑。那妓女也忙穿上褲攛出來。向忘八道。這人沒有給錢就跑掉了。忘八就往外攛。趕到評事街大街上。方纔攛上。拉住道。有個打白釘的麼。你錢不給就想跑。游夏流道。我纔挨着就完了。還不曾嘗着是甚麼味道。你要的是甚麼錢。那忘八道。放着屄誰不叫你肏來麼。你自己沒本事怪得誰。你不給錢。也別想放你。兩下正在那爭持。恰好宦蕚騎着馬。幾個家人跟隨着走來。看見游夏流被一人拉住了爭講。傍邊圍着許多人看。宦蕚素常認得他。也便下了馬。問那忘八道。那拉着這游相公做甚麼。那忘八認得宦蕚。見問他話。忙放了手。跪下叩了頭。將前事稟告。宦蕚大笑。向游夏流道。他一個小人。快給他錢去。那游夏流雖然無恥。到此時也自羞愧難當。腰中取出銀包。捻了有錢數銀子給那忘八去了。宦蕚正要上馬。只見一個人跑來叫游夏流。道。我纔到你家看你父親去。已死在床上不知幾日了。你快些回去。游夏流別

了宦蕚。他聽見老子歿了。毫無悲切之容。還到陡門橋上帶了楊爲英來家。他倒也托實得很。並不裝假。進門也不看看老子的屍骸是怎樣。也並不號哭。忙忙把他老子一生坑騙人的私囊傾箱拿出。約有數百金。好生歡喜。買了一口薄皮棺材。就是那隨身膿血的衣服被褥裝殮了他。圖省錢。說出一番大道理來。道。我們儒家當遵文公家禮。不用僧道念經。信那異端邪教。這說的還有理也罷了。棺材嚣薄。又未經灰漆。那一股臭氣衝人。他因嫌惡味。却說不出口。又恐放久了。親友聞知。若來弔送。未免費事。他又有一番話說道。古禮天子九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士大夫三月而葬。我父親已革去青衿。與庶人等禮。當三日而葬。況死者見土如見金。久放着何爲。剛過了三日。就擡去與他母親一處埋葬。及至他家的親友聞知走來弔唁時。孰知他令尊已出過殯了。有他的長親父執責備他死不報喪。葬不通信。他道。我抱終天之恨。擗踴

苦塊泣血之時。恨不欲生。況只孑然一身。那裡還能及此。我今在哀慟迫切之秋。衆位不憐而唁我。反責我以細故。情何以堪。衆人也沒得責備他。反覺失言。各自去了。無人之時。他美酒肥肴。同楊爲英快樂。宦蕚那日聽見先生死了。也沒有見他家報喪。也不知幾時出殯。過四五日了。還不見來報。他念先生當日相待之情。封了二兩奠儀到他家來。先生的靈柩不曾見。倒見了個騷模騷樣的少年。把銀子付與游夏流。辭了出來。路上問家人道。方纔他家那標致小子。你們可有認得的。宦畎道。那小子姓楊。是個兔子。惟犬慣能識兎。宦蕚聽了。記在心裡。且說那卜通在鄉間教學。聽得親家病故。上城來弔紙。入見靈柩已出。神主也沒一個。把女婿大發作了一場。卜通此却通。見一個小後生在他家。知道是不正氣的事。恐他把家私胡花了。催着他七內完親。不由他做主。擇了吉日。硬叫他把女兒娶去。此舉雖不通。因人而施。也還算通。游夏流知道這件事是終始要做的。也就尊

命奉行。且又賞鑒賞鑒新人的妙容。嘗嘗臍下的鮮物。且說卜通的妻子水氏是二婚嫁他的。他前夫姓王。是個小兒科醫生。他婆婆寇氏。慣會替婦人收生。也知用藥。又給小孩子治病。水氏在他家時。跟着婆婆也就學會了這兩樁手藝。寇氏的兒子死後。見媳婦年小且又無子女。先只說等他守過週年令他改嫁。不想纔過了百日。水氏便同人作些不三不四的勾當。寇氏知道了。忙忙叫他另嫁。卜通正托媒人尋親事。聽見水氏有些帶頭。就娶了他。頭一胎生了個兒子。第二胎就生這個女兒。初生他時。卜通道。我們這樣貧寒。如今兒子也有了。女兒也有了。所少者。銀子而已。銀子又要多纔妙。就取他個名字叫做多銀。（辱翁曰。此名幸而他的姓好。）他自幼就舉止可笑。他哥哥叫做卜之仕。有三分儍氣。他父親在外邊教學。常不在家。他母親就帶他兄妹二人同睡。間或卜通歸來。夫妻在被窩中。再沒有不做些正務的。又不好因父母要做事。把兒子女

兒撦開。少不得先睡一會。叫兒子女兒幾聲。不答應了。知道睡着。方纔放心行事。後來又過了兩年。卜之仕已十三歲。他雖有些儍。也便有三分知覺。多銀那時纔九歲。兒子放在脚頭。女兒一頭同臥。又一日。卜通回來。睡了一時。叫了他兄妹數聲。總不答應。夫妻動起手來。古語說。新娶不如遠歸。都是別久了的。少不得竭力大做一番。不但要補以前之欠帳。還要預支後來的虧空。豈肯輕易草草完事。一度不已。兩次不休。弄得那水氏陰中之水湍湃大響。屁股亂攧亂簸。口中先還哼哼唧唧。弄到後來。水氏大叫道。哎呀我死了。哎喲我死了。那卜之仕忍不住嘻嘻的笑。這卜通聽見兒子醒着。忙爬下肚子來睡着。那水氏阻了高興。又羞又怒。一骨碌起來。掀開兒子的被。把光屁股上打了幾掌。打得那卜之仕大哭大叫道。我各人笑。你爲甚麼打我。只聽得多銀說道。該打。打的還少。聽見媽說要死了。你不哭倒還笑。打了你。你還叫呢。他兩口

見女兒兒子都是假推睡。甚不好意思。過後把兒子分開了另睡。以爲女兒還小。不甚防他。仍帶在身邊。這丫頭醜則醜。一肚子的心。他但見父母同臥。他上床就假做打呼。及至他父母放心高興。他却將被蓋着臉。露出眼睛來觀陣。見的也多次了。心中想道。我看爹媽做這事。想是快活得很。我幾時也弄個人試試看。雖如此想。他一來年小。不知招攬來試之人。他母親替人家收生。又會給小孩子整治病。生意大行。時常不在家。卜之仕十六七歲了。終日在外閒蕩。游手好閒。做那些不知事的事。常常只留他一個在家中看家。他到了十三歲。長大了。不但他生性淫蕩。且生得醜到十分。大約世間也就無對。臉上的疙瘩麻子有指頂大。還不足爲異。都是連環圈兒。一個套着一個。活像螞蝗絆。兩隻眼中兩個大蘿蔔白花配着。那眼睛邊週圍如大紅線鎖了的。眞也異樣。那臉上的雀斑。黃的黑的堆了一臉。厚厚的抹上一層粉。襯得斑斑點

點。與那芥末拌的片粉無二一。異想奇比。頭上吊着五六寸高的一個桃兒。歪在項上。走路一摔一摔的。四面短髮蓬鬆。金絲般披得滿臉滿項。一口烏黑的豬屎牙。牙黃也不知有多厚。兩隻大扁脚有七八寸長。一個碗口大的高底板墊在脚心上。專好穿雙大紅花鞋。竟像娃娃們頑的兩隻小船。他自己猶以爲是絕色佳人。走動定要扭頭捏頸。說話必定要抿嘴咬唇。做那風流的騷態。古人有幾句道。

醜醜醜。只把腰肢扭。扭斷脊梁筋。醜的只是醜。

這就是他了。他還有幾件妙處。又饞又懶。又惡又淫。眞是個四德俱無。七出咸備的醜美人。有個西江月贊他的形容道。

面似羊肝紫漆。肌生冰裂花紋。腮邊頰上滿奇痕。眼内珠中有眚。

指露幾條墨玉。牙排兩片烏銀。身軀扭捏更驚人。活跳妖魔形徑。

又有兩調黄鶯兒贊他的手足妙處。贊手道。

十指似擂搥。光溜溜如帽盔。彈箏鼓瑟渾無濟。身癢難推。血淚怎揮。欲剝青葱倚靠誰。好傷悲。諸般果殼。全仗嘴施爲。

贊他的足道。

金蓮三寸長。看他的要横量。扁鋪在地鯿魚樣。白花滿牆。紅細做幫。高底碗大奇形狀。響噹噹。房中舉步。户外已聲揚。

他家後門外是一塊大空地。來往的人常在那裡解手。他無事就在門縫中往外張。那陽物大小長短他倒見了許多。一日。天氣甚熱。他母親哥哥都出去了。午後熱了一鍋水。洗了個澡。因怕熱。褲子也不穿。只繫了一條夏布羅漢裙。上身穿一件小汗衫。坐着乘涼。偶然事上心來。揸開腿彎着腰。低頭看了看牝戶。道。我娘弄的時候那樣快活。且趁他今日不在家。尋個人弄弄。定然有趣。正想着。聽見門外叫賣茉莉花。他跑

了出去。叫道。賣花的來。那個賣花的小子走近跟前。他一看。約有十七八歲。生得也還白淨可喜。他想了想。道。就同他試試罷。便道。你跟我進來穿花。那小子進門。他把門揷上。引到內裡。講了價錢。叫他穿五十朶一枝大牌樓。那小子放着花籃。在地下蹲着穿花。他也蹲着在傍邊看着。拿一隻手搭在那小子肩膀上。故意把裙子掀開些。露出他小肚之下那個騷物。多銀生得形貌雖醜。臍下那東西竟還可觀。

一條細縫鼓蓬蓬。　微吐花心紫更紅。

容貌媸妍雖各異。　料來此竅一般同。

那小子一眼看見。由不得那陽物在褲襠中一跳一跳。那小子穿的是一條麻布單褲。那多銀看得明明白白。故意笑指着道。哎呀。你褲子裡是個甚麼蟲在那裡跳。你不怕他咬了肉麼。那小子倒紅了臉。笑着忙把兩腿攏來夾住。怕他家中有人來看見。忙忙穿完了。遞與他。他揷在

頭上嘻嘻的笑。那小子站起來道。姑娘給我錢去罷。他道。我沒有錢。那小子急了。道。你沒有錢。如何叫我穿花。他笑着道。你要有情。就送給我戴。你要不肯。我給你弄一下算了罷。那小子道。不要說頑話。看人聽見。他笑道。我家裡沒人。你只管放心。說着。解開了衫扣。此可以不必。不如穿着還可藏拙。把裙子脫了。胸脯同下身全全露出。把小肚子往前腆着與他看。道。我這一朵鮮花。難道還不值你這朵殘花麼。他雖貌醜。這件東西西施嫫母都不過大同小異。沒有甚麼醜俊。有幾句道。

褪放鈕扣兒。解開裙帶結。酥胸紫勝檀。玉體色如墨。肘膊熟藕般。香肩糟茄色。肚皮幸軟綿。胯下還光潔。中間一道溝。露出風流穴。今生卜女叫多銀。前世秦妻名長舌。一部書獨多銀提出前世者。因寫淫濫醜惡特甚。恐看書者非其言之太過。故提明。乃作者特特辱罵不堪。稍洩胸頭恨耳。

那小子從未曾見過此奇形。嘗過此美味。甚是朵頤。況且腰中那件作

怪的東西。雖有一隻眼。却又無珠。不知如何。見了陰戶他就混跳起來。正脹得難過。因初會這張沒牙的癟嘴。反有些羞愧之意。這小子反不如多銀老練。紅着臉道。一時遇見你家的大人來怎麼處。他道。有人敲門。你打後門裡跑。怕甚麼。那小子聽有後門。也放了心。道。在那裡來呢。多銀就仰臥在春凳上。大揸着兩腿耑候。那小子忙脫了褲子。陽物挺硬。又抹些唾沫。頂了進去。他哎了一聲。道。有些疼。那小子就歇着不敢動。他道。我每常見是一抽一抽的。你怎麼不動一動。小子道。你又說疼。他道。這纔沒要緊。要養漢還怕得屄疼麼。我疼我的。你弄你的。怕甚麼。那小子也就抽抽扯扯不歇。他先還哎喲了兩聲。後來也就不做聲。不多時。那小子冒掉了些。怕有人來。忙忙拔出。拿褲子揩了揩穿上。多銀拿塊白布汗巾將牝戶擦擦。看看也有許多〇〇〇着對那小子道。你每日到門口來叫賣花。要沒人〇〇〇〇〇那小子滿口應允。笑嘻嘻提着花籃要走。

多銀道。你站着。給你花錢去。小子道。多謝你。不好要錢的。送你戴罷。多銀道。你多大本錢。我要不給你。你下次就不敢來了。不想雛把勢也會招攬主顧。倒多數了幾文給他。那小子既白弄了。又還多得了花錢。何等快樂。歡歡喜喜的去了。此後但沒有人在家就叫來弄。也弄過好幾次。但那小子的陽物甚微。且又不甚在行。先還將就弄了。後來弄得甚不足興。一日。在門口站着閒望。見一個賣雜貨的擔子。全是小孩子頑戲的物件。他見有許多搬不倒兒。心裡想道。這個比那小子的粗好些。買一個弄弄看。遂買了一個。走進房中。脫了褲子。揸着腿。拿那圓泥底子往裡塞。塞了一會。弄不進去。他着了些唾沫。將牝戶潤了。擦些在泥底子上。用指頭又將陰戶掰得開開的。往裡狠狠的一下。也就塞進去了。他捏着那人頭來回抽送。酒罐裡伸出頭來是個酒鬼。這搬不倒兒大約是個色鬼。正在有趣。不想那紙身子被淫水濕透浸軟了。一下斷了。扯出來。把個泥底子掉在內中。費了許多力。摳得生疼。

纔摳了出來。這一下被他楦大了。再同那賣花的小子弄時。毫無趣味。他想道。這個人是沒用了。須揀個大些的纔好。每日在後門張看。或見有陽物大的。無故又不好叫了進來。或有做生意可以叫的。他母親又在家中。總不遇巧。那日家中無人。他守定了。在那裡張看過了幾個。全都細小不像意。正心中發急。一個搖鼓兒賣絨線的。把箱子放在傍邊地下。忙忙去溺尿。大約是尿急久了。陽物脹得挺硬的豎着。甚覺可觀。他一見了這個大物。顧不得了。把門一開。那人一擡頭。見是個女孩子。忙背過身子去。溺完了。背上箱子要走。多銀叫道。我要買你的線。同我進去揀。那人同他到了堂屋內。纔把箱子放下。他一把拉住。變下臉來道。我家一個大人也沒有。使之聞之。有此慧心巧舌。不可以貌諒人。你無緣無故到我屋裡來。要想奸我麼。那人陪笑道。姑娘是甚麼話。我怎敢無故進來。你叫我買線。怎說起這樣戲話。多銀道。我同你戲甚麼。實對你道。你要同我弄弄呢就

罷了。不然我就吆喝起來。那搖鼓的道。這事如何做得。我怎麼敢。多銀急了。道。你當眞不麼。遂大聲叫道。救人。那人急得忙掩住他的嘴。道。姑娘。依你就是了。不要叫。他笑道。我當你不怕。你也怕麼。早這樣說。省了多少事。拉他同到屋裡床上。脫衣睡下。從來皆是男子強奸婦人。他竟是強奸男子。也是罕見奇聞。那人可是甚麼至誠君子。先推辭不過是怕事。況且又是個沒老婆急三鎗的光身漢。今見他騷淫至此。雖然醜陋。叫做飢不擇食。且又不費錢。何樂不爲。豎起一個大陽物。恐他年小當不得。還用了許多津唾。輕輕一頂。孰知是個多見廣識的。一下就進去半截。幾聳盡根。那人知他是個慣家了。遂大弄起來。那多銀樂所未經之樂。也就學他令堂。我死我死的哼個不住。事畢了。穿衣起來。拉住那人再四叮嚀。叫他常到前門來搖鼓。撞巧好約他進來。後門遠。恐一時聽不見。那人一來得了趣。二來別處那裡有這樣捨屄的善女。果然每日來他家門口搖上幾次。遇便就約

進來高興一番。有二年光景。這女子腹中竟有了寶貨。他母親在外生意盛行。也竟不知。到了月分滿足。肚裡疼將起來。水氏纔知女兒是要生產。喜得他會收生。不多時。養了一個好白胖娃娃。拿去埋了。也不曾與卜通知道。過後水氏見女兒連外孫都養過了。嚴緊也是無用。任憑他的尊好。這也是甑已破矣。顧之何益之意。況自己外邊生意又擱不下手。也竟由他。多銀一日到後門口去張張。見一個討飯的花子。在對過牆根下脫了破襖蹲在那裡捉蝨子。褲襠稀爛。胯下一根好肉具。軟叮噹大長的拖着。他淫心大動。開門叫他到家中來。搖了他一頓飽飯吃了。又給了他幾十文錢。那花子感恩不盡。正然要走。多銀笑道。你站着。我問你話。你是孤身一個。還有老婆沒有。花子道。自己一身一口還糊不過呢。還禁得有老婆。又問道。你難道這樣大還沒有見女人麼。那花子笑道。當日見過來。多銀道。你如今想女人不想。花子道。我恁個賊

樣。誰來愛我。孰不知竟有愛之者。不愛人而愛此物耳。想也是無益。想他做甚麼。多銀道。你難道見了女人就不動一動心兒。那花子見他只管盤問得有因。笑道。人在世上。誰沒個淫心。螞蟻蝨子還知道幹個事呢。沒奈何。只得罷了。料道我們討飯的人。還有這樣慈悲心的人肯施捨這個的麼。多銀笑道。你跟我進來。那花子覺有妙處。竟跟到房裡去。多銀褪下褲子。仰臥在床上。道。看你說得可憐見。我捨你一捨。只當積陰隲罷。那花子見他一個光光肥肥的陰戶。不覺那陽物跳將起來。笑道。姑娘。你果當眞的捨我麼。多銀道。不當眞。我難道哄你不成。那花子把拐棍一略。(擱)笑道。我不要是做夢。他爬上床。扛起腿就弄。把那叫街打磚的力都使出來。把個多銀弄得無窮的受用。多時方歇。寫此一段。不過極辱多銀之不堪耳。多銀約他常常的來。那花子喜得滿臉是笑。連連答應去了。這花子討了半生的飯。忽遇着這樣一位慈悲好善的女裙釵。你道他感激不感激。繡襦記鄭元和云。那位慈悲好善的女裙釵。與乞兒一頓飽齋。與乞

兒繡一副新鋪蓋。與乞兒攜手上陽臺。這才是捨貧的奶奶。多銀大約是讀過此者。他無可報恩之處。惟有鞠躬盡瘁。捨命奉陪。把個多銀喜得欲狂。不想施些小惠。竟得他這樣厚報。此後或搖鼓的。或這位丐老。輪次奉承。多銀也算樂意了。不想這個花子有個夥計。名叫褚盈。褚盈者。謂以巨物杵多銀也。混名叫做鑽洞老鼠。當日也是好人家兒女。好在花柳叢中着脚。不但把一分家私花盡了。還落了一身楊梅瘡。後來弄得一貧如洗。只得到這卑田院中來享福。近來見這花子時常腰中帶着幾十文錢。俗語說。小人乍富。腆胸凹肚。這花子得了這番奇遇。面上未免就帶着些驕人之色。說話也不像先那乞乞縮縮的樣子。在衆花子中就拿出他那大老官的身分來。借這花子罵盡乍富狂炸小人。別人還不覺。褚盈是滑油一般的人。着實疑心。也就看破了幾分。屢次套問那花子。他總不肯露一字。褚盈心生一計。數日之中。將叫化的錢積了三四十文。打了斤燒酒。買了兩文錢的鹽豆請這花子。有心算計無心。假做讓他。全全灌在

他肚中。褚盈見他有些醉意。笑說道。好老哥。我們不但是同行朋友。且又是好弟兄。你有甚麼好處。攜帶攜帶我做兄弟的。也是你的好情。我敢忘了哥麼。那花子只是笑不做聲。褚盈又套哄他道。哥。你得好處。我兄弟也略知道了些影兒。何必瞞我。我可肯壞你的事麼。你不告訴我。反失了朋友的情義了。那花子還不肯說。褚盈大怒。把那把缺嘴的瓦酒壺拎起來摜得粉碎。把破線襖一脫。拍着胸。瞪着眼道。肏娘的。擾了我幾百錢的酒肴。問你句話兒。你就千難萬難的。你啞黃脹了心了麼。怎不做聲。你成日大串的錢帶在腰裡。你不是做偷摸便就是剪綹弄來的。不要帶累了我。一把揪住領子。道。我同你到頭兒跟前講講去。那花子也並不是謹言不說。一來奸人家的幼女是有罪的事。故不敢相告。二來這褚盈生得模樣又比他強。又少年精壯。恐他知道扠了進去。怕撐掉他這好主顧。今見褚盈撒潑。他素常有幾分怕他。還要拉了去

告訴管頭。忙陪笑說道。好哥。我弟兄們也犯着這樣的麼。你問我。我可有個不說的。你何必動怒。放了手。我告訴你。褚盈也就放手。他只得笑嘻把多銀同他勾搭的帳詳細相告。褚盈笑道。哥。你是有福的人。俗語說的好。一人有福。拖帶滿屋。哥。你有這樣好處。就不總成我兄弟沾些光麼。我身上還有幾文。再去打半斤來請哥。你再沒有不肯的。他的酒壺摜掉了。拿了個破瓢去。又沽了一斤燒刀子來。二人一遞一口的呷。那花子知他是必於要去的。囑他道。我們好弟兄。我把實話告訴了你。你不要得了手。把我撩了下來。褚盈道。哥是甚麼話。你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了。船多不礙港。車多不礙路。我爲甚麼多着你。你若不放心。要是我得了。要去我兩個同去就是了。如今先商量定了主意。你明日先去。也不必向他說。我隨後踩了進去。他正同你弄着。我撞到跟前。就不怕他不給我弄了。省了多少唇舌。那花子應諾。褚盈滿心歡喜。兩人

把酒吃完了。打點明日行事。次日早飯後。那花子到卜家後門來高聲吆喝。姑娘捨些。恰好水氏卜之仕都不在家。多銀聽得。忙出來開門。見左右沒人。他叫進來。隨手把門拴上。相攜而入。這褚盈遠遠的尾在後面。眼睛瞟着。他見那花子進去了。他趲到後門口來。推了推。是拴着門。那門板上鏬着一條大縫。即多銀張陽物處也。地下拾起根柴棒兒來。一陣撥便撥開了。挨身而入。仍舊拴好。輕輕的走了進來。不見有人。在房門口聽聽。聽得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你這幾日比先越發有力氣了。弄得這樣有趣。又聽見那花子說道。我當日有一頓沒一頓的。故此沒力。如今承你的情。給我的錢我時常買些狗肉吃。那狗肉性熱極興陽。所以有力量了。又聽得那女子笑說道。既這樣說。你每日多吃些。沒有錢我給你。就不聽見再說話。只是哎呀哎呀。快活快活的叫。褚盈自從入了討飯的道路。何處再有婦人同他高興。與此道相別久了。方纔聽得他二人

這一番問答。陽物脹硬難過。就走了進去。原來那花子將多銀橫臥在床上。他站在床沿地下。扛着兩條腿弄呢。緒盈走到背後。把那花子肩膀一拍。道。你的福也享夠了。不要折了福。也讓讓我們同行的朋友。那多銀正快活的閉着眼。聽得這話。睁開一看。是一個蠢生的花子。吃了一驚。就推那花子要起來。那花子見緒盈來了。他是心照的。就放下他的腿。拔了出來走開。緒盈見多銀纔要翻身想爬起。他上前忙將他的腿擡起。夾在肋下。道。姑娘不要動了。我們都是一樣的品級人物。他服事得。我也服事得。一面說着。扯開破褲。趁那濕漉漉的。一下攮了進去。蠻抽重扯。多銀同那花子正弄着。已被這人看見。推辭不得。況他也是求之不得的事。任他衝突。這緒盈久不會此物了。把多年養蓄的力氣一齊使出。又想奪那花子的愛。儘力舂搗。況他又是風月行中歷過的人。比不得那個花子是夯工。他十分在行。他因熬久。雖然洩過。陽物還

堅硬如鐵。把個多銀弄得渾身爽快。遍體酥麻。口中親爹親哥心肝寶貝的無樣不叫出來。足足弄了有一個時辰。方纔歇手。那多銀被他弄酥了。還睡着喘氣。那花子笑向褚盈道。你這拉牢的。我正弄得高興。被你來拆開。我要忍了精。明日淌起淋來。纔同你算帳。說着。上去又抱着多銀。道。姑娘。我先没有了事。再捨我弄弄着。不由分說。又被他弄了一陣。他看褚盈弄了半日。興致倍豪。比前番更加勇猛。多銀這個樂境眞說不盡。事畢了。多銀穿衣起來。咧着個大嘴嘻嘻的笑個不住。將他娘的錢偷出二百文來分贈二人。囑他們常來走走。他們可有不願意的。連聲答應。也笑着道謝。各人拿着竹杖破瓢就走。多銀送他兩人出了後門。回房坐下。想方纔的樂處。喜不可言。又想道。天色還早。爲甚麼放了他們去。若留住他。此時不還在快活麼。正在懊悔。忽聽得前門外不住鼕鼕的搖鼓兒響。忙跑去開門。看見是兩個。那個舊主顧笑問道。奶

奶同大相公可在家。多銀笑道。不在家了。他道。我進去有句話說。就同那個搖鼓的都一齊進去。多銀關了門進來。搖鼓的走進臥房。用手招多銀入內。附着耳朶笑向他道。我承你的厚情。沒得報你。我這個夥計本事高強。帶來同你作樂的。你可要麼。若是要呢。叫進來。你同他試試看。若不要。我就同他出去。多銀恨不得有十個他也不嫌多。何況兩人。又聽得誇他有好本事。笑着不住點頭。搖鼓的知他首肯。出去向那人悄悄說了兩句。那人進房。見多銀坐在床上。笑道。我那夥計舉薦我來服事姑娘呢。就上前替他脫褲。那多銀毫不裝假。任他脫去。那人也褪去了。弄將起來。陽物的大小與那一個雖差不多。被他從午後直弄到日色平西還不肯歇。多銀丟了數次。眞是嘗所未嘗也。顧不得陰戶的皮穿底塌。任他抽搗。正在高興。忽聽得前邊叫門。是水氏的聲音。多銀忙道。不好。我媽回來了。嚇得那人穿褲不迭。跳下床。背上籠子。同那一

個搖鼓的如飛跑到後邊。開門跑了。多銀出去開門。水氏問道。怎麼我叫了這一會纔來開。多銀道。我睡着了。不曾聽見。纔醒了就來開的。那水氏也不再問。後來四個人皆源源而來替他應差。數年之中養過了三四胎。但苦了這些娃娃。都是未見天日而亡。水氏見女兒生產過多次。以爲是理所當然。毫不爲異。這年他十九歲了。游混公在日卜通也催過他多次叫他家來娶。游混公連老婆都捨不得錢娶。如何肯娶媳婦。以爲他家女兒年大等急了。自然送來。今卜通見親家已死。催着女婿娶去。新娘進門。揭去蓋頭。游夏流見了這副嬌容。魂都幾乎嚇走。至晚到床上交合之時。游夏流以爲這件未破的原牝。比那久經的糞門自然緊就許多。用上若干的唾沫。生怕唐突了他。輕輕緩緩的送進。竟汪洋無際。那卜氏以爲嫁了丈夫。或者僥倖有個絕大的物事。一者試試新。二者圖可以供終身之樂。只見他爬上了肚子。聳了兩聳。還不知

弄了進去不曾。他早已伏着不動。心中雖然着急。纔頭一夜。不好便問。次夜仍然如是。游夏流已是兩度春風。多銀尚未知何味。忍不得了。起來一看。軟叮噹活像吃醉的和尚纔吐過了。搭拉着個光腦袋。口中還淌黏涎。不要說比那兩個搖鼓的同那一老丐的三分之二。還只得那賣花小子的十分之七。你道像個甚麼。

身微體細。渾如絕大之蟶乾。

頭小腰躬。宛似極粗之蝦米。

且又是一把上好的解手刀。又小又快。多銀一見。眞合了古語二句道是。

三尸神暴跳。　七竅內生煙。

他不責自己的過大。只怪丈夫的忒小。又急又怒。那裡還按納得住。就一頭撞去。混打混咬。大哭大叫道。你這麼個樣子要甚麼老婆。豈不躭

誤了我的少年青春。我這一世怎麼過得。叫我守活寡。還要這命做甚麼。便拿過褲帶。光着屁股。跳下床來。要在床欄杆上上吊。那游夏流起先見他哭罵是羞。後來被他打咬是疼。他的俊龐頭髮撞散了有一扠長。披了一臉。配着那個奇形異狀的臉。純乎一個活鬼。又是那怕。及至見他要上吊尋死。心中着急。忙下床跪在面前。抱住他兩腿。哀求道。你息息怒罷。是我父母不是。從小定了你。怪不得我。雖然我沒本事。我像父母般孝敬你。凡事遵你的法度。你將就過罷。那多銀那裡肯聽他。哭哭啼啼的罵道。你就把我當祖宗供着。也抵得上那個東西麼。（下流人的祖宗不及一個陽物。可嘆。）還掙着往上拴帶子。游夏流見勸不住。急得沒法了。此時緊緊的抱着他的腿跪着不放。多銀因仰過身子勾着拴帶子。下身就往前腆着。游夏流那張嘴正對着他的陰門。人急智生。也顧不得纔剛洩出那黏達達的陽精。忙把口對了陰門。一口含住花心。咂了幾下。伸出舌頭

替他亂舔。又把舌尖伸入戶中絞動。那多銀從未經過此事。覺得癢癢酥酥。有些趣味。就住了聲不哭。也就不掙。兩隻手垂了下來。也不拴帶子了。只見他把兩腿鬆開了些。小肚子往前腆着。拿陰戶就他的嘴。游夏流見事尚可挽。心中暗幸。道。夠了。這就是父母的陰靈。祖宗的保佑。想出這個妙策。忙跳起。把他抱到床上睡下。將兩腿推起直豎。牝戶大張。這一舔將舔有一個更次。比世上無恥的人舔那有錢大老官的屁股溝子還舔得利害。直舔得舌根都酸疼了。弄得滿臉黏涎。然後纔得安然睡了。多銀雖內中深處不得受用。門內却從不曾嘗過這番妙境。也就息了幾分怒氣。每夜游夏流以舌代屌。定要交媾一番。連行經之日還不饒他。弄得那游夏流滿鼻子臉上口中全是鮮血。（巧言利舌之報。）活像那屎皮無賴的光棍。自己打出鼻血抹上一臉騙詐人的樣子。把他那根有陽物之名。而無陽物之實的匪具。反置之高閣。有一調黃鶯兒說他

二人道。

夫婦本前緣。却因何出怨言。聲聲不願成姻眷。因他細織。將他打掃。哀求那有垂憐念。氣求捐。願常舔舐。雖臭不憎嫌。有夫婦二人打嚷。值一官過。聞之。怒道。可拿了出來。衙役將他夫婦拿出。官道。我在此過。你夫婦敢如此放肆。是爲何事。婦人道。他要舔我的這東西。我不肯給也舔。是也嚷鬧。與我不相干。官聞之皺眉。向那男子道。你這奴才。那爛臭魚味的鹹東西。你要舔他做甚麼。可見此官亦曾舔過。何況於游夏流也。

他這懼內的勢子。不但要算一個都元帥。大約天下僅一。古今無二的了。間或卜氏一罵。他就跪下哀求。娘長娘短的叫。寧可我受責。不可你生氣。有時要打。他便匍匐地下。不但小杖甘受。就是大杖也不肯走。人家的兒女要像他這樣孝敬。也就算得個孝子順孫了。多銀也竟被他柔尅其剛。倒也相安無事。至於掃地鋪床。燒茶煮飯。都是他竭力供役。是不用說。連多銀洗脚雞眼兒是他作嘴兒挑。到晚來馬桶兒是他隨鼻兒倒。但他只一到了外邊。就不是他了。高談濶論。巧言如簧。若聽得

有人說某人怕老婆。他便語中帶刺。也不管那人面皮削盡。譏誚得那怕老婆的連地洞都鑽下去。他一日同着五六個朋友說某人怕婆。某人懼內。正說得高興。內中有一兩個也風聞得他家中閫政嚴肅。不好直道。說道。世間怕婆的也甚多。就是兄恐也不能免。他正色道。這是甚麼話。我家內人家中的事敢違我一毫麼。我說往東。不敢向西。設或惱了我。見教他幾下還不可知。我們堂堂丈夫。可是那種怕老婆的忘八。諸兄敢同我賭個東道。到我家看看我的規矩。他這不過是個好看的話。料着誰同他賭。不想內中一個尖酸的說道。就是如此。我們每人出一錢銀子。到府上去。果然令政凡事聽你指揮。我們算輸了請你。若稍有違拗。你加倍罰出來還席。衆人聽了。道。有理有理。就湊出銀子來遞與他。他沒得推了。只得說道。等我回去製辦了。兄們下午些到我舍下來。衆人散去。他買了些肴饌果品。打了二三十斤酒。拿往家來。多銀一

見了這些東西。嚥了幾口唾。不由得口水流出。笑逐顏開的道。這是那裡的美物。他放下了。走近前。雙膝跪倒。道。我的親親的娘。我求你個恩。多銀道。甚麼恩。你說。他道。方纔在外邊有幾個人。這個說那個的女人不賢慧。會欺負丈夫。那個笑這個的老婆很懞賴。專打罵漢子。忽然問到了我。我極口說我家那娘。天下尋遍了也沒有這樣賢慧的第二個了。當家立計是不用說。支人待客其實沒有。衆人不信。要同我賭。出了銀子。叫我備個東。他們來看看可是果然。我想我素常又沒有好東西孝敬你。借着這個意思。買些好物來。你揀好的留下受用。下剩的拿出去給衆人吃。只求你燙酒拿菜。憑我吆吆喝喝。你都忍着些。我不過是假意。好騙人的嘴吃。我何敢吆喝你麼。你又得了一個大賢慧的好名。好娘。你要依了我。我沒得報你的恩。我今日晚上足足替你舔半夜。多銀見有好的吃。又許替他舔半夜。便道。我依你這一回。下次再不許了。

游夏流見他肯依。歡喜的叩了個響頭。起來忙將果看選上好的裝了兩盤。送與多銀。又趕忙燙了一大壺酒。並鍾箸送上。然後自己□都預備停當。又把客坐內桌椅板凳設下。多銀吃了這一個醉飽。也歡歡喜喜的去燙茶燙酒。午後衆人來了。讓了坐。就吆喝捧出按酒來。那多銀也就掇出。他出來接了擺上。陪了坐着。道。這都是我賤內收拾的。連桌椅都是他親手抹拭。我買了東西來家。只吩咐了一聲。我就去睡了一覺。衆人也還半信半疑。只見他吆喝道。送酒來。果然多銀聽見就送了酒來。一會又吆喝道。酒太熱。溫着些。少刻就送了溫些酒來。衆人都暗道。怪不得他說嘴。果然好家法。那游夏流見應了他的心。越發吆吆喝喝個不住。日色已沒。點上燈來。他又吆喝道。酒太冷了。換熱的來。這樣沒用。那多銀此時有了些厭煩。在廚下燙酒。多飲了幾杯。又懶動了。聽得又叫。怒上心來。拿了一壺熱酒。走到門外邊。道。拿熱酒去。游夏流自

不知機。把威風使得太過。竟忘了他的利害。興抖抖的走來接酒。多銀一手遞酒。一手張開。連耳帶腮。一個大漏風嘴巴。打得響聲震耳。清脆異常。趣甚。游夏流領教了這一下。頭眼發昏。幸得他口舌伶便。跑出外邊。用手指着內裡道。我就打你個酒冷。故意恨恨的道。打的還少。好急智。非極伶俐人不能如此。然後坐下。衆人聽得。以爲眞是他打老婆。大家尋思道。爲朋友吃酒。叫他打妻子。倒都不好意思。起身作辭。那裡知道是他捱了這樣一下。游夏流見局面有些變了。還有些打得昏頭昏腦的。也不敢留。送了出去。關門進來。忙把傢伙收拾了。到房內看時。那多銀見人去了。還剩得有幾壺酒。不管冷熱。一氣全裝入肚中。已上床脫光睡下。游夏流見了。不敢消停。恐他等急了生怒。忙就上床。多銀酒多興發。正等他來舔。游夏流剛把嘴對了陰門。舌頭還未曾伸出。忽聞得一陣奇臭。一個惡心泛將上來。幾乎吐出。連忙扭轉頭忍了下去。你道游夏流是舔慣了

的。今日何故如此。一來多銀每常終日高坐。一應都是游夏流服事。他腿胯中沒有甚麼汗汚。略有些臭。慣了還忍得下去。今日他在廚下燒火盪酒。熱氣薰蒸。又兩頭走着送酒菜。汗透了。況且他生性奇懶。這件東西輕易不見水面。所以臭得利息。(害)二則游夏流每常老早吃了飯。上床時已半飢了。今日不要錢的酒肴。他道主不吃客不飲。雖然不住的讓。人客還未得半飽。他足足飽到十分。因此一聞着就惡心上來。多銀正等着情急如火。見他這個樣子。大怒道。我爲你辛苦了半日。等你來舔。做出這個樣兒來。敢是嫌我的臭麼。他忙道。我的娘。松門奮一般噴香的好東西。怎得臭。今日飽了些。纔要打飽饐。恐怕酒氣薰了你的香東西。得罪了他。我何敢嫌你麼。便道。我的舌頭怕不乾淨。去漱漱口來。跳下床。摸了團綿花。將兩個鼻孔塞緊。漱了漱口上床。多銀見他塞着鼻孔。罵道。你明明的是嫌我的臭。還敢強嘴強辯。不然你爲甚麼

塞着鼻子。游夏流忙道。我的娘。你把我的好心做了驢肝肺了。我這兩日有些傷風。怕一時間打噴涕。嚇了你的寶屄。昌氏之鐵屄已奇。而多銀又有寶屄尤奇。但彼鐵者尚有鐵意。此寶竟毫非寶也。可爲謬矣。那怎麼處。你怎麼倒反怪我不是。多銀信以爲實。纔不嘖聲。游夏流見支吾過去。心中暗喜。道。夠了夠了。忙扶起他兩腿。伏身就舔。多銀兩手抱住他的頭。摟得緊緊的。對着陰門。整舔了半夜。舌根都腫了。第二日連話都說不明白。兩三日後纔好了。權且按下。纔說這位怕老婆的英雄。再講那個懼內的好漢。要知是誰。看❷下回分解。

校記

❶此句原有眉批云：「以妓者行令，說作過令尊，雙關一罵。」

❷以下原缺，據文義補。

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

Je soussigné, Michel CARTIER, responsable de l'URA 1067 ("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 du 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FRANCE-, déclare autoriser,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 LTD,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cinquante titres),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 CIIAN IIing-ho, chercheur au CNRS, et membre de l'URA.

S'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édition,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

Michel CARTIER Res
A Paris, le 19 Seprembre 1994

授權書

本人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l'URA1067--C.N.R.S.)負責人名義，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明清艷情小說叢書》(計五十種)。出版問題，依合約規定辦理。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
(l'URA 1067-C.N.R.S.)
負責人
賈永吉
1994年9月19日

思無邪滙寶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姑妄言／（清）曹去晶編.--初版.--臺北市
：臺灣大英百科，1995［民85］
冊 ； 公分.—(思無邪滙寶；36-45)
ISBN 957-8592-48-5(第一冊：精裝).--
ISBN 957-8592-49-3(第二冊：精裝).--ISBN
957-8592-50-7(第三冊：精裝).--ISBN 957-
8592-51-5(第四冊：精裝)

857.44　　84013789

思無邪滙寶〔叁拾玖〕

姑妄言(四)

發 行 人／葉貴英
總 經 理／葉松田
主　　編／陳慶浩・王秋桂
執行編輯／陳益源
編　　輯／吳秀梅・羅文翠
美　　編／張嘉郁
校　　對／楊俶儻・吳啓榮
封面製作／里安工作室
編輯製作／成易圖書公司
出版發行／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巨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A棟5F之2
電　　話／(02)7730868
傳　　眞／(02)7764299
排　　版／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印匠企劃設計有限公司
裝　　訂／偉仁裝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41號
初　　版／1997年1月

全套定價：41200元
ISBN957-8592-12-4(一套：精裝)
ISBN957-8592-48-5(單冊：精裝)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姑妄言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
中國文史研究組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